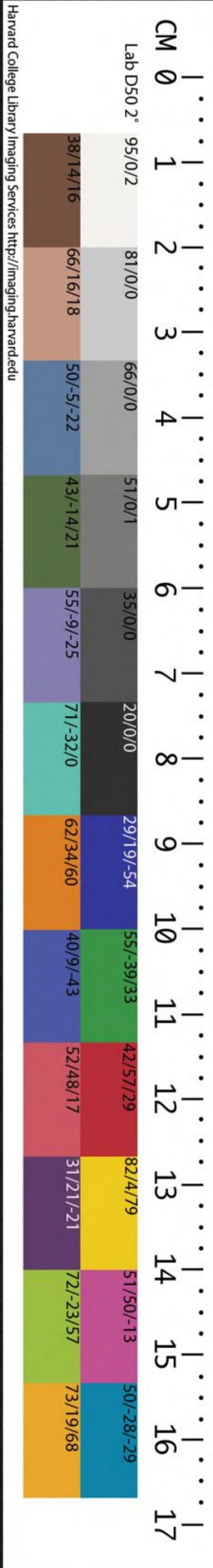


T 856/4431.2 (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中庸卷之三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

至於誠矣

**註**類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

之教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修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自誠明謂之性誠是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使人明此理此心當提撕喚起常自念性如

何善。因甚不善。人皆可為堯舜。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志後。觀書亦見理。靜坐亦見理。森然於耳目之前。○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

**輯**伊川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

**同**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

得之實理。必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大全葉

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睿所照。無一不盡。此自誠而明也。學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故踐履之際。始無不實。此自明而誠也。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予

謂之教者。成於己之學習。○雙峰饒氏曰。自誠明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

陳氏曰。下二句結上意。可以至於誠。可以是做工夫處。○雲峰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

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修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東陽許

氏曰。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四明字不同。第三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

箇同。則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則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

也。稍緩。○蔡虛齋曰。自由也。單誠明與明誠而言。非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也。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即此義也。○孟子集註云。性之反

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今觀中庸云。自誠明謂之性。則知孟子所謂性之者。即此性字之義也。其

次未能性之。則為反之者矣。况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雖不言反。亦反之之義也。○雙峰饒氏曰。首章言性。道。教。道之一字。前章備言。○

此但言性與教誠明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

**按**此章為第三支之綱不但分別天道人道故既說謂之性謂之教而即繼之以誠則明明則誠二句吃緊是要人盡人以合天只看下面一章天道一章人道而致曲必說到能化自成必說到成物而時措之宜尊德性道問學必說到上下語默之成宜都是盡人合天意思早埋伏在誠則明二句內謂只平說而未論到成功之一者不曾通盤打算也○自誠明是一層在誠中只一層意自明誠是由明而進於誠明是一層工夫誠又是一層工夫非工夫只在明也故下明則誠矣朱子加可以至三字於明字之下陳氏謂可以是做工夫處其實明字前也做工夫可以是以誠上做工夫處

**禎**按自明誠者做工夫亦是擇執並用非明底工夫做到淨盡無餘然後做誠底工夫也但明未至如何能誠明則可以至於誠此可以字如大學註知至則意可得而誠可字一般○勿軒講道字前章備言此

但言性與教與朱子轉一轉說不同首章之義者已不合矣又謂自誠明先仁而後知是不知天道之無漸矣矣即謂自明誠為先知而後仁是亦不知知行之功原自並用及知到仁亦到也且但謂為學知利行之事將不許困知勉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

**此章之意**

**附**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存下工夫節次

**同**大全陳氏曰此章兼天道人道而言○雙峰饒氏曰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一向分兩路說去則天人為二也到此章方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

一之也。下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未合之日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下又分別天道人道。○黃氏洵饒曰此章為第三支其下十二章為節

解

東陽許氏曰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而言惟二

辨

按許氏謂此後誠字皆指心言已不確矣又謂惟

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予觀章句於誠者自成註又明下誠以心言一句正以離心無以見誠之理也然則離理又何見誠之心乎此大學誠意誠字只解做實字可兼善惡故小人亦有誠中形外之時中庸誠字都指道之本體真實無妄而言有善而無惡故至誠盡性至誠如神至誠無息皆以真實無妄之心盡真實無妄之理乃成箇真實無妄之人也若離了理只說實心則所謂實者或未必有善而無惡矣况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是說理善必先知以下方言至誠之人能盡至誠之道故如神又何得以為指心言乎中庸諸誠字都要如此融會看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或問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義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存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

**語類**或問如何是唯天下至誠曰唯天下至誠其心中實是天下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須說至于實理之極才說箇至于則是前而有未誠底半截此是說聖人不說這箇未實底況聖人亦非向有未實處到這裏方實也贊化育與天地參是說地頭心

唯天下至誠言做出天下如許大事底本領子至極也如易至神至變○問至誠盡性盡人盡物如何是盡曰性便是仁義禮智盡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盡於此不盡於彼非盡也盡於內不盡於外非盡也盡得這一件事那一件不盡不謂之盡盡得頭不盡得尾不謂之盡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不能施之國家天下皆是如此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如此然自家一身也如何做得許多事只是心裏都有這箇道理且如十件事五件事是自家平生曉得底或會做來那五件平生不曾識也不曾做卒然至面前自家雖不會做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破都處置得下無不盡得這箇道理如能盡人之性人之氣稟有多少般樣或清或濁或昏或明或賢或鄙或壽或夭隨其所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宜更無些子欠闕處是他元有許多道理自家一都要處置教是如能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有少般樣亦莫不有以全其性而遂其宜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人物之性

性。或曰中庸之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否。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或曰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曰然。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事物上各要盡得。他道理較零碎。盡心則渾淪。蓋行處零碎。知處却渾淪。如盡心。才知些子。全體便都見。○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驅而遠之。○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倣像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恁他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得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木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燻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此濫。舜舜得禹。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曰。此已到到處說着。須如此說。又須分許多節次。只聖人之至誠。一齊具備。中庸於此。皆分作兩截言。至誠則渾然天成。更無可說。如下文。却又云。誠之者。人之道。其次致曲。曲能有誠。皆是教人做去。如至誠無息一段。諸儒說多。如此。非是。古注是。此是聖人之至誠。天下久則見其天下。問贊化育。常人如何為得。曰。固。然。以下亦有其分。各有之。曰。此事惟君相可為。曰。固然。以下亦有其分。近譬堂





之無不當。則知立言輕重之法矣。○數盡字。皆以已  
 能者言。故上用三能字。下用兩可以字。○盡其性與  
 盡人物之性。是一時事。非盡其性了。然後去盡人  
 物之性也。總是至誠便一時。都了。一論所施次第。則  
 已與人物所施白有先後。○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者。  
 生理同也。同一陰陽五行造化也。泄破天機。只是此  
 一句話。無甚深奧。○林次崖曰。天地生人物。能賦之  
 以性。而不能使之盡其性。至誠能盡其性。豈不可以  
 贊天地化育。可以當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造便是  
 有以贊化育了。不是從此方可去贊化育。○呂晚村  
 曰。誠若人言。一盡性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其性中  
 自取支離之請耶。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  
 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闕一邊。講便不是。或曰。如  
 公言。逐層實通。不疑於漸次。類人道。非天道之盡性  
 乎。曰。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天下至誠與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雖舜節  
 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其疆界節次分明。未  
 嘗一抹過去也。○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具  
 備。而要其所為盡處。於人於物。又自有各正之理。善  
 推之。序。○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  
 地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纔落氣質。便  
 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非虛論也。惟天地原有  
 氣質之性。故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知此足信。程朱  
 理氣之說。至精而無可疑。○朱子謂千五百年來。堯  
 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漢唐  
 賢君。何曾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然終久殄滅。他不  
 得。可知贊化育。是實有其事。而事之理自  
 在。如此看。則可以三字。越活動。越著實。○參贊不是  
 無分。却不是贊上。又有參一層贊。就功用上說。參就  
 位分上說也。

辨按。若大賢以下。則克去人欲之私。而後德無不實。  
 今天下至誠。是合下生來便自德無不實。又安有人  
 欲夾雜。所以註說。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也。性  
 是。天命之在我者。然萬物皆備於我。既曰。天命之在

我則人物之性已。在裏許。故凡其性之巨細精粗能  
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則人物之性。所以知之。  
之者。皆在其中。非到盡人性。盡物性。時纔講。所以知。  
之處。之也。但盡人性。有盡人性。盡物性。事。盡物性。  
性之事。因物付予。其分自不同耳。故註曰。人物之性。  
亦我之性。此便說分殊。○自然知之。無不盡。故曰。察自然。  
有異。此便說分殊。○自然知之。無不盡。故曰。察自然。  
行之。無不盡。故曰。由之。陳新安謂用孟子語者。誠然。至  
誠之。察之。由之。知之處。之。固無層級工夫。然在其性。  
却重。由之。說蓋不到由之。無一毫。不盡。猶未見其性。  
之。盡也。故朱子語類謂。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  
行上說也。在人物之性。却重。知之。說蓋知之。有一毫  
不能洞徹。則於形氣之殊。必有扞格。而處之。必不能  
當矣。所以後面說成物知也。正是此意。○學會疑人  
物之性。與其性之分。既殊。則知之。明處之。當。必須於  
盡人物之性。時方做得透。恐未可於盡其性。時謂一  
齊。都到也。曰。在大賢以下。理一是。分殊。是。分殊。  
在天。下。至誠。只是。理。一中。自見。分殊。耳。若將。理。一作

藏板

一層分殊。又作一層道理。雖盡。却不得至誠。本量。惟  
人。物。天。地。都。在。其。性。中。都。在。其。中。自。分。層。次。而。又。  
齊。都。到。方。見。數。則。字。之。妙。看。朱。子。說。盡。其。性。謂。如。性。  
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不。能。  
施。之。鄉。黨。施。之。鄉。黨。不。能。施。之。國。家。施。之。國。家。不。能。  
然。到。國。家。天。下。施。之。無。不。盡。則。人。物。已。各。得。其。所。然。  
只。盡。得。其。性。分。量。朱。子。又。謂。只。是。恁。底。貫。將。去。然。却。  
有。箇。則。字。在。正。以。理。一。統。却。分。殊。也。  
頑。按。呂。晚。村。甚。重。分。殊。是。見。得。節。節。有。實。事。但。重。理。  
一。猶。恐。異。端。得。以。借。口。也。然。玩。朱。子。謂。許。多。節。次。只。  
聖。人。之。至。誠。一。齊。具。備。又。借。無。息。章。義。謂。天。下。久。則。  
見。其。如。此。非。是。聖。人。如。此。節。次。方。知。以。理。一。統。分。殊。  
之。細。○。有。天。做。得。底。人。做。不。得。有。人。做。得。底。天。却。做。  
不。得。此。人。與。天。之。理。一。而。分。殊。也。有。人。做。得。底。天。却。做。  
物。做。不。得。有。人。物。做。不。得。而。分。殊。也。○。朱。子。謂。天。下。事。有。不。恰。  
與。人。物。之。理。一。而。分。殊。也。○。朱。子。謂。天。下。事。有。不。恰。  
好處。被。聖。人。做。得。恰。好。夫。恰。好。便。是。天。命。之。本。然。所。  
謂。理。也。天。地。之。化。育。竟。有。不。恰。好。者。氣。也。纔。落。氣。質。  
夫。子。異。同。條。辨。中。庸。卷。三。近。譬。堂。

便有偏雜。然其恰好處。未嘗不在聖人之贊。只是還其本然耳。○只盡人物之性。已是贊。已是參。非此外又有贊。參也。故朱子謂贊。化育與天地參。是說地頭贊。便是功用地頭參。便是品位地頭。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大。全。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間。見。迭。出。潛。室。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透。章。體。認。纔。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蔡。虛。齋。曰。以。天。道。人。道。諸。章。分。配。知。仁。勇。之。說。決。非。正。意。今。且。按。史。氏。之。說。而。求。之。以。盡。性。贊。化。育。為。仁。至。誠。前。知。為。智。至。誠。無。息。為。勇。有。近。似。者。至。以。致。曲。為。誠。之。者。之。智。則。擴。充。之。功。仁。也。以。自。成。自。道。為。仁。則。其。下。文。又。自。對。成。物。之。智。而。言。而。其。言。仁。又。自。與。上。言。仁。不。類。至。於。鄭。氏。濟。又。謂。尊。德。性。章。國。有。道。其。言。足。以。

典。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猶。君。子。之。強。章。國。有。道。不。繼。塞。國。無。道。至。死。不。變。之。意。是。勇。也。則。其。穿。鑿。牽。合。又。甚。矣。按。朱。子。只。是。反。覆。推。明。第。二。十。一。章。之。意。章。章。都。有。智。仁。勇。

辨。按。潛。室。陳。氏。謂。纔。不。費。力。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看。書。甚。妙。只。看。其。次。致。曲。纔。說。到。變。則。化。便。以。天。下。至。誠。贊。之。自。道。章。纔。說。到。時。措。之。宜。下。便。以。故。至。誠。無。息。故。字。接。之。修。疑。章。言。人。道。也。而。愚。而。好。自。

用。一。章。承。上。為。下。不。倍。便。說。到。孔。子。之。從。周。王。天。下。有。三。重。一。章。承。上。居。上。不。驕。便。說。到。知。天。知。人。世。為。法。則。等。謂。其。止。人。道。而。無。與。於。天。道。呼。乎。以。此。見。子。思。一。氣。說。下。總。要。接。引。人。盡。人。以。合。天。也。○虛。齋。謂。

天。道。人。道。諸。章。不。必。分。配。知。仁。勇。見。固。圓。活。然。細。玩。來。子。思。却。有。這。意。思。以。入。德。言。則。莫。先。於。知。以。成。德。

言。則。仁。者。元。善。之。長。今。說。盡。性。贊。化。育。自。是。仁。底。意。思。多。前。知。分。明。言。知。無。息。分。明。言。勇。不。待。言。矣。致。曲。

說。到。動。變。化。則。亦。參。贊。之。事。自。道。章。既。說。誠。之。為。貴。矣。必。從。成。已。推。到。成。物。而。以。成。物。歸。之。於。知。正。所。謂。

近。譬。堂。

不知明無以處當也。尊道之功。廣大細微。無不畢具。非勇其孰能全之。若以致曲中。亦有知成已中。亦有仁為疑。則前舜之大知。亦言用中。回之仁。亦言擇善矣。理又何不可通也。只看大哉聖人之道章。洋洋優優二節。亦暗照道之費於大。費於小。說則知以知仁。勇之德體費隱之道。是中庸一部意思。其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分明以知仁勇之德。疑費隱之道。作收拾關鍵矣。此子並存史氏蔡氏之說。而論之如此。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

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唯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

同則不能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  
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  
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  
厚其發見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便却那義底分數氣  
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義多便便却那仁底分  
數因指面前燈籠曰且如此燈乃本性也未有不光  
明者氣質不同便如燈籠用厚紙糊燈便不甚明用  
薄紙糊燈便明似紙厚者用紗糊其燈又明矣撤去  
籠則燈之全體著見其理正如此也○問致曲曰須  
件件致去如孝如悌如仁義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  
得○問致曲曰曲是逐事上着辦事事上推致其極  
如事君則推致其忠事親則推致其孝與入交則推  
致其信皆事上推致其極○問其次致曲是就其  
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如何曰隨其善端發見  
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  
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  
孟子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

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東坡文中有一  
處說得甚明如從此則隱處發便從此發見處推致  
其極從羞惡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孟子所  
謂擴充其四端是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明著  
動變積而至於能化亦與聖人至誠無異矣○問致  
曲曰伊川說得好將曲專做好處所以云或仁或義  
或孝或弟就此等處推致其極又問或問却作隨其  
所稟之厚薄而以伊川之言為未盡不可專就偏厚  
處說者如何曰不知舊時何故如此說或曰所稟自  
應有厚薄或厚於仁薄於義或厚於義薄於仁須是  
推致教他恰好則亦不害為厚薄矣曰然也有這般  
處然觀其下文曲能有誠一句則專是主好說蓋上  
章言盡性則統體都是誠了所謂誠字連那盡性都  
包在裏面合下便就那根頭一盡都盡更無纖毫欠  
闕處其次致曲則未能如此須是事事上推致其誠  
逐旋做將去以至於盡性也曲能有誠一句猶言若  
曲處能盡其誠則誠則誠則形形則著云云也蓋曲處若  
不能有其誠則其善端之發見者或存或亡終不能

實有諸已故須就此一偏發見處便推致之使有誠則不失也又問明動變化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否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問前夜與直卿論致曲一段或問中舉孟子四端擴而充之直卿以為未安既是一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則自可見若謂只有此一則則其體一齊該了然而當用之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聖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即非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異須待擴而後充曰然又問顏會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會子却是致曲者只是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合矣問所以必致曲者只是為氣稟隔必待因事逐旋發見曰然○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已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曰正是如此○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

藏板

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動與變化皆主乎外而言之○其次致曲先生云只因氣稟不齊若至誠盡性則渣滓便渾化不待如此○曲是氣稟之偏如稟得木氣多便溫厚慈祥從仁上去發便不見了發強剛毅就上推長充擴推而至於極便是致氣稟篤於孝便從孝上致曲使吾之德渾然是孝而無分毫不孝底事至於動人而變化之則與至誠之所就者無殊○問致曲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如悌如仁義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得○問致曲莫是就其所長上推致否曰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事事推致且如事父母便就這上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奈朋友便致其信此所謂致曲也能如此推致則能誠矣曲不是全體只是○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問致曲伊川說從一偏致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弟須件件致得到誠孝誠弟處

近譬堂

如仁義須件件致到仁之誠義之誠處。○子武問曲能有誠。若此句屬上句意。則曲是能有誠。若是屬下句意。則曲若能有誠。但要之不若屬下意。為善。

**章**伊川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跡。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楊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

**同**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形著明是一類。動變化是一類。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當看章句。悉字各字。悉是一一推致。各是各要。造極。○唯天下至誠。與上章五字同。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章是大賢致曲有

誠之極。亦同乎聖人之至誠。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亦與聖人並稱至誠歟。○王氏曰。孟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發明子思意也。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也。變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染之功深。能化雖與至誠相似。然至誠之化。無待乎明而動。動而變。變而後化也。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唯夫子能之。○史氏伯璿曰。蓋人之氣質不同。德性之發見。有厚薄。發見之厚處。便是一偏之曲。致者推而極之之謂。謂以此一偏發見之厚處。而推其餘。悉使之。一如。此一偏之厚。所謂各造其極也。○新安陳氏曰。解曲能有誠。一句。承致曲而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偏曲者。皆貫通乎全體矣。○雲峰胡氏曰。端則於其發之初。即推之曰。曲則於其發之偏。悉推之也。○曲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就一偏之善。能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蔡虛齋曰。其次致曲。誠者性之全體也。曲者善端發見之偏處。是一偏之誠也。曲能有

誠。則自一偏之誠。充之。至於全體皆誠也。所謂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而至於仁不可勝用矣。○曲能有誠。只可謂之誠。未可謂之至誠。至於能化。則亦至誠矣。或曰。如此。則聖人之至誠。乃有待於外耶。曰。非也。曲能有誠。之後。豈容便無工夫。耶。聖人之德。日新月盛。自不容已。而物之化。隨之。未至於聖。則精義。利用。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至於聖。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豈有間斷。停歇。時耶。故下文。乃曰。至誠之妙。妙字。非指。化字。而言。乃曲能有誠者之所進也。蓋其德。至於神。化。方。能。致。物。之。化。也。不然。內。面。無根本。以植其生意。外面。又安得有許多光彩。○誠。則形著。明。總是充實。而有光輝。但細求之。則有此等節次。至誠之妙。就。本。身。言。不。可。以。物。化。為。至。誠。之。妙。然在已之德。未至於至誠。則及物之功。未至於能化也。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形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故動則變。註云。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也。○鄭氏云。至誠之妙。指能化言。愚謂。至誠。須自聖人。本身說。能化。還是功用。謂。就。能。化。上。見。得。至

誠之妙。則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謂能化。非至誠。何以能使物化。是於能化上。見其至誠之妙也。若曲能有誠。只說得誠。說不到至誠之妙。妙字。還就至誠者。本身上說。故末章曰。篤恭之妙。又曰。篤恭天下平之盛。妙字。盛字。分明有別。○林次崖曰。或問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如稟得仁氣厚。則發出來多。是仁。而義意思全少。如稟得義氣厚。則發出來多。是義。而仁意思全少。此其發見之偏也。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如因仁之發見。推之。以至仁之極。又因仁發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於義。使義亦至其極。若禮若智。莫不皆然。因義之發見。推之。以至義之極。又因禮若智。莫不皆然。此所謂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其極也。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蓋方其曲之未致。如偏於仁者。則仁厚。而義薄。偏於義者。則義厚。而





則不曲。又曰：誠者，圓成無欠缺。則知致一。二端之曲，或致曲雖多，端而未滿，其量皆是。有欠缺，故朱子又謂曲若能誠，則自有形著明動變化之功。為屬下句也。○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註下一功字，最妙。見非形著以後，遂無功也。誠之工夫，是逐步加進，但有誠以後，則自不能已耳。積而至於能化，積字亦非虛設。此乃愈久愈熟，非聽其自然而化之謂。能化之功用，皆根誠之本體來。故蒙引以妙字指本身，不指能化。○觀語類致曲有三說：氣質溫厚發見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侵却那義底分數。此指仁之太過而言。則致曲當克其太過而歸於中也。與曲皆在好邊說者，微異。又云：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此正如程子專做好處說也。又云：致曲不論人只論事。逐事上着力，如事君則推致其忠，事親則推致其孝，是也。○子玩三說互相發明，皆不可缺。以隨其善端發見而推致之，則曲處先不呼見何從而刪其善端發見而推致之，則曲處先不呼見何從而刪。

致之工夫。此因其明而通之，乃為易入。但善端之發，既是有生以後事，則已兼氣質。既兼氣質，則所發雖善不能無過不及之差。仁未必是仁之恰好，義亦未必是義之恰好。若聽其過則不能造其極，亦一而已矣。况其太過則侵却義，是仁之不及者，固推致之。以至於其極矣。此亦未始不在好邊說。而何必疑二說之有背也。此即或問所謂薄者厚，異者同也。但必待善端自然發見，然後推致。倘善端不發見時，將間過日子，自然發見，然後推致。倘善端不發見時，將間過日子，不成。惟逐事上着力，纔對君便推致其忠，纔對親便推致其孝，則無往不致其力而善端亦易於圓滿矣。此亦致曲之功之不可少者也。故朱子又補此一層意。方不漏，不得以其各異而疑之也。○氣稟柔者多，近仁；氣稟剛者多，近義。此所謂厚薄之偏也。然氣稟剛者，豈無惻隱發見時候？氣稟柔者，豈無羞惡發見時候？故朱子又謂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也。禎按：曲能有誠，纔是實有諸已，而充實之耳。非此後。

全無功夫聽其自然便形著明動變化也虛齋謂曲能有誠只可謂之誠未可謂之至誠至於能化則亦至誠矣看書細妙但以形著明為充實而有光輝與孟子亦微異孟子所謂光輝却兼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已該動變之功第未到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故下又說大而化之謂聖雖所謂化者與此不同然必自已積誠之功渾然無迹而後動變之效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朱子謂如孝弟致得到誠孝誠弟處如仁義須致到仁之誠義之誠處此誠字只包在致曲之字內蓋既推致之以造其極便是誠也然尚是曲之誠耳又曰有誠則不曲此是說曲能有誠句正面已指全體之誠說許東陽誠則形方指積眾曲之誠明與朱子背○能識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推致之者知也能推致其善端發見之偏而造其極者行也伊川重始事說朱子重結果成就處說而究非有知行之異也黃氏謂致曲在知行之間物格知至後悞矣

### 右第二十三章

### 言人道也

**同** 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仁發明人道也  
**異** 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學以至於聖人之事也誠意即致曲之功即誠之為貴之意此入德之事也自慊即曲能有誠之謂即成已仁也之云此成德之事也心廣則自然體肫成已則自然成物誠形著明則自然有動變化之理此成德之效驗又不期然而然也但至誠能化是聖人事心廣體肫與時措之宜是通為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其效驗不同又如此云  
**辨** 按其次其字明承上章來宜與上章對看誠無不至便無致曲許多事性無不盡亦無形著明許多節次盡人物之性雖亦有動變化然只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也在本章無言誠之者之仁之義但以前後章推之大意亦是如此○朱氏公遷妄扯他章配說語多雜出但註以化為為不知其所以然而朱氏以動變化皆不期然而然本文明以至誠能化贊其次而朱氏分別能化為聖人事心廣體肫與時措之宜為通

聖人與大賢以上事  
狂亂背惑則何說哉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亾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程子用便道二之論是蓋因異端之說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

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聖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思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語類**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

**同**大全格菴趙氏曰惟誠之至者無一毫之不實則萬物兆朕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且不覺悟尚何能察其幾哉○雙峰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大全妖亦作祲孽魚列反說文作蠶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虫蝗之怪謂之蠶兆朕萌芽皆幾之先見者○趙氏德曰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凡國之大

事先筮而後卜筮筮始伏羲成於巫咸卜未聞其人  
 大戴禮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鄭氏云天子諸侯大夫之著筮者立卦者坐士之著  
 短筮者卦者皆坐卦者坐左卒筮卦者始畫爻於地  
 卒書於版以示主人画爻以木少牢所謂畫以木卦  
 以版是也周禮大小卜師龜人董氏占人凡五職皆  
 掌龜卜之事董音隨荆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其  
 名六爾雅龜之名十龜策傳龜之名八逸禮天子龜  
 尺二寸諸侯八寸禮家不寶藏龜儀禮大夫士祭筮  
 而已則大夫無守龜臧文仲居蔡以其不當僭龜也  
 凡龜皆有文在腹下以火灼之觀其墨兆春灼後左  
 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周禮董氏掌其燠契  
 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熟燠遂歛其燠契以授卜師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燠炬也契灼龜之木也謂之燠  
 亦謂之楚焯楚荆董之類也燠讀如戈鑄之鑄卜有  
 繫帛卒卜以帛書其名繫之於龜歲終計其占之中  
 否國有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卜筮不相襲著  
 龜皆有積龜積以木著積以革筮之法猶存而龜卜

之法則後世無傳矣○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  
 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  
 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  
 伐邾以邾子益來○呂晚邾曰此節首二句喝起國  
 家將興以下一氣直貫到禍福將至句一住此六句  
 總在理上說所謂可以前知之道也至誠之前知正  
 可以其道也故曰可以前知而不曰至誠前知看之道  
 可以四字自分明○道可前知言理本如是自著龜  
 四體以上皆指其道而言禍福將至以下言唯至誠  
 能有其道而前知如神也先知如神中至誠正有審  
 幾之精與修救之妙豈僅同讖緯術數之學哉○在  
 天地間有實理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在人實心  
 則實理在我故至誠如神也著龜四體之自見自動  
 無時無事不然非至誠之見之動之也而惟至誠乃  
 見其見動之所以然以其道也見動是著龜四體之  
 自然見乎動乎是道皆公共之理到即見動而先知  
 善不善方是至誠之神耳○看兩乎字則吉凶原不  
 關著龜四體事著龜四體固不知其該見動也然則  
 近譬堂

以為此為見此為動者原是至誠耳至誠如何便知其見動在天地間皆此實理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故湊著便得世間無一刻無一物不見動只是無至誠空見動空消滅耳可見見動原在至誠心眼裏○善不善便是禍福將至之兆猶言吉凶也○此善字在氣機上說非道理心體之善禍福將至之先其機兆分端不可以禍福言所謂善不善也若作本源善字看則兩之字先說不去不善句亦有礙不得不轉入無善無惡去○幾在事先理又在幾先一路追到極平實地頭却正是神妙不測之盡處○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唐荆川謂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或議之曰先知當是靜照耳若云誠動於此幾動於彼意將迎矣且誠何以動亦無究竟義在曰幾動於彼事物呈其朕如禎祥妖孽著龜四體之屬誠動於此幾至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動靜俱動非將迎之謂也誠何以動誠之明動也如目之忽見耳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彼也見明聰聰而心通理得誠動於此也靜照者二氏之說非聖賢語也即由其說言之

照即動也彼意欲其雖動而本體常寂故曰靜照非有不動之理也將迎者幾未至而自私自用智非誠動也○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說發原於此章蓋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介乎靜動之間者是幾三字須合作一件講方是此章全理

**異**雲峰胡氏曰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者鬼神

之所以為鬼神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此章與第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云

○新安陳氏曰至誠之道可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

蓋亦誠之明處誠無不極而明無不照也祥孽皆是幾或見著龜或動四體善不善必先知之至誠之人

先知之也能知幾如神明蓋以理之知非如術數揣測之知也○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

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為中庸又曰此言聖人盡已及物之

性不惟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如鬼神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又只就禎

祥妖孽或於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奇



明總不脫至誠之理而巳。有如神之妙。故朱子謂在  
 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此是舉明之極。至處來說  
 而許東陽反謂明至誠之一端。虛齋謂在明無不照  
 正意之外。皆非本旨。朱子解神謂鬼神者。以既下  
 如字則不指至誠神妙不測之神。而指鬼神之神也。  
 究竟誠之外無鬼神。今將與便必有禎祥。將亡便必  
 有妖孽。著龜便有見乎著龜者。四體便有動乎四體  
 者。人見此禎祥妖孽與所見動若鬼神之使之而不  
 知。皆誠之理自然如此也。將與六句既說至誠之理  
 之幾。自然先見如此之神。則至誠之人善必先知不  
 善。必先不知其如神乎。然亦只是誠如人善。必先知  
 其神耳。胡雲峰不得其解。乃遠引十六章以為言。本  
 文上下反不融洽矣。  
 禎按必有禎祥必有妖孽。此是板板不易道理。但人  
 於禎祥方知與於妖孽方知亡。至誠却是於所以必  
 有禎祥妖孽者而先已。默契之也。若謂祥或作凶。妖  
 或兆吉。則已方顛倒於妖祥之中。而不能決尚可謂  
 至誠之前知乎。至謂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

有禍福之應。是悞以善不善指理說。如其言將善中  
 有禍之應。而將為不善。不善中有福之應。而將亦不  
 為善耶。甚矣許氏之妄也。○誠之理其幾先見。原自  
 神妙。至誠之人能察其幾。故亦如神也。何嘗有鬼神  
 能知來。一層鬼神能知來。此世之禱祀求卜者紛紛  
 矣。或曰。著龜而見吉凶。非鬼神之神之知來乎。曰。是  
 所以見乎著龜者。先有此誠之幾也。非另有鬼神能  
 知來也。虛齋已雜而二之矣。

### 右第二十四章

### 言天道也

**同** 大全朱氏公遷曰。誠自人心而言。至誠如神。是鬼

神之神。若所存者神。聖不可測之謂神。則是兼言其德

業。○黃氏洵饒曰。此章即誠者之知。發明天道也。

**辨** 按章首誠字本以理言。而朱氏公遷概以心言。不  
 知體會本文道字與章句理字故也。末句至誠以心



言則可耳。自無而向於有為神。自有而反於無為鬼。今必有禎祥。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皆是誠之幾之先見。自無而方。向於有。只是誠之神處。故以至誠。知幾為如神。註訓神謂鬼神。言其為鬼神之神。而非至誠神妙之神也。另增出一前知之鬼神來。便說成影響。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語類**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作安排底物事。道自道者。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這兩句。只是一樣。而義各不同。何以見之。下面便分說了。○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無所倚靠。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

實理。則有是地。如無是實理。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有。主處否。曰誠以心言者。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下面說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說自道一句了。蓋人則有不誠。而理則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問誠者自成。便是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而道自道。便是道不可離。如何。曰也是如此。誠者物之終始。說得來好。  
**同**雲峰胡氏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是全是。不假人為。人之所當自行。為之全在乎人。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為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句。是懸空說此一句。蓋凡天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物。若人之所當自行者。無此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故章句提起心之

言誠即道也。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然後能實。有是理，誠者物之所以成。言也。誠以心言，本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為貴，專指人之所以成。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專指人之所以成。故曰誠以心言，本也。有是理，誠者物之所以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也。○東陽許氏曰：人欲成己，必其心真實無妄。理言用也。○吳氏程曰：物之所以成，此言天命之性。人之所當自行，此道心則具此性者也。故云本理則循其性者也。故云用。○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此指君子誠之之事也。緊要在自字上。此為己之學也。若非真實無妄，非所以成乎已。即是為人。故章句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道自道也。加一而字，即承上文自字言之。非是二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已。故章句又曰：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章句既言物之所以自成，又曰誠以心言，此實理。故以本言也。○實當自行也。言之道則自行，此實理。故以用言也。○

史氏伯璿曰：性是本，道是用。性是自然之實理，自人言之，則舍心無以見性。故朱子直以心言。此節誠曰：成一句，固兼人物而言。不可專主心。謹然道自道一句，便是專主人說。了觀章句下句，變物言人之意。可見人則能自行其道。物豈可以行道責之。觀於下節，君子誠之之意，又可見。朱子此節章句，凡四句。上二句，只順經文解盡。經旨下二句，却專為指示學者設。則專為人之所當自行者言。正以見誠就人身上說。是以心言。心主於一身，故為本道。以理言，理散於萬事。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皆是。故為用。變誠言心，有二意。一則心有覺而道無為，心所以為行道之本。則行道惟人為能。故以心為在人之誠，亦猶首章章句不言性之所以為性而言人之所以為人之意。皆是自此以後，專為學者言之也。朱子嘗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事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蓋理具於心，而散在事物。心主乎身，而管攝眾理。問者謂實理實心，看來都是體者。蓋但就心主乎身，理具於心處言。

殊不思理具於心者。又只是性。可以言。誠不可以言。道。朱子謂誠以心言。是就管。擇衆理處說。心道以理言。是就散在事物處說。理就管。擇衆理處說。心故曰。本。就散在事物處說。理故曰。用。問者。但知具於心者。之。爲理。而不知散在事物者。之。乃所以爲理。故如此。疑耳。雙峰所見。正與問者有契。故曰。誠卽道也。蓋皆不達。子思朱子之意。而致誤耳。○蔡虛齋曰。兩自字不同。一是說他自然。一是說他自當。然味章句。可見。一曰。所以自。一曰。所當自。○而道自道也。吳氏程曰。加一而字。卽承上文。自字言之。非是。二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已。故章句亦依之曰。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此本子思立。存所主之意。而發之。蓋其詞則兼物。意則專指人言。存以見其辭之兼物。觀下文。誠者。物之終始。及章句。五章。可見也。何以見其意。則專指人言。蓋此章。本承二十章。誠之者。人之道也。而言。故下條。章句。又曰。蓋人心能無不寔。乃爲有以自成。且本文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

貴。如此解。則於辭意。兩盡矣。○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不曰體。而曰本者。蓋言體用。則是內外動靜。相敵對。而不見誠之重處。此言誠之者。之。事。全。重在誠字上。道字與敵。不過。故第二條。只言誠不言道。而章句曰。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而下文。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則成已。只是誠。成物。亦只是誠。而章句。亦曰。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道字。皆不說及。而自該得道在此。見誠之爲本。而道乃其用。惟心所役。運耳。必能實其心。而後能行其道也。不然。心不在矣。復何能爲。本也。用也。不可平看。如下文。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則體用。平舉矣。○道以理言。用也。此理字。又與下文。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者。不同。總一理也。實理之道也。此理在天。則爲命。在人物。則爲性。之。理。率性之道也。此理在天。則爲命。在人物。則爲性。在事物。則爲道。皆理也。○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此物字。天地也。萬物也。人也。事也。皆在物之一字。丙誠者。物之終始。亦然。惟不誠無物。則說向人上去。只說得

事耳。如云至誠事親方成人子。至誠事君方成人臣。則以人言。又曰誠心於孝。方成孝。誠心於弟。方成弟。則又兼事意。章句所謂皆實事之所為者。是以先儒有云。章句誠以心言。本也。四句都是為道。自道說。殊不可曉。豈誠字之下。道字之內。又有一誠字。○陸稼書曰。此章開口先說一句誠者自成也。見得這箇誠。是不可推諉的人。但知有形有氣之為物。而不知有此誠。方成得物。這一句說得凜然可畏。物之所以自成。全在這誠。豈如身外東西。可有可無的。既說誠。又說道者。依先儒作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分看天命之性。渾然者也。率性之道。散殊者也。欲盡渾然之誠。須在散殊之道上著力。人都認這道是可行。可不行的。不知是。人所當自行也。是不可推諉的。誠者自成。泛就物言。而道自道。端就人言。然自成句。雖泛就物言。而所重。仍在人。故章句既解誠道。又申二句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這一節所以責成學者之意。至深切矣。○呂晚村曰。不特註中實字分毫移動不得。即虛字語助亦一箇忽略不得。如誠者物之所

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兩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分下。所以所當兩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意。粗心者以為兩自字。總責成在人。如何自成。反屬之物。此不通也。這物字。包攝甚闊。非對人而稱之物。乃兼人而言也。天地間象緯流峙。飛潛動植。凡有形氣者。固是物。即人亦物也。人之動作。作云為。交接之事。亦物也。故誠者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為其包羅廣大。不專指人。而人自在中。不是單屬對人之物也。惟其不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自成。曰所以。則凡物皆非此不成。而責重之意。自見矣。或曰。下文又云。誠以心言。似專指人。曰海槩說。如彼就一物上說。如此其義一也。物必有此實理。而此實理。乃成如物。物統體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之意。蓋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之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必不能自行。故道必責重之人。如牛之任重。馬之行地。亦自其實理自成。然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馬牛固不能也。曰若說天下有自然之成。則自字恐易錯。入老莊去。曰不然。

老莊之自然猶陽明所揭良知之良字不過欲打滅  
 學慮之苦理義之障耳游廣平楊龜山以此意解兩  
 自字故朱子辨之若朱子所指自然乃萬物所以自  
 成之理與彼說有空實之別相去天淵不得以其說  
 之謬而併廢正義也○自成句兼人物自道句專在  
 人說故朱子謂不誠句已指自道說言指人之行之  
 也而道自道兩道字音義本不同而道之道理也自  
 道之道行也自成須人自行故誠道分開不得說自  
 成則自道在其中講章以誠者句分自成以下皆主  
 自道其解最謬

**異** 呂晚村曰說者多謂上句是天命之性下句是率  
 性之道本於大全盛於講章其實不然天地之理至  
 實聖人之心亦至實與性字無涉即以性言亦是實  
 有其性之謂誠非誠即性也率性之道亦兼人物不  
 專屬人身此道字即誠之事理耳就誠字帶說故下  
 而字若云靜存動察以自道其道而為誠亦是倒說  
 仍與率性之說無二矣蓋誠之乃所以自成而白道  
 亦在其中看章句自是○首兩句只虛疏誠與道字

到下節誠之為貴方責重人功節次分明可見人要  
 發明兩自字不道竟講了誠之為貴句非此節本義  
 也○仇滄柱曰觀本章屢提誠字說知主意專欲人  
 存誠耳誠者自成徹上徹下徹始徹終徹內徹外俱  
 包在句中如何反說懸空說此一句取朱子此言亦  
 屬未定之見即本註物之所以自成一語亦是照下  
 而物之終始渾淪言之其云誠以心言本也便切指  
 人心說得分曉矣兼實理之自然實心之自盡言正  
 見有此誠便當自成方與程子實心事父方成箇孝  
 之說相合○自成者我當自成也自道者我當自道  
 也兩自字俱作責成自己語本是一例向來說作自  
 然而成者亦誤

**辨** 按誠字不可便當了性字者以性是理也誠是實  
 也實有是理便實有是氣實有是氣便實有是形合  
 是實合散是實散故不可把誠字便當了性字先儒  
 將誠字亦可作天命之性說者以天命之初本然之  
 理是真實無妄故誠不便可以當性字而性之所以  
 為性也惟本然之性之理只是一誠故氣亦此誠形

亦此誠聖人之心有形氣而無形氣之偏則其心亦  
安得不誠今晚村謂與性字無涉則離誠言性離性  
言誠得二謬矣至謂即以性言亦是實有其性之謂  
誠此句亦錯大學誠字只作實字解故誠中形外兼  
善惡而言中庸誠字作真實無妄天理之本然而言  
有善無惡至純至粹故後章以不貳與純言之性即  
理也則此理本是真實無妄至純至粹豈以實有其  
性之謂誠乎率性之道固兼人物而道道字亦只是  
散見於萬事萬物者而萬事萬物之理原即皆備於  
吾性之中故亦只率性便是道惟率性之自然便即  
是萬事萬物之當然所以道當自道不然可截之為  
外物而不自道矣道原率性性本真實無妄故道即  
誠之道非兩件事物君子自道亦不消兩番工夫而  
自道即在誠之為貴矣○中庸明道之書正為說道  
人可推諉得所以揭出誠來見是自有之實理所以  
不可無此自有之實心以體此實理以實心體實理  
是誠之早已是自道矣知此則朱子以首句為懸空  
說正是遡所由來使人推諉不得而鄙儒不知必欲

就人心之自成說及將本源上道理自行截去豈不  
懵懂殺人且兩自字作一例看朱子舊有此說義  
復問朱子曰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到誠之  
為貴上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外內底道理若如舊說  
則道與誠成兩物也觀此說甚明蓋道即誠之道故  
用而有字連下今云誠者在我自有以成之道者在我  
自有以道之抹去而字則誠是一物道又是一物自  
成是一工夫自道又是一個工夫如何下文單言誠之  
而自道即在其中耶即或問於終始無物句釋之觀  
却只重實理一段實心是帶下不誠無物句釋之觀  
後段以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發終始無物句釋之觀  
或有不實之心發不誠句自明了矣○朱子謂誠以  
心言是就一物上說者以誠既物之所以自成則有  
此物誠已根於心矣人必有此誠實之心以為之本  
而道乃可行之以真實無妄之心對萬事萬物之理  
而言故為本以萬事萬物之理對真實無妄之心而  
言故為用此先儒所以謂章句誠以實心言四句都是  
為道自道說蒙引尚是看誠道成兩件也○誠道只

一箇事物。但道是行出來底。在人心。中名他。為誠。得  
 名。他為道。不得在事物上。名他為道。得名他為誠。不  
 得。  
 禎按誠者。既物之所以自成。則我已為誠。所自成中。  
 之。人矣。可以道自。諉而不自。行之乎。兩句串看。合看。  
 愈分。明折看。分看。便不成。道理矣。○朱子正恐人將  
 誠道。看做兩件。故曰。誠特以心言耳。道特以理言耳。  
 其實。非兩件也。不得誠。然之心。無以貫乎理。豈不是  
 本。不體之。當行之。理無  
 以見。此心。豈不是用。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心一  
 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

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  
 者。亦無不行矣。

或問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

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  
 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  
 指。而尋之。則其意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  
 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  
 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  
 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  
 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  
 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  
 於間斷。則自其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  
 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  
 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  
 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

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

問誠者物之終始。看來凡物之生。必實有其理而生。及其終也。亦是此理合到那裏盡了。曰。如人之生。固具此理。及其死時。此理便散了。○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偽。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

時便為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無誠即無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自可也。且如禘白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即有其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以人而言。不誠則有空闕。有空闕則如無物相似。○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此半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讀矣。○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汎說。故君子誠之為貴。此却說從人上去。先生與不誠無物一句。亦以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此固汎說。若是不誠無物。這箇不字。是誰不他。須是存箇人不誠無物。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



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  
 意便是這一分無功○誠者物之終始物之終始皆  
 此理也以此而始以此而終物事也亦是萬物不誠  
 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以無是物如視不明  
 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  
 可又如鬼怪妖邪之物吾以為無便無亦是  
 更有甚物也○又曰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  
 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  
 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自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  
 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  
 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  
 不誠

**同**北溪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實理言不  
 誠無物誠之為貴此二誠字以實心言蓋有是理而  
 後有是物以造化言之天地間萬物生成自古及今  
 無一物不實皆是實理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至無  
 窮莫不皆然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春氣流

江到則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就一花藥論氣實行  
 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一箇  
 實理如此不誠無物是就人心論凡人做事自首徹  
 尾純是一箇真實心方有此事若實心間斷雖做此  
 事如不做一般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誠至已徹  
 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此是祭之終始皆一真實  
 之心則祭之為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設若季氏祭  
 終而跛倚以臨祭則是不誠與不祭何異○蔡虛齋  
 曰此節全不言及道者明非以誠自成則不能自道  
 也故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蓋心在是道  
 即隨之矣○陸稼書曰恐人疑自成是有了一期的自  
 道是在外面的故又將自成之意申之曰誠者物之  
 終始徹始徹終皆賴這誠是無有了期的又將自道  
 之旨申之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自道工  
 夫全在實心心有不自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是不  
 可在外面假借的前一節重在道自成工夫全在自  
 道上非自道則不能自成後一節又重在誠自道工  
 夫全在自道上非自成則不能自道蓋互相發明也

○呂晚村曰此章自成自道分配處予意頗與時說不合竊謂首節分說下二節則言誠而道在其中未嘗分也首節誠者句兼人物而言而道句專就人說故上句無工夫而下句有工夫然註中即找誠以心言二句則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故不誠無物註即云人心一有不實也若不誠以下止說自道則宜云道之為貴且末節誠者非自成已又何說乎蓋誠在物為實理而在人為實心人必有此實心則實理方成而事理亦得假如實心為孝而後成孝子此誠以自成也而定省溫清許多道理已無不行即此為自道若無此實心則不成孝子而定省溫清之道亦皆無物矣故所重專在誠如時說則所重專在道矣或曰終始句解自成不誠句已足是說自道此意本朱子不知朱子此言是說終始句仍指物而不誠以下乃責之人耳未嘗分道與誠也要知自道工夫全在誠上用功不在道也不然朱子何以又補而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末節又補而道亦行於彼乎

**異**天台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是無物所以

君子誠之為貴章句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釋物字又以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釋始字復以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釋終字下文又言故人之誠一有不實釋不誠二字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釋無物二字故又結之曰而君子必以誠之為貴也蓋人之誠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是申言誠者物之終始以繳上文誠者自成也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是申言不誠無物以繳上文而道自道也其一字不苟又如此○蔡虛齋曰不誠無物恰恰是靠那物之終一邊說正與上句相喚應但非自然到尾之終乃間斷之終耳故或問章句所解儘相牽帶不誠無物要見前一段誠而有物處

**辨**按呂晚村不以終始節分承首二句最是只全在誠上用功不在道上用功理便不洽蓋道即誠之道誠上用功便是道上用功非有二也如前釋善固執盡誠之功然知仁勇之盡處即五達道之行處非只求誠而不行道也若離道求誠却誠箇甚麼朱子惟把首二句不劃開所以謂誠為物之所以自成而

道為人之所當自行誠為物之所以自成則有是誠  
 乃有是物人所當自行而斷離不得誠故又曰誠以心言道  
 為人之所當自行而人之所以行是道者必以此誠  
 之心行之若此心不誠道即虛存在那裏不為我有  
 故曰道以理言有本而後用以行有誠而後道以行  
 此不誠無物而必以誠之為貴也只看本字用字甚  
 明人奈何或以不誠下單言自道又或以為單言自  
 成而無與於自道耶總是將誠道劃作兩物耳○註  
 中蓋人之自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此自成字不  
 是上文自成之正面上文是說物之所以自成不假一  
 毫人力安排人之自心惟有不自成者竟  
 都喪了能無不實乃有以復其初而本來自成者  
 今為有以自成之也既自成而道之在者亦無不  
 行矣非此外又有自道之功也○所得之理既盡則  
 是物亦盡而無有程子所以謂之徹頭徹尾非不誠物  
 物亦盡而無有程子所以謂之徹頭徹尾非不誠物  
 纔終也天地有始必有終聖人有始亦必有終難道  
 天地聖人亦有不誠只是理合到盡處耳若不誠無

物便緊貼人心上說纔不誠便無物這物是不可無  
 者纔不實心為忠便已無忠纔不實心為孝便已無  
 孝便是不自成其為臣子矣虛齋謂恰恰靠物之終  
 一邊說自取混亂  
 禎按註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曰理之所為便見  
 非人之所為也原不貼聖人之心上講或問聖人之  
 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  
 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一段只是  
 說一箇誠則有物以對下不誠無物句也但就聖人  
 心上看誠為物之終始亦可見非終始句也但就聖人  
 或問而反疑章句則過矣○或問謂顏子三月不違  
 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其  
 餘日月至焉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  
 於無實陸稼書謂存疑看此數句粗了三月之後去  
 此之後既未免於無實則三月之問至此之時其實  
 必猶有所未盡不能如聖人之至誠無妄也進一層  
 解尤佳○語類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  
 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此指外物也鬼怪妖邪

卷三 近警堂

之物以為無便無此只證無物之義而以鬼怪妖邪為無非不誠也皆係推廣說與本文無涉○天台吳氏解註甚明只蓋人之心以下分繳上文二句道理便隔碍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語類**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此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蓋怕人只說自成故言非自成已乃所以成物故成已

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蓋成已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已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感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存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之言活當各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仁如克已復禮皆是知如應變曲當皆是○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已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問成物如何說知曰須是知運用方成得物問時措之宜是顏稷閉戶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仁智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又云如平康無事時是一般處置倉卒緩急時又有一樣處置○學不厭所以成已而成已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成物而成物之功由乎知

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蘊也。○伊川曰：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游曰：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侯曰：上言誠者自成，道自道；子思恐學者以內外為二事，知體而不知用，故又曰：誠者非成已而巳也。所以成物也，猶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豈有能成已而不能成物者？不能成物，則非成已者也。人物雖殊，理則一也。故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附** 大全朱子曰：成已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

**圖** 雙峰饒氏曰：成已成物，已與物雖有內外之殊，而仁知之德，則具於已性分之內，乃合內外而為一底道理。○雲峰胡氏曰：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時性之德，是未發之中，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時性之德。蔡虛齋曰：合內外之道也，道字意輕，先儒皆以為與。

道自道之道同，殊未可曉，不知此豈有當行意耶？據理之本然而言，彼以理之當然而言。○林次崖曰：成已則能成物理之自然也，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為而自然及物也。成已而能成物者，盡已性而盡人物之性也。蒙引：既成人子，且有以致親，允若而成吾親之說，似未是。依此則下文時措之宜，雖說○仁知既得於已，則成已成物之具在我矣。故隨其所施而無不利，時乎成已，則成已成物，則成物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陸稼書曰：恐人疑自成自道，當為一已之事，故末節又推而廣之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猶前章由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由形著明而動變化也。然所以能如是兼成者何故？蓋成已成物，雖若二事，然成已由於仁，仁即誠之體也。成物由於知，知即誠之用也。仁與知豈非總是此誠？皆天命之性，初無內外之分者乎？已物有內外仁知無內外也，故未誠則仁知未得於已，無以成已，何以成物？既誠則仁知已得於已，成已是在是成物即是在是，以時措之，何所不宜哉？至此可謂真能

自成矣。亦可謂真能自道矣。與至誠之前知亦何異哉。○呂驥村曰：仁知見處是德。本即是性。故曰：性之德。○仁知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故曰：性之德。○是推論成已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智皆吾性之德。誠則實有諸已。其成已即性之仁。其成物即性之知。故成則俱成耳。乃因成已成物而追本仁知。不是謂求之仁知而後能成已成物也。言仁知為吾性之固有。道理不分內外。故能誠之而自得於已。則自然及物。以時措之事為無所不當耳。合外內是指自然道理。如是非人不能合。而聖人合之道字。非性道之字。亦并非自道之道。○仁知雖為性德。合外內。然不實有諸已。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補既得於已四字。即節首誠者二字也。

**異** 雙峰饒氏曰：起頭說誠自成。其下說成物。起頭說道自道。其下說合內外之道。見得誠不但成已。道不恒自道。又能成物。而合內外之道也。○潭氏曰：誠之體為仁誠之用為知識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由曰：道。○蔡虛齋曰：此以上論成已事。此一條論

成已則自能成物。道理成已者盡其性也。成物者盡人物之性也。故語類說：成物云：因物成就各得其當。即前章句所謂處之無不當也。而成已成物。不害為一時事。且與時措之宜。句意相契。合而無間。至此則與聖人天道一矣。成物不主化言。甚有理。觀本文云：所以成物也。豈又另一時成物耶。而章句云：則自然及物。所以字與自然字最可玩味。本以成已。却自然有以成物。不期然而然也。如我能盡誠以孝其親。則我既成人子矣。且有以致其親於允若。而自有以成吾親焉。吾能盡誠以忠吾君。則我既有以成人臣矣。且有以置吾君於無過之地。而自有以成吾君焉。所謂道亦行於彼者如此。故愚以為上章盡人物之性。亦不在盡其性後者。如此說。似為正當精切。得本文所以及章句自然字意。亦未敢以為信然也。姑記之以俟問。

**辨** 按註中誠所以成已。是根誠者自成。說然既有以自成。是指誠之君子說。到得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若不能及物。仍是自成。有欠缺也。非一成俱成。

不假功用之謂有以自成則道之在我者無不行自  
然及物則道之在彼者無不行註不曰在彼者無不  
行而曰亦行於彼者以誠之及物處即道之行處而  
非有二也所以就成已物推其為仁知就仁知推其  
為性之德而無外內之殊申明物之所以自成之理  
原包得成物在內不是截然兩件故時措之宜見惟  
其理本自成中所固有所以一誠之後仁知皆實得  
於已則見之申明人當自道之意自誠在自道而  
自道又只在誠之內與首節融會貫徹○誠者非自  
成已所以成物自是時措之宜中間因成已成物而  
明其為仁知因仁知而明其為性之德因性之德而  
明其為合外內之道一氣撼下有底所以既得於已便  
是生來合下有底惟其合下有底所以既得於已便  
能時措皆宜若非仁知之德原具吾性而無內外之  
殊如何能措之已而巳宜措之物而物宜乎故字自  
是緊頂說下但時措之宜自與成已成物相應而既  
得於已四字朱子補得最妙正與誠者二字相應不

然仁知雖吾性自有而不能誠則不能實得於已矣  
何以時措之宜乎一滾混過故字者固非脫離中四  
句另項首句者亦非○仁知皆性之德若在性中看  
有何體用之可分在成已成物上對看則已先要克  
已復禮豈不是體物必要處置他得當豈不是用故  
說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也存發體用都是在已  
物對上說若單言成已則必須察之由之單言成  
物亦必須知之處之矣如何分下箇仁也知也  
禎按伊川古之學者為已其終至於成物正見成物  
不在自成之外與本節意合故朱子存之其實觀今  
之學者二句明為論語章下註脚不是此處正疏○  
篋氏以合內外之道照而道自道說不知首節自道  
二字作行字解此道字只是合內外為一之理耳若  
率性道字則又事物當行之路與此亦無干涉○已  
物纔相離便無體用之可分乃譚氏以誠之體為仁  
誠之用為知夫以誠為天命之本則誠是體仁知之  
見於外者皆是用矣若以誠之見於成已成物者言  
則成已處有體有用成物處亦有體有用矣即謂誠

之實理可由為道。不知此合外內之道。只就性體而言。亦未說到可由上去。

### 右第二十五章

#### 言人道也

**同**朱氏公遷曰。此章之旨。本以心言。而此三誠字。則兼理與心而言。○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也。

**辨**按此章不見有對前知章意。而史氏亦以為誠之者之知。因前後章推例而得之也。但成已工夫。只以誠之為貴。一句了却。而未節卸到成物。以成物歸本於知上。明其皆性之德。而無內外之殊。只為人把成物看做已分。以外事故收入裏來。注歸成物。即其注歸知字也。

### 故至誠無息

####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同**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林次崖曰。誠之未至者。未免有虛假處。虛假則間斷矣。誠之既至。則無復虛假。既無虛假。則自無間斷矣。東陽許氏謂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是也。陳氏凡假偽底物。久則皆有間斷。及蒙引難乎有恒之說。皆不可用。如顏子未免違仁於三月之後。謂之假偽。虛誇可乎。○陸稼書曰。章首劈空下一故字。蓋因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承上致曲。自誠兩章來。彼兩章言人道。雖一以仁言。一以知言。而全賴於勇。此章接言惟至誠。則不賴勇而裕如。以見人道之必不可無勇也。章句云。既無虛假。自無間斷。要細玩見得。惟至誠所以無息。○凡人不能無間斷。必是誠未至。如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到底。是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顏子雖不是有虛假的人。况三月之內。夫子已許其仁。然對至誠看。則稍有未至。亦是



虛假。此要看得極細。存疑謂顏子三月之內。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無實。此看得粗了。

雲峯胡氏曰。首句上便有故字。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

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故字先之。○新安陳氏曰。自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雙峰饒氏曰。人

道。○大全問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雙峰饒氏曰。人之誠。有至有不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

是誠。無至不至。○仇滄注曰。章首故字。承盡性前知兩章。方是從天道仁知。說到天道之勇。混承時措。便

涉人道矣。○按故字。亦不必隔人道兩章。而承盡性前知來。使語氣隔越。總之中庸天道。不是劈分作對。纔着力。便是人道。纔不着力。便是天道。一氣遞疊言之。遂

用故字。緊承也。只看盡性章。說至誠。致曲章。緊承其

次。致曲章。說到至誠能化。前知章。緊承至誠。前知章

說到至誠如神。自成章。緊承至誠。而以故字接之。理所應

之宜。則此章緊承至誠無息。而以故字接之。理所應

爾。不必生異說也。○上章說纔不誠。便無物。此章說

既至誠。自無息。原不是兩箇幾候。陳氏謂假偽底物

久。則皆有間斷。然則未久時。假偽尚不間斷。耶蒙引

難乎有恒。亦折做兩層。存疑駁之。良是。稼書謂顏子

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到底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

此。是言誠不能至之盡。故無息尚不能無之。盡就一

誠貫徹始終而論之也。若謂顏子三月之內。有假偽

虛誇。則不可為並存之。○雙峰謂人之誠。有至不至。此

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至不至。此

似是而非也。聖人對人之誠。有不至者而言。故可說

至誠。天地對人之誠。有不至者而言。亦可說至誠。天

地只是誠。無至不至。然則聖亦只是誠。豈有至不至

耶。看後註。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末節引詩。天

文並說。註又總之曰。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則知

天地亦可說至誠矣。但首一箇至誠無息。自是說至

誠之人。下文自有配地配天字面。

禎按。陳新安於至誠無息。下箇聖人之道字。意對下

天地之道句而言也。到生物不測。皆天地之道為之。

原當貫到貨財殖焉。然則即用聖人之道字。亦當貫到無為而成矣。而獨以為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聖人之道何耶。彼蓋見博也厚也節。有天地之道。而今夫節無天地之道耶。

###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游楊氏分無息為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問。久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

**同**葉氏曰。雖變文云。不息。若就聖人至誠言之。只是自然無息。不可以不字為學。者用力事也。○蔡虛齋曰。不息則久久。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都是說內邊。久則徵。方說出來。由

中發外也。常於中則驗於外矣。既驗於外。則其所驗者。益悠遠矣。是何也。存於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亦無暫理。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非悠遠如何有積。亦猶非不息如何有久。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非其積之博厚。高明。從何處發達。亦猶久則徵意。故博厚高明。亦不可截作二件事。只是統說聖人。之功業。積得來博厚。又從博厚上起高明。其載物覆物。亦因博厚而分其類。所屬耳。非真有一高明而覆之。一博厚以載之。如天地設位然。

**異**大全北溪陳氏曰。道理真積力久。克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如粹面益背之類。是徵驗處。**辨**按朱子謂除是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此是明久則徵之理。若至誠則自是無息。無息自是久。久自是徵。非謂至誠之久。亦是有工夫也。章句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此亦言其自。然積。撥來如此。非謂以工夫積之。陳北溪謂道理真積力久。克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說成。人道上去。虛齋謂久者。不息之積。此積字便不妨。○至誠無息。一

近警堂

句是本體久字當與徵字對不可以至誠無息與徵字對也一不息則自久於中自驗於外久於中者不可以驗於外者言之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

高大而光明

類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見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如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悠悠矣○博則能厚○問悠久博厚高明曰此是言聖

人功業自徵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故鄭氏云聖人之德著于四方又致曲章明則動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惟伊川云明則動是誠能動人也又說著則明如見面益背是著若明則人所共見如今聞廣譽施於身之類○問悠遠博厚高明章句中取鄭氏說謂聖人之德著于四方豈以聖人之誠自近而遠自微而著如書稱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乎曰亦須看它一箇氣象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於四方是也諸家多將微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有不可易處如非天子不議禮一段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甚簡當○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

同大全蛟峰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蔡虛齋曰博在先厚次之蓋必悠遠然後仁澤之被日以遠到至於無遠不屆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訖聲教而廣博矣悠遠故其仁日以深澤日以厚所謂積功累仁培植益固浹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而深厚可知○既博厚了則自有一段高聳軒發光輝宣著處蓋博厚是徵於外者之積實處既積實了自然峻極於天光被四表所謂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此非積之博厚何以至此要得分明不可只挨說過○天地間凡高者必明卑則不明矣雖日月之明亦惟麗乎天則明若運至地下物亦不被其照矣此一端可見○大抵聖人之道從容不迫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仲虺稱湯曰克寬皆悠字意故舜則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湯則萬邦從欲以治○陸稼書曰不息即是無

息無分別徵字與致曲章形字不同形著明是已身上事徵是見於文事者悠遠博厚高明皆在徵字內抽出言之逐句想王道規模無一毫雜伯氣象至誠功業只此第三節已說盡了此節內便有覆載成意思便有配天地意思特下二節又抽出言之耳  
 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所以劈頭下箇故字蓋盡性仁之至前知知之至而無息勇之至也又自無息推之曰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已自闕了悠字在其中言積之次則驗於外悠有長之意長而且遠則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博厚則發達之盛而高且明此推其無息之效故其序如此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故先博厚高明而後悠久○黃際飛曰上徵字是驗於外此亦驗於外但上外字主身言此外字主世言悠遠博厚高明一字一解一解一義須就其功業氣象刻畫之  
 按朱子云只一箇至誠已該不豈復有許多節次則可見數則字是一時並到然所謂一時並到者以至誠之自然而然也其實功業著見之節次自不可

沒故註用故其積也故其發也八字蒙引正善會則  
 字不得議其太作漸次也○徵既是驗於外則悠遠  
 博厚高明自是功業著見如此但覆載成是功用及  
 物處所以覆載成者賴此悠遠博厚高明則此悠遠  
 博厚高明在至誠身上看却已著於四方在萬物身  
 上看却又未離乎至誠此鄭氏不僅以為業之著於  
 四方而必曰至誠之德著於四方也此朱子所以謂  
 須看他一箇氣象而於博厚配地節復以體言之也  
 ○朱子謂不息只如言無息則知徵則悠遠之徵字  
 即久則徵之徵字無二義也乃黃際飛謂驗於外上  
 外字主身言此外字主世言一箇徵分二義矣渠蓋  
 見久是常於中徵則悠遠以下又是說著於四方似  
 只有動變化而無形著明意思因為補缺不知徵字  
 惟在功業上說所以說得箇久則徵若至誠之盛德  
 光輝晬面盎背則合下生來便如此非如致曲之形  
 著明猶有漸次也○載物覆物成物雖即其博厚高  
 明悠久者以覆之載之成之不是兩層然此節只就  
 至誠之功業著見說不就及物上說故下節用所以

二字想其載覆成之功如此方有味若謂下節不過  
 申明此節將及物之功一並於此處說了如何有下  
 節之地凡看書俱要逐漸想出意思來  
 禎按章句存於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  
 窮是悠遠根上久字意來悠遠之積自廣博而深厚  
 博厚之發自高大而光明此本句則字正義也蛟峰  
 方氏謂功效氣象之迫促者便不長遠是言惟悠故  
 遠朱子亦謂惟博則能厚虛齋亦謂凡高者必明卑  
 則不明此又就字義之先後細思而得其意也饒雙  
 峰謂長而且遠則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忽夾  
 上不息字意反不清至謂下一節指其成德而言豈  
 此一節猶非成德耶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  
 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而深厚則所發者高大而光明是逐字解云所積者廣博  
 字却只做一箇說了據下文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  
 也明也悠也久也則悠與久字其義恐亦各別先生  
 良久曰悠長也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  
 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翌早又云昨夜思  
 量下得兩句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  
 同雙峰饒氏曰不息則久久字指誠而言是在內悠  
 久是指外面底○蔡虛齋曰如曰厚德載物好生之  
 德洽於民心此博厚所以載物也如曰光被四表光  
 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此高明所以覆物也此聖人  
 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博厚高明之有終使  
 天下之民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之物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其成物為何如○與上文所以覆載物同  
 例皆據見在高厚之悠而言其實上面高明下無  
 悠久字却是那上面徵則悠遠者貫到此也始之徵  
 者尚且悠遠况至於博厚高明有不悠久者耶○既

曰悠久即悠遠悠遠只是驗於外者又曰兼內外言  
 何也蓋凡施於外者無有不根於中其外之所施而  
 在中者即隨之故曰兼內外○已自悠遠說到博厚  
 高明却又於博厚高明之後著箇悠久字是少嚴  
 謹而周密天下豈有無體之用哉但曰驗於外是何  
 物驗之但曰施於外是從何處施來內外體用便不  
 相離故曰忠恕二字如形與影又曰無忠做恕不出  
 ○林次崖曰至誠之功業自微則悠遠以至高明悠  
 久這裏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言未之及至此始顯  
 言之耳不可謂上只是博厚高明悠久至此始覆載  
 成物○陸稼書曰覆載成是言至誠及物之用猶之  
 言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博厚配地節言至誠及物之  
 體猶之言可與天地參註雲與天地同體此是用中  
 之體總在功用上言但自功用之本於我者言之則  
 為體自功用之及於物者言之則為用  
 大全三山潘氏曰久是久於內悠是久於外○潛  
 室陳氏曰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內徵則悠遠是誠積  
 於外下却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者○

北溪陳氏曰。初頭本是悠遠。方能至於高厚。今又由高厚。以至於悠遠也。物至久則成而不壞。不久則雖成而易壞。至此則與天地同用矣。此處似說得太高。妙然至誠之德。在我能極其至。其功效氣象著見於天下。自然如此。能盡其道者。惟堯舜為然。蓋堯舜在位日久。自有許多博厚高明悠久氣象也。○新安陳氏曰。自博厚所以載物至無為而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雲峰胡氏曰。無息便是久久。便自然證驗於外。不息則久。是存於中者。久久也。久久成物。是驗於外者。久久也。凡功用豈無積之博厚發之高明者。其博厚高明未必能久。無他。不自真積力久中來也。惟實於中者。久故證於外者。亦久。內外此誠內外。悠悠終始。此誠終始。悠悠。朱子曰。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有旨哉。上章成已成物誠之者之事。此悠久成物誠之者之事。

**辨**按上節只指至誠功業之著見者言。此節方指出及物之用。如此其同天地也。故本節三所以字是就博厚高明悠久而想見其覆載成之功。不是因覆載

成而推原其博厚高明悠久也。須順看不可倒看。○下節方指出配天配地與無疆而此處朱子即下與天地同用五字者。以覆載成。分明是天地功用及物。字眼而用之。於至誠身上。故云爾。其實此數節從久而想及其微。從微而想及其悠遠。博厚高明。又從博厚高明悠久而想及其覆載成。而又想見其博厚高明悠久之配天地也。語氣一層遞下一層。倒亂不得。凌躐不得。○註云。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不得。因此一字而遂誤認至誠心上。去也。其復曰兼內外而言之。及物處。皆其內之不息處。故亦可兼內外而言之也。今人於悠久句。只管分別內外。既非朱子悠久。即悠遠之意。而與上下文勢就功業言者。皆不貫通矣。虛齋謂體用不相離者。得之。

禎按朱子云。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悠久矣。故知常常如此。博厚高明。便是悠久。常常如此。覆載便是成物。只當就上二句討義。不得另說也。○朱子

謂悠是據始以要終者以從容不迫即那初時已知  
他後來長遠也久是隨處而常在者以那骨子裏久  
常如此至久而不變也乃潘氏謂久是久於內悠是  
久於外晰義未精○陳新安以博厚載物至無為而  
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因註中有與天地同體用字  
面也豈知只一箇至誠無息已配天地矣徵則悠遠  
以下見至誠之功業同於天地未節指出純亦不已  
便是說至誠之本體同於天地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同大全陳氏曰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新安陳  
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疆  
○蔡虛齋曰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就用上說也  
蓋亦體用一原之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  
此始與天地同體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  
此始與天地同體也看言字其實博厚便載物載物

便配地豈略有先後耶○天地本體也天地之覆載  
用也味此可見體用義故曰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  
之由耳目

辨按同用是說覆載成之及物故曰以功言同體是  
說博厚高明悠久未離至誠身上故曰以德言即鄭

註至誠之德德字也○此節是就上文覆載成之功  
用而想見其博厚高明悠久之體同乎天地蓋以博

厚高明悠久對物而言則覆載成處是至誠之博厚  
高明悠久為之故曰體非在內之本體也若本體只

在至誠無息上故此處配天配地無疆脫不得上文  
之功用蓋博厚高明悠久處即其載物覆物成物處

先自分開不得則體用二字又如何分開得朱子分  
註正是合註看上文未有天地字面而於此節指出

之則可見矣所以朱子又云自徵則悠遠至博厚高  
明無疆皆是說功業著見如此○悠久自指至誠無

疆自指天地但上句言配此句不言配者以悠久無  
疆只在上一句見更無儀象可言配非較上更進一

層也蓋配者合也上二句已足與天地合而為一更  
近譬堂



有何進一層之可言乎。若以為至誠之悠久自能無疆則上二句又何嘗非至誠之自能乎。至謂悠久與無疆交互說便侵純亦不已不知此處悠久只在功用上見體亦是及物之體若純亦不已正與至誠無息句應乃在內本體與此無涉。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

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同大全陳氏曰不見而章是不待有所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為一般無為而成有所為而成尚有形迹無所為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亦以悠久無疆言之也。○雙峰饒氏曰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為而成是各正性命。○東陽許氏

曰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為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蔡虛齋曰此節意正如肫肫其仁一段只是申贊配地配天無疆皆出於自然非推原配天配地之所以然也。○庶物露生之類地道之章也不待見風霆流行之類天道之變也。不待動至於無為而成則要其終而言耳。○異黃氏洵饒曰博厚配地云云言聖人配天地如此者不見而章以下專言天地以明聖人。○辨按萬物之載於地者紛紜錯綜都陳設在這裏以其燦然不易者而言故根配地以地主靜也萬物之覆於天者生生化化無有定質以其變動不拘者而言故根配天以天主動也無為而成又是總說在這裏上面覆載成已是章變成矣此只着得不見不動無為字贊其自然而然其章何分明有配字正以至誠配天地說而黃氏反謂專言天地以明聖人亦謬甚矣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同** 大全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新安陳氏曰：不貳者一也，一即誠也。惟其為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夫天以後詳言之。○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專言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皆是說聖人之道。呂晚村曰：天是天地是地，如何不貳？惟其誠而已。若指其氣之通合為不貳，則已截然是貳矣。且中庸明云：天地之道可一言盡，非謂天地可一也。  
**異** 黃氏洵饒曰：不貳即陰陽至誠無息之功用。萬物

各得其所。○黃際飛曰：此三節不貳不息不測，作三層申說。與首三節對。此節總說在此，細分之。此節重不貳，下節重不息，後節重不測。或疑此三節內無不息字，不知誠故不息。此節章句已補出不息字。下節章句各極其盛，即不息意。後節章句由其不貳承此節，不息以致盛大承下節，而能生物。說本節皆作三層說也。所以作三層說者，首三節說至誠，原有三層。誠一層，此不貳節與之對。對不息一層，博也。節與之對。對一層，今夫節與之對。對理雖一串，分三層說來。界限各自分明也。  
**辨** 按註明云：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可見其為物不貳一句對至誠無息。以後皆即天地之功用。以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也。一言只指誠故。註云：不過曰誠而已。本文却不說其為物誠而曰其為物不貳者，以不貳乃所以誠也。誠則雜便不誠，不貳則純一不雜。所以誠也。須看所以字。陳新安謂不貳即一也。一即誠也。猶於所以字欠體貼。誠故不息。此故字不可大作折。只一箇至誠自無息原無兩層。乃

黃說謂此節重不貳下節章句各極其盛即不息意後節章句由其不貳承此節不息以極盛大承下節而能生物說本節是作三層說夫各極其盛指博厚高明悠久而言前言至誠已係在徵字之後若既無虛假自無間斷明在久字之前指至誠本體而言何得混在博厚高明悠久上說乎朱子誠故不息是縮不息在誠字之內而黃說乃折不息在誠字之外穿鑿註意不敢不辨○以其為物二句言則其為物不貳包過至誠無息則其生物不測也此一節自是下二節提綱久之盛故能生物不測也此一節自是下二節提綱通前後言此節本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只重其為物不貳一句對首句至誠無息博也厚也節即徵則悠遠節之意今夫天節即覆物節之意皆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也

顧按不貳所以誠本以理言而黃氏洵饒乃以不貳為陰陽則竟以氣言矣後來講說遂有天高地下形質有兩神氣則一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合一不貳之說試看此章言至誠言天地何處着一氣字至謂天

自有箇不貳地自有箇不貳者已是分天地為貳矣豈知天之不貳之理即地不貳之理又何貳之有甚矣人之自取葛藤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

**物之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功如下文所云也○黃氏洵饒曰不貳不息發出則盛大不貳不息體也盛大用發見於外也○蔡虛齋曰不專指形體須兼性情而言故言下文生物之功如云所以覆物也所以載物也亦豈但軀殼之覆載而已耶○不可謂博極其博厚極云云為各極其盛是謂地既博也又厚也其博厚又悠久也是地之道

極其盛矣。在天則既高也。又明也。其高明又悠久也。是天道之極也。所謂各極其盛者如此。○又曰：悠也，久也。天地之道，亦兼內外言。耶曰：天地有性，有情，化工，運行，皆有主宰處。故曰：神曰化，安得為不兼內外。○天地之道，以下要看得節節與至誠者相對始得。上云：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此則云：為物不貳，不貳則誠，誠故不息而久矣。上云：徵則悠遠，博厚高明又悠久。此則云：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上云：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此則云：日月星辰繫焉，云云，載華嶽而不重，云云，草木生之，云云，龜龍蛟龍，云云，節節相配合，信矣。聖人一天地也。

**異**黃氏洵饒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云云，是兼言天地聖人。○呂晚村曰：第八節是第四節對子，註中誠一不貳，是承上節說本節，即各極其盛四字耳。作不貳，看不得。功用在下節，又作及物處，看不得。○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道，皆指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誠，一不貳處，便是至誠。蓋天地之為誠，不可見，從此

道上見得其所，以然，不是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箇誠，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箇誠，**辨**按此節是將天地比擬至誠說，不是將至誠比擬天地說。惟至誠以指點之，此中庸把至誠當天地說。天地只用六也字，以指點之，此中庸把至誠當天地說。天地却當至誠說，最善於贊至誠處。○上文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道字分，明指定不貳章句，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二句一連讀，故能各極其盛。用故字承頂方貼博也，以下六句非道字，即指博厚高明悠久也。晚村於此亦混其復提天地之道，一句者，以博厚高明悠久，不能有一道，惟誠一不貳自能見之。未免詫異，疑至誠不能有一道，惟誠一不貳自能博厚高明悠久矣。註所以重下，一故字也。若謂鋪揚天地之各極其盛，則非矣。夫不貳如何便生物不測。頑按上節只說不貳不測，夫不貳如何便生物不測。故中問必着此節見天地惟自然各極其盛，乃能有下文生物之功。以此節之博厚高明悠久對上不貳。

先子具同化旁  
藏板

則不貳是體博厚高明悠久是用對下生物不測則  
生物不測處是用而博厚高明悠久又為體也看配  
地節同體意自見。地自是博厚天自是高明。天地  
之博厚高明自亘古如此悠久本以徵驗於外者言  
蒙引謂不專指形體須兼性情言者以根極於誠而  
發之其性情固本如是也謂外本於內則可謂博厚  
高明悠久仍  
在內則不可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  
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  
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  
不測鼃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  
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  
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  
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  
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語類** 昭昭小明也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恁地大底  
也是天

**圖** 蔡虛齋曰此正善形天地之大處不先言斯昭昭  
之多無以見無窮之為大不先言一撮土之多無以  
見廣厚之為大不先言一卷石之多無以見廣大之  
為大不先言一勺水之多無以見不測者之為大此  
乃立言者抑揚起伏之勢不得不爾。○寶藏興焉貨  
財殖焉還另說方盡如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山或出

天仁是司祭幸  
卷三  
近譬堂

錫或出鐵。海或出珠。或出珊瑚之類。難以草木鳥獸。鼈鼉之類。為盡山水之利。且與上文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不一例看。自未穩要。皆當依此例。逐件自為一件。此說儘長。

大至史氏伯璿曰。按章句上文曰。此四條皆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此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兩意字正相應。蓋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之功。則未嘗不自近而及遠。自小而至大也。故以天地山川積盛而能生物者。為喻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義。其辭則似以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者。而實則非存此事也。故章句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呂晚村曰。第九節。人單論生物之盛。說者非也。看註云。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撮土正照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撮土正照不貳不息。及其無窮以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夫以完語病。則昭昭撮土其指不貳不息。

息之本可知。蓋此節正對上文第四節以下說。以至誠之功用。○此節總為則其生物不測句發明。略說向外去極言其盛大耳。人每為映合至誠。偏要倒裝轉誠字。并且夾和至誠說。到治化上去。皆謬見也。○顧麟士曰。日月句。只是無窮萬物覆句。方言生物。從來以日月句對萬物覆句者。非是。載華獄明其厚。振河海。明其廣。亦是是廣厚句。萬物載句。方是言生物也。若禽獸草木等。俱是生物。又不與此二項一例。按誠一不貳。自是極其盛大。極其盛大。自是有生物之功。人多重在萬物覆載。與草木生禽獸居等上。鋪揚中庸却重縮歸誠字。朱子會通此意。故註中不曉不貳不息。而又下以誠二字。蓋首六節言至誠。重在從內推出。外來說。以人信不及者。至誠之功。業伴天地也。故註曰。與天地同體。同用直說。向極大處。此後三節言天地重。在言外。根極在內。說以人所修。看者天地之功。業也。故註一則曰。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再則曰。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

之意直說向至精處正見至誠不遜天地也此朱子  
 之微意也○麟士分天地與山水作兩項說其實不  
 必玩註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惟  
 天地之功不貳不息故致廣大而有覆載  
 生物之盛且天而有所生所居所與與生殖之功未嘗不  
 測之也且天之非覆於天下華嶽河海之載振豈非載  
 一例也且天之非覆於天下華嶽河海之載振豈非載  
 星辰之繫豈非覆於天下華嶽河海之載振豈非載  
 於地上而必謂非天地之所生可乎○上二段已足  
 以見天地生物之不測何必又贅及山水蓋覆載二  
 字只是就總貫處說草木禽獸寶藏與龜鼈等是就  
 櫛星錯綜處說更說得不測活潑潑地矣  
 頑按玩昭昭如此及其無窮則如此謂指其一處則  
 昭昭舉其全體便無窮也非謂天由昭昭而後無窮  
 朱子恐人誤看故又以非由積累後大釋之後人遂  
 因此謂子思有語病則反以辭而害朱子之意矣呂  
 晚村又以昭昭撮土為不貳不息之本尤謬○麟士  
 單以繫焉貼無窮不重不洩貼廣厚然則萬物覆獨

非無窮者覆之萬物之載獨非廣厚者載之耶都是  
 無窮廣厚之能覆載而生物意更了然矣即以載華  
 嶽句為厚振河海句為廣亦安分不切以載振為廣  
 不重不洩為厚方為合理○無窮即高明之無窮廣  
 厚即博厚之廣厚可見註中不貳不息補前大地之  
 道誠一不貳也以致盛大即前故能各極其盛也而  
 能生物之意即前而  
 有下文生物之功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  
 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承至誠無息之意程

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間斷。便是駁雜。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是理自相續不

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

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同**大全。西山真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為。惟其純

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間。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新安陳氏曰。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已。維天命之流行。實深遠難測。而萬古不已。釋之曰。此天之所以為天也。

深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為天。惟在至誠無息焉耳。於乎。豈不顯著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貳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深意亦在。所以字文王所以為文。亦在至誠無息焉耳。遂揭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之德之純。字總紐之。曰。純亦不已。下一亦字。妙。文王惟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道之於穆不已焉。聖人所以與天道合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天實。以天包地。雖專言文王實。惜一文王。以證羣聖人也。○雲峰

胡氏曰。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天地之道。曰。純不已。此言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互而言之也。純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天之所以為天也。○蔡虛齋曰。維天之命。與文王之德之純。俱要說是在內者。此德字與聖人之德。著於四方者不同。或曰。同。但是著於四方。則為功用耳。此說亦可。此維天之命。即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故為以至誠之在中者言。○不顯猶言。豈不顯也。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外上。

卷三



中庸所引之意。自不能拘得元意。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不到功用處。是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陸稼書曰。於穆是誠。不已。是無息。德之純。却少了無息。故又說個純亦不已。以補之。謂天之於穆而能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獨不能不已乎。此只要添出不已二字來。以湊成至誠無息之意耳。只在文王心中言。不待言。人合一之謂言。外便見惟至誠所以自能無息。不待言。勇若學者。必須有勇。方能不問斷。要人於前致曲。自成。二章內。認出一勇來也。學者讀這章書。須先具箇勇。有一分勇。便有一分誠。勇到極處。則誠亦到極處。故未問息。先問誠。不誠。未問誠。不誠。先問勇。不勇。由人道以進於天道。聖賢自有塗轍。只在人肯用力耳。

**異** 呂晚村曰。至誠無息。與天地合一處。上九節已反覆道盡。未引文王做箇模樣耳。○通章止完至誠無息四字。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指出不貳。不貳。即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結出不已。不已。即無息也。

**辨** 按章句。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只就文王純於天道。言新安謂亦如天之不已。自多一拆語。類云。純便不已。原無兩層。又云。若有間斷。便是駁雜。翻於不已。上說他純。這是何等細密。○此言天道。只重贊至誠說。上言至誠無息之功用。與天地同。故此節引詩以結之。詩雖分說天文。然並舉以為言。正是見文與天合也。故足之曰。純亦不已。蓋通章止言功用。與天同。而此結歸無息。見其本體與天同也。本文中文王只如言至誠。並無借文勉人之意。時解每易涉此。○學曾問。伊川謂無為。故不息。似與本文誠故不息。少異。曰。不待作為。只一誠滾轉了去。自無止息。無二義也。又問。不顯解為。豈不顯似說外面底。於穆不已。文德之純。却都是說內面底。朱子何不依末章。不顯作幽深玄遠之意。曰。上文至誠許多功用。都是說那顯底。總一至誠無息。做出來。方是說那深微底。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正將上文許多功用。都收入本體中也。若末章引詩。自要說他無聲無臭處。意各有當也。

禎按時解謂此命字是主宰之命非命令之命然主  
宰亦只是主宰萬物耳既曰命則自有聽命者亦是  
連那外面底說歸內面底見其皆於穆不已者為之  
即天而推其所以為天也○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  
能覆載成物與天地同其功用是上文已見其為物  
不貳雖亦指天地之誠說然於聖人至誠無息之本  
體猶未証合為一也今詩言天之不已即至誠之無  
息言文之純即天地之不貳交互証印合而為一也  
與首句相應註會其意則曰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  
意乃晚村謂只引王文王做箇模樣真是粗淺又至誠  
無息純便不已朱子只作一層說而晚村謂夫天地無  
息可見誠難見至誠之誠可信無息難信夫至誠無  
息都是內面底何為分而為二耶

###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語類** 問至誠無息一章自是聖人與天為一處廣大  
淵微學者至此不免有望洋之歎曰亦不須如此豈  
可便道自家終不到那田地只是分別義理令分明  
旋做將去

**同** 大全葉氏曰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為天道也

○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也○此

十二章除誠明章統說起外自盡性以下五章是申

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自大哉聖人之道

以下六章是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說此則雙峰

五章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說此則雙峰

之所言以後六章為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

義何以知之章句以發育峻極為極於至大而無外

以三千三百為大於至小而無間以存心為極乎道  
體之大以致知為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大小非即費  
之大小乎下二章皆承此章言之則亦莫非費之大  
小而已然此皆言費而隱在其中亦猶前章之意爾  
繼此則仲尼祖述章發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言  
小德大德非隱乎川流敦化則費矣下二章又承此

章而言前章承小德川流而言即費意後章承大德  
 敦化而言即隱意十二章中前五章先天道而後人  
 道者是欲學者先知天道以為造道之準的然後由  
 人道以求至乎其極耳後六章先人道而後天道者  
 是又欲學者先得人道以為進道之階梯然後可以  
 盡乎天道之極至耳前五章言天道人道以一章間  
 一章為序者因三達德而分也後六章言天道人道  
 以三章間三章為序者因費隱大小而分也皆是反  
 覆發明中庸也又嘗因此一節十二章之首以推前二  
 節十九章之義則似乎有相合者何也中庸者首末  
 二節言中庸次九章是一節言費隱合而觀之是自  
 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其實皆所以明中庸之義也  
 後十二章是一節皆言天道人道析而辨之亦是自  
 三達德說入費隱前則析為二節而詳言之後則合  
 為一節而統言之是后一節之中却該前二節所言  
 之意也前二節則主於立本用工以立其本故但言  
 三達德與費隱以發明中庸後一節則主於致用成

功而致其用故分別天道人道以發明中庸其實天  
 道人道亦但於達德費隱上見之此其大略也真詳  
 于第三十二章  
**辨**按史氏伯璿看中庸前後大意可謂融洽貫穿以  
 第三節即該前二節所言之意是矣予意大哉章亦  
 含人道之勇與此章相對蓋不是勇如何做得尊道  
 許多工夫中庸之道賴三達德為入道之門而人道  
 之知仁全賴勇以成之故下章從修德說入凝道正  
 以有人道之勇乃能凝費隱之道也此又是子思聯  
 絡貫通妙處其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又承為下不倍  
 居上不驕言者蓋以為下則不倍道近在於一身為  
 上則不驕道弘為制作亦猶前言費小費大之意且  
 以見上下咸宜言默俱善而費小費大之道又即時  
 中之道而無有二也說至此則神妙變化已無天道  
 人道之可分故直以仲尼祖述一章繼之蓋已與仲  
 尼曰君子中庸相應也唯天下至聖兩章雖亦如史  
 氏費隱之說然予意上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本言  
 天地之所以為大即此便當仲尼說則仲尼之德配

天地而盡中庸之道。至極而無以復加矣。至聖章即小德之川流。從內想出外。至誠章即大德之敦化。從外想入內。反覆而詠嘆之。又不重費隱說也。史氏既以小德大德為隱川流。敦化為費。而又分下二章為一言費。一言隱。則誤矣。

###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類**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處做大處。有細密處做細密處。有渾淪處做渾淪處。

**貫**明道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疑焉。皆是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亦猶前章言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愚婦之所可知可行。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

人學者看。○陸稼書曰。章首大哉二字。即第十二章費字。聖人之道。即第十二章君子之道。首節包下文兩節。猶十二之費。包語大語小一般。○**辨**按聖人之道。亦如前章言君子之道。此章四對後。修凝之君子說。故下聖人二字。總之不重。只重道字。開口大哉二字。便有大而無外。小而無內意。故曰包下兩節。稼書謂即十

###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類**問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曰。即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

育。方是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同**大全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大處。流動充滿乎

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雙峰饒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養

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  
 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峻極於天。以道之體段而  
 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為天。雖不  
 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  
 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  
 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天下莫  
 能載之意也。○蔡虛齋曰。峻極於天。謂其高際夫天  
 也。凡盈穹壤間。皆道也。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  
 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  
 為體也。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浮  
 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通聚散。為風  
 雨。為雷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  
 教也。此程張二夫子之言。皆是極道之全體而言也。  
 所謂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者。於此可見矣。  
 按發育萬物。固是道之功用。峻極於天。固是道之  
 體段。然本之章。不重分說。他功用體段。發育萬物。其  
 要着意在。上。峻極於天。只要着意在。極於上。形  
 容他充滿。○對其大無外意思。○發育者。道發育之

也。峻極者。道峻極之也。諸家多就氣上說。以離氣無  
 以見理耳。  
 補按。朱子明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  
 不成。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亦只是充塞天地意思。  
 可見。皆就道之自然處說。今人混入曲成參贊上去。  
 亦與下待其人。句說不通矣。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語類**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欠關。  
 欠關一事。便是於全體處有虧也。佛釋之學。只說道  
 無不存。無適非道。只此便了。若有一二事。差也不妨。  
 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  
 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着實。如禮樂刑政。  
 近譬堂

文為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廣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指道體之形於氣化者言之。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是指道體之形於人事者言之。雖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然必待人然後行。曰如此說也。得只說道自能如此也。得須看那優優大哉底意思。蓋三千三百之儀。聖人之道。無不充足。其中略無些子空闕處。此便是語小天下莫能破也。

**輯**明道曰。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同**大。全禮儀便是禮儀。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只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百條。○陳氏

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小處。雖三千三百之儀而無物不有。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雙峰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自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疑若語大而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為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太山之高。以衆土之積。滄海之深。以衆流之會。使是道之中。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異**蔡虛齋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以外面規模言。優優大哉。則就裏面許多物項。事目來說。其實所以大者。以其有是道心也。太山不棄尺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活底事物。不墮於偏。不滯於一。偶故曰。流動。道原是活底事物。不墮於之內。更無空。間故曰。充滿。然充滿者。滿於外。而更無餘剩也。充足者。足於中。而更無欠缺也。既充足於物。

物之內矣。然任你錯雜零星不更多於道。故充足而猶有餘也。章句訓優優已。焰入於至小無間說。禮儀威儀雖聖人所制。然莫非天理之自然。惟其道無所不形。見故任舉三百三千都外。他不得人因禮聖人所制。遂重聖人說者非也。○學曾問此二節。只就道上說。語類謂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却說做工夫何也。曰。說道之至大無外。至小無間。就是說要修德以凝此道於今一箇渾淪大事物。却從何處下手。難道就從發育峻極處做工夫不成。須從日用常行之事逐條逐件做將去。前面未說費之大。先說費之小。子臣弟友至切至近處做起。正謂此也。又問下面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却相資者何也。曰。畢竟存心是大段工夫。致知是細密工夫。存心如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一敬之外更無餘事。進德却在致知。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這是多少零星多少細密。若但打磨木體。只得空殼子。異端可假托者。只在此。故朱子云。然耳。○禎按。禮儀威儀亦不重。只重三百六千。見其至小處。

皆是道。非合眾小乃成其大也。任舉一物之小。道亦能入之而無間。非充足有餘者安能之。饒氏以太山之高。眾土之積為喻。似隔一層。而虛齋從之。未是。

### 待其人而後行

#### 總結上兩節

○大。到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饒雙峰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蔡虛齋曰。要雙關着道之大道之小處。故愚以為必德性弘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是道可行也。故修德疑道。便亦有此兩端工夫。存心以極道體之大致。知以盡道體之微。蓋必德性弘大。然後是道之大者。有以體之。而無或遺。必學問精到。然後是道之小者。有以察之。而無不盡。○辨。按。呂無黨謂須於未有其人時。想待字。又須於既有其人後。道既行。想待字。蓋世無其人。不妨千年架。

漏而此心此理未嘗斷絕。因是道之待人若世有其人或聖賢林立。然如禹之治水。益之掌火。稷之教稼。契之明倫。皋陶之折獄。一聖人各有一聖人所為之事。道終古行。他不盡。是自開闢以迄今日。無日非道待人。行之日也。愚謂此論固高。與本文之意不合。本文只說待人後行。以起下節。盡得尊道之功。有此文。說既行而猶待人。也如下節。盡得尊道之功。有此文。德便有不驕不倍。足與足容之效。即此便是至道。凝於其身。處如禹之治水。益之掌火等事。雖一二大端。恐諸聖人與道亦無虧欠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語類**問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曰。至德固是誠。但此章却漾了誠說。若牽來說。又亂了。蓋他此處且是要說道非德。不凝而下文遂言修德事。  
**附**大全朱子曰。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苟非至

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

**同**雙峰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為己。有。否則道自道。已。自。已。判。然。二。物。豈。復。為。己。用。也。哉。

**辨**按朱子謂此處且是要說道非德。不凝。下文遂言修德事。却漾了誠字說者。非謂修德之事。無與于誠。但主在言尊道之功。如此詳盡。非大小相資。首尾相

應。無以為入德之方。不暇說及誠字也。到得工夫盡。誠已在是矣。○修德便能凝道。不是既修德方能凝道。蓋德者即得是道。於己也。故下節只言修德之事。註訓疑為聚也。成也。特解只得聚字意。予謂道自道。已。自。已。判。然。二。物。便。是。不。能。聚。為。己。有。然。即。為。己。有。矣。而。大。不。能。無。一。毫。不。滿。細。不。能。無。一。絲。不。入。猶。未。是。成。處。註為聚字說不足。故又以成字足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

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或問

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

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也。中庸之道之溫之知也。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語類

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不尊德性則懈怠。地慢矣。學問何從而進。○廣大似所謂理。精微似所謂分殊。○致廣大謂心胸開濶。無此疆彼界之殊。

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已。纔汨於人欲。

便卑汚矣。○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則不致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問：致廣大，章句以為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極高明，是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豈以上面已說尊德性是所以存心，而及乎道體之大故，於此畧言之歟？曰：也。只得如此說，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若以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汚了。若能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其心開濶，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心峻潔，決無汗下昏冥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言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問：章句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流墜，即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問：注不以一毫私意自

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意是指心之所發處言。欲是指物之所接處言。否？曰：某本意解廣大高明，不在接物與未接物上，且看何處見得高明。廣大，氣象；此二句全在自蔽與自累上。蓋為私意所蔽時，這廣大被他隔了，所以不廣大為私欲所累時，沉墜在物欲之下，故卑汚而無所謂高明矣。○問：楊氏說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則道不行，此知者過之也；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則道不明，此賢者過之也。恐說得不相似，否？曰：極高明，是就行處說，言不為私欲所累耳。楊氏將作知說，不是。夫率楊氏愛將此等處作知說去，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說行處。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是說知處。○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厨，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他則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已惠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甚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瀾翻，極是好聽，少

問到那緊處時。又却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漏  
 翻起來。所以人都捉他。那緊處不着。○問極高明而  
 道中庸。心體高明。如天超然於萬物之上。何物染着  
 得他。然其行於事物之間。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雖  
 聖人亦不免此。但盡其當然而已。曰。纔說得不免字。  
 便是聖人。只勉強如此。其說近於佛老。且便仔細看  
 這一句。○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敦  
 厚以崇禮。厚是資質。慈地朴實。敦是道。理在便是尊德。  
 性是培其基本。○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  
 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據或問中所論。皆具大小二意。  
 如溫故。恐做不得大看。曰。就知新言之。便是新來方。  
 理會得那枝分節解底舊來。已比得大體。與他溫尋  
 去。亦有大小之意。敦厚以崇禮。謂質厚之人。又能崇  
 禮。如云。質直而好義。○文蔚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  
 請教。曰。大槩亦是如此。只是尊德性功夫。却在紙  
 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敦厚。凡五件。皆是德性上  
 工夫。自道學問。至崇禮。皆是問學上工夫。須是橫截

斷看問學工夫。節曰。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  
 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  
 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  
 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  
 方有措處。文蔚曰。昔人多以前面三段分作兩截。至  
 溫故而知新。却說是問學事。敦厚以崇禮。却說是尊  
 德性事。惟先生一徑截斷。初若可疑。子細看來。却甚  
 縝密。曰。溫故大段省力。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  
 性上事。纔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大哉。聖人之道。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却是上面事。下學上達。  
 雖從下學始。要之只是一貫。○問尊德性。而道問學。  
 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事。○問尊德性。而道問學。  
 曰。只是行如去。做它相似。這十件相類。尊德性致廣。  
 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只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  
 新崇禮。只是道問學。如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  
 在致知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無以存心。尊德性而  
 不道問學。則無以致知。○為學纖毫絲忽不可不察。  
 近譬堂

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如中庸說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細也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盡得小者此理愈說愈無窮言不可盡如小德流大德教化亦此理千蹊萬壑所流不同各是一川須是知得然其理則一○聖賢之學事無大小道無精粗莫不窮究無餘至如事之切身者固未嘗不加意而事之未為緊要亦莫不致意焉所以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這五句十件事無些子空闕處又云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

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尊德性而道問學至敦厚以崇禮自有十件事了固是尊德性而道問學至敦厚以崇禮非如今人云略見道理了便無工夫可做也○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也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件事件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是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極高明溫故敦厚溫故是溫習此敦厚是篤實此道問學故能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其下言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舉此數事言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為用

處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言  
 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細處只  
 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  
 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  
 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  
 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  
 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行如此則又空無  
 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無  
 所寄如有一般人實是敦厚淳朴然或箕踞不以爲  
 非便是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  
 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便是敦厚以崇禮  
 ○中間五句逐句兼小大言之與章首兩節相應工  
 夫兩下皆要到尊德性而道問學此句又是總說○  
 聖人說話中正不偏如操著兩手皆有數不可謂一  
 邊有道理一邊無道理它人議論才主張向這一邊  
 便不信那邊有

**同**大全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全萬理具或知則逐物  
 皆當理會○胡雲峰曰或疑不以一爲前尊而蔽若

可以移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解廣  
 大愚謂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爲意所蔽則廣  
 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止於意而爲物所昏無所  
 謂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言自累○陳氏曰存心以極  
 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  
 二節即致知之事末後五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即  
 存心之事也存心不過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  
 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  
 蔽之即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即謂  
 之極已知者溫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  
 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  
 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  
 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  
 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雖溫故亦不能以  
 盡精微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雖  
 敦厚亦不能以道中庸中庸即是精微之極致究其  
 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

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夫心體之本然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粗疎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者。要之存心不大。故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敦篤乎此。足矣。若致知工夫。非十分細密不可也。○史氏伯璿曰：章句以上四者皆為存心之屬。下四者皆為致知之屬者。蓋上四者皆是未如此者。猶欲保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此下四者皆是未如此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此。詳玩章句之旨。可見上曰：不以自蔽。不以自累。涵泳已。知敦厚已。能曰。自曰。已。便見得皆是已。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已在倉者。不須多用得力。但須常常照管。使倉不至破。蔽穀不至散失。毋為雀鼠所耗。毋為盜賊所竊而已。何莫非存心之事乎。下曰：析理不使差處。事不使謬。日知所末知。日謹所未謹。日不使曰。所末便。可見皆是未如此之意。曰：不使有差謬。曰：知謹所未知。謹便可見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未得入倉者。便須着力搬運。使先後接續。人倉未獲者。獲之。

身收者收之。無有顆粒之或棄。不為他人之所得。必至於倉實而後已。何莫非致知之謂乎。或疑故是昔所聞。乃得之於外者。與廣大高明本自如此者不同。何乃皆為存心之事。曰：廣大高明是得於賦予之本然者。故是所已。知厚是所已。能亦是得於前日學力之已。然者二者雖有不同。然既皆為吾心所有。則但皆為存心之事而已。况性無內外。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亦不過復其賦予之本然者而已。○何氏潛齋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今世禪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如今世俗學。本末兼該。精粗畢備。此所以為聖賢之學也。○史氏伯璿曰：胡氏說正為破雙峰分知行而發。極為精詳。可謂度越諸編。但以而字以字分配章句二句之義。則未必然。章句此二句乃通釋五句之旨。非存心無以致知。即尊德性無以道問學之謂。存心又不可不致知。即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之謂。下四句皆當以此意推之。嘗有問中庸溫故知新與論語所言如何於朱子者。朱子答以中庸溫故知新重主於尊德性而言。所謂得其本而未自順也。今如

通之說則温故反為輕耶况存心是本子思豈應前  
四句皆重下段耶假如子思前四句重下段末一句  
重上段則章句亦當先說存心不可不致知後說非  
存心無以致知也謂此章中庸為已發之中則可謂  
孔子言中庸皆已發則未可朱子釋篇各中字之義  
何嘗不兼未發之中言哉子思又何嘗不取夫子所  
言以名篇哉○又曰謹按章句存心致知之分固無  
加然四句上半截皆屬存心已無可疑下半截皆屬  
致知則以聖人之學偏於知而不及行此所以不免  
諸家紛紛之論也意者於下截四句以盡精微知新  
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如此則上句尊德性依舊只  
是存心道問學却是兼知行為下四句之綱尊德性  
是存心統四句上半截道問學兼知行統四句下半  
截亦與章句無背蓋知所以造其理行所以履其事  
而心則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故致知而不先  
存其心則具眾理之跡不立而無以為造理之本矣  
力行而不先存其心則應萬事之用不行而無以為  
履事之本矣故能存心則不以私意自蔽而後可以

盡精微存心則能涵泳其所已知而後可以知新此  
皆存心以致知也存心則不以私欲自累而後可以  
道中庸存心則可敦篤所已能而後可以崇禮此皆  
存心以力行者也存心所以助知行之本者如此若  
以知行相對言之則盡精微與道中庸知新與崇禮  
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也饒雙峰陳定宇惟不察此  
意故以知行互有先後為說饒氏猶知其不可為訓  
強說先仁後知之序陳氏併不達雙峰之旨但直以  
知行先後交互為說行先於知天下寧有是哉按章  
句於致廣大言私意私意所蔽則有害於知故不以  
私意自蔽則能盡精微而可知矣於極高明言私  
欲私欲所累則有害於行故不以私欲自累則能道  
中庸而行之力矣於温故言已知於敦厚言已能以  
知對能而言正與論語學而章或問之言有契何嘗  
不帶行意但曰已知已能則是心所得非求知能  
之事則温之敦之但當屬之存心為知行之本耳故  
已知者温之則能日知所未知而致知之工愈密矣  
已知者敦之則能日謹所未謹而力行之工愈至矣

觀其釋道中庸為處事崇禮為謹節文二者亦皆帶行意思又可見下截兼知行未必不合經註意處至其以知行相對而言之復者蓋以上截存心言之則至廣大極高明是以得於賦與之本然者言溫故敦厚是以得於前日之學力之已然者言○黃氏紹曰大學致知王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功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蔡虛齋曰此章致知帶有力行非謂學問只是知一端不用行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不見於行何以凝道○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也即所謂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者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者此之謂德性也使不先有以尊之則中心無物而夫本然之權度將何以窮至事物之理哉故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蓋涵養須用敬也○存心是規模要人致知是工夫要縝密如此說便見存心致知二事已盡脩德之

尚泥以字而謂敦厚者謂崇禮只在敦厚如此則與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一何獨有得今斷只是一般其改而為以處亦不必拘大意總是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猶易大傳云著之德員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以亦而亦以也豈可穿鑿而謂其有異者耶○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都是相反而相應說廣大大也精微細也致廣大者未必盡精微他却又盡精微極高明者多至於虛遠而欠乎實仔細他却又道中庸涵泳乎其所以知者或只守其所已知他又却不以是自安而日知其所未知天資純一朴厚者或不謹於禮節而一循其性地之自然而無檢勘他却又於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蓋道體一大一小得其大者或遺其小力於小者又或不及其大故如此立言以見必兩致其功方為周至○林次崖曰道體之小者不出乎大者之外故道問學功夫亦不出尊德性外○陸稼書曰論學者工夫有存心致

近譬堂



知力行三作此只說得存心致知便包二生决力於  
是解者紛然不知言存心致知便包二生决力於  
不專是虛靜工夫語類有一條謂伊川言敬言致知  
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  
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  
制外養中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  
心包得力行也若以致知言之知即知如其所當行  
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事則其力行事大  
學之格致誠正修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分言則二事  
合言只是一事是致知亦可包力行也此無可疑若  
如史氏伯璿蒙引諸家以盡精微與新乎知處獨無中  
崇禮屬行難道行處獨無精微與新乎知處獨無中  
庸與禮乎支離甚矣自吳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  
居多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却似兩件工夫可偏用  
的其誤學者不淺不知吳氏此說特欲調停朱陸耳  
其實陸子謂六經皆我註脚固不用道問學矣而其  
教人專欲先立乎其大者在虛靜一用上走亦豈可

謂能尊德性乎朱子以講學窮理為務而尤以涵養  
本原收拾放心為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略也又明季  
講家多主陽明之說謂道問學即是尊德性工夫混  
作一件此尤悖謬皆不可不辨專指良知良能為故  
厚此說本蒙引固不是謂良知良能不可名故厚亦  
恐偏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得之學力者章句已知  
已能四字原不曾說煞  
雲峰胡氏曰首章子思所言未發之中也即此所  
謂德性是也戒慎恐懼即此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  
引孔子言中庸皆已發之中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  
此以道中庸屬學問之事何疑尊德性以下皆有而  
字見得存心致知是兩事而於敦厚崇禮不日而而  
日以何也愚謂下而字則重在下段謂存心不可以  
不致知下以字則重在上段謂非存心無以致知○  
蔡虛齋曰故是人心之良知是德性原有的故曰故  
不以為廣大之已致高明之已極者○或曰既以故  
為德性之良知如何云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曰  
故學字面若泥得深則又不合於尊德性矣乃涉於  
近譬堂

道問學也已知者固嘗形諸云為之間是亦所謂習其事者便有積習之意故曰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亦只是訓字義之法不得不然若深泥之則此既日故學日時習下面何以又只曰涵泳其所已知涵泳二字只是涵養須用敬意也○敦加厚也敦厚是敦其所已厚者厚是德性之已能者故朱註謂是敦厚純朴○天資朴實固有已能處若資質不朴實者則如何且何以知此為指朴實者蓋此朴實仁厚處人人都有故具此生理自然皆有惻怛之意也○所已知良知也所已能良能也要見得是本然之德性此時未有學問工夫○林次崖曰問尊德性道問學與知仁勇如何分別曰知仁勇是子思以三者為人道之門乃始學事尊德性道問學是脩德凝道之大端乃成德事在始學則先知其理而後造其理循其序也在成德則盡其大而不遺其小請其極也雖均之為學其淺深固不同矣○呂晚村曰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敦厚名之者也已知已知能能必然之理人之不同然無人不有其所已知已知能

者故曰故曰厚人為故厚要貼德性故每引良知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知能亦皆德性即如其次致曲之曲亦德性也○呂無黨曰厚只是天資朴厚忽處只是威儀度數之詳今有鄉曲之人資稟淳厚忽處之朝廟之間使之俯仰拜跪便進退失措者非是不能行正坐不能知也又如人子有孝親之誠但不曉得所以事親之禮如何是視膳如何是問寢既曉得後便不可不行未曉得時尤先不可不知也故許云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皆致知之屬正有精意胡雲峰乃謂知新屬知崇禮屬行彼意特以禮有節文度數為日用服習之具耳不知習禮與崇禮正自不同習禮乃是朝夕做得純熟大概行之意多所謂崇禮者乃是講貫精詳一日謹嚴似一日到極至處謂之崇如謂講而後習便當屬行則道問學亦當屬力行而不屬致知矣

按此節諸儒紛紛總無定說只朱子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節皆是細密工夫兩句道盡蓋諸儒多以存心為力行致知為屬知所以愈解愈謬惟胡氏史

氏之說稍得之。其實尊德性邊是大段涵養工夫。不可說知亦不得偏說。是行道問學邊精密之至。該知在內亦該行在內。觀朱子解溫故為存心之屬。謂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便是尊德性事。蓋吾所已。以為存心之屬。若指以為力行可乎。至下截為致知之事。說者不得其解。謂與力行無干。又或劈分盡精微。知新為致知。道中庸崇禮為力行。而不知朱子皆為致知之屬。之意。愚觀朱子解道中庸云。行得到恰好。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作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可見道中庸正是知之貫徹處。即崇禮朱子解為日謹其所未謹。恐亦不。但如無黨說。為講貫謹嚴而已。蓋節文度數若不。習純熟持守。堅定亦未見得精明處。總之不到行之至。如何算得知之真如何了得此學問之事乎。但盡精微。知新是以知貫却行道中庸崇禮。是以行貫却知各從所重言之。故註亦鑿然下析。理處事日知未知。日謹未謹等字。○朱子非存心無以致知是看。下

截在上。截之中。所謂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字。非於尊德性之外去道問學也。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是看。上截下截之功。皆不可偏廢。既尊德性。又須要道問學也。觀或問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分明而字以字。一樣看。妄分者認。○注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時說俱作良知良能解。晚。利又謂良知良能。不可以故厚名。愚按朱子解溫故。為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是本不作良知說。至語類解厚為資質。朴實敦為愈加厚重。培其根本。則似在。本來良能。上說。史氏單以溫故敦厚為得於前日學。力之已。然亦覺有偏細。玩良知良能。該不得已。知能而已。知已能却該得良知良能。蓋天資朴實。固是。厚處其學力已到者。亦是厚處。皆當加以敦厚之功。溫故亦然。於理似更周到。○學曾問存心是大段涵養。似不可貼煞知行矣。而朱子却又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說行處。致知既可。該力行在內矣。而朱子却又謂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

崇禮皆是說知處何也。曰存心是持守工夫其不可  
 貼煞行者以未專主行某事也而循謹戒懼畢竟行  
 底意多致知是零星細密工夫其可該行在內者以  
 行之意至乃算得知之無虧欠也而考辨精詳畢竟知  
 底意多此朱子隨文衍義無不妙也又問朱子謂向  
 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上面一截却是一箇  
 子有這這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又曰此本是兩事  
 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  
 此重上截說也然又有曰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  
 流入佛老之學問學工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工夫甚  
 簡約則又重下節說矣至如云兩邊工夫都不偏大  
 小精粗一齊理會過則又是平說三者不同何也曰  
 兩邊工夫都不可偏此是正解本而章句甚明其重  
 上截一邊說者以致知中道理原皆德性所自具故  
 以培植根本而言自重尊德性天地間豈有心胸狹  
 小昏暗而能盡精微道中庸之理故曰尊德性是箇  
 坯子且做許多問學工夫只全此本然之天使之不  
 失而已故又曰只是一箇尊德性也其重下截一邊

說者以空空一箇敬如何是實落下手工夫故必就  
 細處事事窮究方能有所進且尊德性雖簡約只是無  
 許多事然亦不容易纔放去便差子問學工夫節目  
 多自是層層累上去其重下截說以下手有可着力  
 處言之也其實則一而已矣  
 禎按章句解尊為恭敬奉持便包含程子涵養須用  
 敬之意德性既為吾所受於天之正理則任你問學  
 中許多事無不包了所以訓道為由不過尊德性而  
 由問學耳此見本重尊德性上但不由問學則所謂  
 尊德性者亦有尊非其所尊者矣又未嘗不含交互  
 相資之意也○胡雲峰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一  
 段發明朱子以尊德性為坯子之說甚細但獨以崇  
 禮為在敦厚之外豈以天理節文為非德性中所自  
 具乎亦已謬矣至以知新應盡精微崇禮應道中庸  
 雖亦可通看然畢竟四句各開說方見分明不必牽  
 紐蒙引更推出溫故應致廣大敦厚應極高明尤費  
 力○虛齋疑故學之矣復時習之為涉於道問學與  
 後涵泳意有背不知於故學而復時習便是涵泳意

思况尊德性與道問學工夫亦非格格不相入纔涵  
承便是存養邊事纔生新意便是致知邊事矣○忠  
信之火可以學禮這便是厚中原有禮在以此敦厚而  
厚意也然質朴而少禮儀却又失之鄙野此敦厚而  
不可無禮以文之也以字分明有此兩層如何直下  
得○尊道之功註明言入德之方若知仁勇自是達  
德名目林次崖反以彼為始事以此修疑為成德正  
是反說了先賢  
有此等不通處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丞民之篇

**語類**問其言足以興興如何言興起在位曰此古注  
語興如興賢興能之興倍與背同言忠於上而不肯  
畔也○問居上不驕是指王天下者而言否曰以下

章君子之道處觀之可見

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

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

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遂於不虞

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語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

明哲保身亦只常法若到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看前面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

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明哲是見得理極分

明了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  
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  
箇是字而已○史氏伯璿曰詳味語錄明哲是曉天  
下事理之言云云正是為豫破陳氏識見而說何為  
而又自為此說耶愚竊以為引詩是通証上文居上  
不驕至默是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與今以  
為但証隱居默容誤矣况丞民之詩為仲山甫作山  
甫乃宣王中興之佐豈但默容者耶○蔡虛齋曰致  
知之功非止仁敬孝慈信之類在所當窮若吉凶存  
亡之理亦在所理會矣故能於此可上可下足興足

容。○呂晚村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故朝  
 廷之上更無默法，但有無道則退耳。默者卑官處士  
 之為也。○明哲是見得事物道理分明，保身是所行  
 必無危殆之道，固非見幾趨避先占便宜之謂。亦不  
 單就無道默容言也。  
 於新安陳氏曰：引詩以証無道默容，子思其亦有感  
 於所逢之時而有是言歟。  
 辨：按此節要緊，根修德疑道來不驕，是實見得道理  
 無窮功用，有歉不倍，是實見得王制盡善法，守當然  
 足與亦是實實敷陳，有裨經濟足容，亦是括囊無咎  
 與道借藏。若將道理看淺，便非中庸極言盛德之效  
 之意。○朱子謂明哲只是曉得天下事理順理而行，  
 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誦詩，謂明哲是先  
 占便宜，又云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舍生取義  
 處，又不如此說。朱子補足此句更好。愚觀古來舍生  
 取義，皆賢哲所為。至大聖人如文王之於羗里，虞舜  
 之於浚井，周公之於流言，孔子不用則行，俱未有至  
 於殺身者。此可見順理而行，已到至處，所謂義精仁

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所以幾此也。嗚呼！  
 豈苟且塗飾者所可托歟。

禎按：有道足與無道足容，只是那有道不廢，那無道  
 免於刑戮之意。默也容亦非限定在位之卑官處士  
 可默而不言也。退而不仕，亦正是默足以容之理。○  
 須看兩其字，非徒恃言以為與，恃默以為容，乃其言  
 則自足以與，其默則自足以容。有所以言默之理在  
 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分明有上下語默之咸宜  
 意。陳氏以默容為保身，於道理反不全相矣。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大全饒雙峰曰：一篇之中論問學之道，綱目備而  
 首尾詳，無有過於此章者也。○朱氏公遷曰：戒懼慎  
 獨是動靜兼致其功，而於道之體用無不盡也。尊德  
 性道問學是明誠兼致其功，而於道之大小無不凝

**也**  
 按首章戒懼慎獨，只是敬底意思。似偏言尊德性而末及於道問學之事，然戒懼是戒懼甚麼？慎獨是慎獨甚麼？則其所以研辨於理欲疑似之幾者，至矣。故亦未始不包有道問學之事也。擇善固執之博學，奮問慎思明辨篤行，亦似偏言道問學而未及於尊德性之事，然擇善固執皆以求誠則亦何往而非敬則亦何往而不以尊德性為本基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語類** 道節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

**輯畧** 呂曰無德為愚無位為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

之道，三者有一焉，取裁之道也。

**東陽許氏**曰生乎今之世，以下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

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裁及其身。○史氏伯璿曰如此者之此字，是通指愚自用賤自專，今反古三者言，則裁及身是三者之通戒。

○蔡虛齋曰看此章與下章，須要用德字位字時字來繩他。愚自用無德也，賤自專無位也，居今反古戾

乎時也。此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下文天子即下章之王者，則德位時之兼備者也。

**陳氏**曰自用自專反古，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意而引此。

**辨** 拗愚自用賤自專或自作聰明以亂典章，未必盡皆反古之道。故輯畧呂氏作三項說，朱子語類從之。

然自用自專者未必盡反古而反古者則皆自用自專者也。故下文有位無德有德無位，分兩項而以孔子從周之說証之，則三項仍只得兩項也。即虛齋以

德位時三字分賅究竟時即在德位之內，故鄭氏解

夫之異同，奈辛

非天子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只說德位而時在其  
中矣。  
禎接上章引詩明哲之說原通証居上為下足與足  
容四句。茲因裁必及身句遂謂承上章末意而引此  
恐為曲說  
不足從也。

###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

#### 文書名

**禮記**問文書名也何以謂之書名曰如大字與作大  
字上字與做上字下字與做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  
字底名又問數處小節曰不必泥此等處道理不在  
這樣處便縱饒有道理寧有幾何如看此兩段須先  
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  
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使

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  
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  
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  
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間果有  
何益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可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  
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  
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則  
三歲天子又自巡狩一番須看它這般做作處  
**韓愈**曰王天下有三重焉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必  
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  
書必同文惟王天下者行之諸侯有所不與也故國  
無異政家不殊俗蓋有以一之也如此則寡過矣  
**國**大全小注不制度之制是活字○趙氏惠曰周禮  
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語言協辭命九歲屬瞽  
史論書名聽聲音文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今曰字  
又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讀之古  
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



東陽許氏曰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也○蔡虛齋曰此天子是受天命而為天子者如禹湯文武是也故有德與時在非只以位言若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俱不與焉是為當守先王之法率由舊章者也故或問以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天下之心志為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親疎貴賤四字說得盡禮曰禮也者體也以貴賤言之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之類其相臨之際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借差也以親疎言之父子如何相接叔侄如何相接兄弟如何相接宗族鄉黨長幼朋友師弟又各如何相接生而相待如何死而服喪之制如何亦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苟且也○度品制指車旗服色等制度車如何制旗如何制又天子之車如何制諸侯卿大夫之車又如何制下文車同軌正應此然亦舉其一端耳况車又有許多等制其軌則皆同此類周官皆有載謂之品制品有不相

混而各有倫之意或曰如此則意在異不在同本文意在故曰同軌同文曰非此之謂也審異所以致同如親疎貴賤相接之體豈容不異就逐項說則天下皆同矣按周禮大行人歲徧考三歲徧觀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九歲屬瞽史論書名則無不同矣或每歲而考之或九歲而論之皆大行人之職也

**辨**按本節提出非天子三字單對為下者說德字只用包在內不以德位並列方是申明為下不倍之本旨見既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方議禮制度考之則凡為下者德皆不及天子之位皆不及天子之位一議禮制度考文便是自用自專而以下倍上矣所以朱子云看此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濶處一念之微無毫釐之差天地萬物一齊被他裁成過可見在上之制乃盡善無弊所不得以下者原無可倍不可謂有德無位但算得賤算愚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亾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或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

司得以計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論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語類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禮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蔡虛

齋曰：天下之車，作者非一人也，而皆同軌；天下之字，書者非一手也，而皆同文；天下之行，行者非一人也，而皆同倫。豈非以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而無敢自用，自專而反古者哉？○呂晚村曰：第三節是上節實證，同軌同文同倫，正言不制不考不議，非所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也。所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却在下文。今天下之所以同軌同文同倫，從天子來，天子者，即下文註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蓋指文武周公也。子思自謂當時乃今天下不制不考不議之時，不指制考議之天子也。若子思時之天子，正是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之人，亦在為下不倍義例中，豈議禮制度考文者乎？今天下之所以同軌同文同倫，而尊如時君，聖如孔子，皆不敢作禮樂，正為今天下之禮度文皆從文武周公來，所以大同一統，如此之盛，雖有當更定者，而時無德位並隆之人，皆當守不倍之義。雖時君不敢以愚而自用，雖孔子不敢以賤而自專也。看下文節云：無位無德，皆不敢作禮樂，則今天下車書行之所以同者，依然文武周公之所作耳。不但孔子不敢，即時

正亦不敢也。若止就有位說，則平禮之義不全矣。  
 何潛齋曰：行同倫，故禮可議也。車同軌，故度可制也。書同文，故文可考也。○蔡虛齋曰：當時雖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然而諸侯不能以相一，天下猶為周也。安得不仍文武周公之舊，且其由來非一日如甲雖變而乙丙不變，終不能以通乎天下，亦徒自勞耳。故必能一天下，而後可以一新天下之耳目，而使八

荒同度

辨按：今字註明訓子思自謂當時，而俗解必欲指開國至今之天下，是徒知禮度文皆周初文武周公之所議所制所考，而不知審本文之語氣者也。本文語氣，即左今之天下，尚同軌同文同倫如此，則知禮度文自文武周公議制考之，後誠為盡善無弊而在下之所當遵守不倍者也。信乎非天子不得而議之制之考之也，是就今天下之同証上非天子不制作之意。不是一直蓋煞了說下。○或問：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抗拒不待禁而自不為，是因問周之車軌，何以能若是其必同而推論之，非本

文正意如云行不通乃不得不遵奉王制將行得通便不遵王制耶須知不是威靈震懾強制天下正朱子所謂王者受命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乃制子盡善如下章本身徵民考建質侯到無可易處天下自無不同也正與下章寡過意相通最妙禎按同軌同文同倫正見文武周公既定之後禮無可議度無可制文無可考何也非天子則不敢也乃何潛齋以為可議可考背理甚矣虛齋亦只在時勢不能變革上說俱不足從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

**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類** 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若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  
**同** 蔡虛齋曰禮樂即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

也謂禮樂者禮樂是通套字要之禮一字盡該了不可謂樂在制度內以樂屬制度只說得樂器樂即有聲容情文度字如何該得

**辨** 按有位無德固是愚有德無位固是賤然此節要看兩雖字見既無位又無德者固不敢作禮樂雖有位而無德則不賤而未嘗不愚亦不敢作禮樂焉既無德又無位者固不敢作禮樂雖有德而無位則不愚而未嘗不賤亦不敢作禮樂焉此乃交互推說以見總不可倍之意說者遂則重有德無位半段以証合不倍於語氣反覺不圓

禎按鄭氏謂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看來德自是作禮樂根子不然則雖在天子之位強為制作以愚民天下有貌從而心不服者矣故雖先說此章而後說下章然為下之不信實由於居上之不驕此說賤自專必先說愚自用說有德無位之不敢必先說有位無德之不敢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

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附** 大至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悟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為盡當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

**同** 蔡虛齋曰：夏禮吾雖能說，然無文獻可證。則人不信耳。要人信，得須是有證方可行。若孔子胸中已自了然，何用證耶。雖無可證，以魯而起，斟酌百王，又豈拘拘於夏禮乎。○既曰：有宋存焉，又曰：宋不足徵，何與。蓋宋雖有存，存焉者寡矣。故以不足徵亦可。以為有宋存亦可。不但其言各有所主也。下文章句又曰：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

**異** 雲峰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禮。第十八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禮，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章末數語較之論語有二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曰：杞不足徵，而猶未遠歟。杞文獻不足，宋或典籍散逸，而文籍猶有存歟。或先哲凋謝，而賢者猶有存歟。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周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子設言其或用禮樂，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天下之所通。

用者。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欲徇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徇時王之制。此所以為孔子之時中者也。○朱氏公遷曰：論語言宋不足徵，中庸言有宋存焉，先儒之意以謂自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自杞宋二國言之，則杞比於宋尤不足徵。是也。愚謂以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可歎。已對時王之禮言之，則夫子殷人也，不忍言宋之不足徵也。故夏禮曰：說殷禮。周禮皆曰：學而幸其有宋存焉。然雖有僅存而非當世之法也。故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親而尊尊，有哀傷不滿之意焉。○蔡虛齋曰：其云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者，非以不得位三字應有德無位說。此又有意在為孔子若得位則斟酌四代，不專於從周矣。故云：○吾說夏禮一條，孔子之意正有編采歷代之禮，而斟酌其中，以集其大成為萬世常行之道之意。不是直止從周之禮而已。其曰：今用之。吾從周者，不得位而安為下不倍之道耳。不然，只說從周便了，何必遠引夏商云云。蓋其意甚遠，其抱負甚大。但此意非中庸此章之旨。中庸所引只在從周一

而已

按時解謂此章從周，單主為下不倍上，與周監二代章服王制盡善者不同。竟似夫子口中，有兩般語氣。仇滄往又謂中庸引來，主為下不倍，夫子本意原是深服周禮，看得中庸與夫子之意兩不相合。亦未看透此章也。愚謂不信者，正謂有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者，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盡善而無可倍也。夫子惟周是從，亦以其盡善而必當從也。使非周制盡善而當從，則夫子之從周為私意，使非有德位之天子，議制考盡善而無可倍，則天下之不倍為皆屈於勢分，何必修凝之君子乃稱不信哉。此章無人見及此意，故愚嘗謂四書中只是箇道理，看得此處與彼處矛盾者，皆未通也。○學曾問：夫子從周，正以周制盡善有默契無間之意，與修凝之後方能為下不倍之旨正相合。固講家所未發矣。然前輩多疑夫子損益四代之制，告顏子與從周之說相牴牾，而朱子亦甚然。當時所用，不得從。若答為邦，乃其素志之說，何也。曰：周制自盡善，自當從。如吾用則從。

先進之類非周制不善勉強不得已而從之也周自  
 監二代之後又當監於三代安得如此若孔子得位則  
 又承周之後又當監於三代安得如此若孔子得位則  
 此而疑周制之不盡善哉章句惟周禮乃時王之制  
 時王含有以德受命在非徒以位也曰如此則夫子  
 告顏子監三代足矣却監四代者何曰孔子得位自  
 是以性之德揖讓而有天下安得不有慕於韶舞  
 禎按諸儒惟不知不倍之義必修凝之君子乃能盡  
 得只是遵守王制則天下何人不如如此子思如何舉  
 來明中庸之道至朱氏公遷一條謂夫子殷人不可  
 言宋不足徵故曰有宋存焉其說尤鄙信獨不見論  
 語已說宋不足徵乎朱子明云春秋傳中宋猶有些  
 商禮在蒙引看得活妙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問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

也雙峰饒氏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  
 引詳而未引孔子作箇樣子○史氏伯璘曰此章專  
 言費之小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也  
 辨按朱子解書多隨文解義而神明變化即寓於其  
 中入止見雖有其位一節應自用自專末節不從夏  
 殷而從周應生今反古朱子語類亦用呂氏之說而  
 不知第二節緊提非天子三字以位包德對定為下  
 不倍者言末節引孔子之從周不生今反古總是不  
 倍王制不但自安於賤亦且自安於愚蓋自旁人看  
 孔子是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聖人自言不惟無制  
 作之位而並屈於文武周公之德也故饒氏之說頗  
 得其肯○史氏以此章為專言費之小蓋為下不倍  
 只是其身上事對下王天下則此為費之小而彼為  
 費之大耳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

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同**大全黃氏洵饒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人能寡過者。謂堯舜之世。民仁壽。桀紂之世。民天鄙。而人得寡過矣。天下之人也。蔡虛齋曰。此王天下者。即上章之天子也。是始受命為天子者。故議禮制度考文。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而世為天下道。非指守成繼業者言也。守成者。雖賢聖。率由舊章。繼其舊服可也。○非謂天下寡過。謂天下之人得以寡過也。下文所云。世為天下道者。此也。註云。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此也。人得寡過。則皆遵義遵路。會極歸極矣。○仇滄柱曰。居上而謙。虛體物。曲盡人情。是謂不驕。非徒貌為恭謹。粉飾禮度文而已。講三重。重字。從小。心敬畏中。看出方合。不驕本旨。**異**呂晚邨曰。看得有字微。方是說為上不驕。若重拈王天下。與重字。仍只是為下不信中意耳。須知有字中。已具本身六事。在裏不是。後方增出。○陸稼書曰。看來重有字者。為是。若止重王天下。只是制愚感反。

古之意不見不驕之意。若止拈重字。則何王不重。

**三**者豈皆是不驕之君子。

按呂陸二說。是將重字。只看做天下之重事也。若在君心上。看出此三者。是極重之事故。必兢兢小心。

斟酌盡善。如下本身六事。少有不合。不敢自驕。豈不

道理。更足稼書謂何王不重。此三者。余正謂漢唐而

後之君。無人能重此三者。以其不知不驕之道。所以

任意制作。全非本身。微民考建質侯之學故也。若有

字。只對上焉者。下焉者。兩面入說。見必時德兼隆。而

王天下者。乃能有之也。其實不驕。只在重字上看。○

其字矣。乎字。皆見不驕之神。正從重字生來。見此三

件事。能以其難。其慎之心。處之。乃能寡民之過矣。乎

若少有輕忽之心。制作便不盡善。而無以寡民之過

矣。此摠是責成。為上不重。民能寡過。

積。按惟天子得以行之。是包含有德。有時。在內。惟國

不異政。乃能家不殊俗。國不異政。便是動而為言。行

家不殊俗。便是道。而為法。則所以有。望不厭者。有政

在。遠近皆然。則亦不殊俗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

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也。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回**大全三山陳氏曰上乎周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駭而不信下而不達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問程子以上焉者為三王以前下焉者為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較峯方氏曰上焉者無徵則夏商也。經已言之下焉者不尊舍孔子誰當之若五霸則其善不足稱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蔡虛齋曰無徵不信不尊不信

俱無民字下方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徵與不尊則在已自無以取信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信上就說民不見信也。○上焉者不可露出夏商字只言時王以前則可。下焉者不可露出孔子字只言聖人在下者則可。辨按此節是過脉語承上起下之意上言惟王天下之君子乃能有三重之道以寡民之過若上焉者下焉者皆不得有之以寡民過所以君子於此三者必視為極重之事本身徵民考建質俟以求其盡善而後已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

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

吾言者也。

**或問** 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

**語類** 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附** 大全朱子曰：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已對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同** 雲峰胡氏曰：功用如此宏大悠遠，而其本領只在

身上。前章曰有其德，此曰本諸身。章句曰：本，身者有其德也。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災必逮身，此言有德有位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呂晚村曰：金正希云：君子自無疑惑，豈誠有可也。以疑惑之者，故必至是而後見君子之自信至此極也。艾千子云：既已徵諸庶民矣，則雖鬼神後王非影響也。君子自信固如此耳。若待鬼神後聖而始無疑惑，則非本身徵民之理矣。不知若追到極處，只本諸身三字自信，已足何必講徵諸庶民。况以下四句耶。然此章大指却不如此。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有一處分毫不合，便是本身處有未是。故後文云：君子未有不如此。註指本身以下六事而言。此正所謂不驕也。若只要自信得盡，則五句都成剩語矣。**異** 東陽許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為徵驗。爾君子之道，即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修德。○蔡虛齋曰：本諸身徵諸庶民

此本字徵字不要把對下句考字建字質字俟字看  
 要把來對不謬不惑不悖字方是故解云本諸身有  
 其德也非謂今方反身以修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  
 信從也非謂今方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此信從二  
 字是上文信從字蓋以其又有時位也驗自然驗非  
 我始稽驗之也○此一係連本諸身盡作自然者言  
 ○黃際飛曰數諸字一以字俱有味本諸者此三重  
 之道雖及於天下而推其原却本諸身也徵諸考諸  
 建諸質諸以俟者不是一擬合周旋他是我已自  
 有主持斟酌因革損益已自做到十分恰好處而後  
 以此証諸四方上下幽明微顯而無不合也若謂自  
 已全沒主張一一擬合便不是數諸字一以字之解  
 按註本諸身有其德也此一句是推原議禮制度  
 考文之源在本之於身先有其德以為之本也許東  
 陽謂是致力處不知上章修德凝道已足致力處不  
 於議制考之時方修德也蒙引解此句自是但盡作  
 自然說於本文諸字之意欠體貼君子於制作時仍  
 要本諸身則前此雖盡修德之功而此時亦有反已

驗之實方見

想至徵考建質俟五字諸儒都

以世為天下道

以為徵驗大謬因訛成外復

諸庶民不是庶民

從之謂註云驗其所信從

也是君子驗信從于民不是民信從君子蓋君子有

尊德性道問學之功則已有其德而為三重之本然

不驗信從於民則恐本諸身者自是而為一己之私

故又當徵諸庶民然不考不建不質不俟則猶無以

見上下古今之間無纖毫之不脗合而盡善也若謂

本身則其道已盡下不過為本身之驗則是不以其

難其慎之心處之而以三者之道為輕矣何以見君

子之不驕乎

頑按道字註已明云儀禮制度考文之事是只作事

字看時解謂以理言預探下知天人說不知知天人

處是原其不謬不悖無疑不惑之所以然與此道字

無干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

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大全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  
○東陽許氏曰此章上文四句下文兩句却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即後聖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史氏伯璿曰意者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蔡虛齋曰曰天曰人理無不盡矣曰知天曰知人此知非泛泛之知乃至誠盡性章所謂察之至於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以所知無不盡故其制作無往而不盡其善也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盡善矣○知天知人知其理也其理則天人一也說見上可以意會此又推本意見其所以合於天人者非偶然也由知天人而測

○林次崖曰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天之至也然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知人之至則知天也故曰知其理則於天不可分說○知天而制作合於天知人而制作合於人豈有二項制作耶本文只是分屬之耳須得其意勿泥其辭○呂晚邨曰只為鬼神後聖二句無憑據恐人錯會師心自是故特設下節知天知人以明之而註又特下知其理三字方見二句之實總之聖學無疑惑在理上他說無疑惑在心上信理則從戒慎恐懼明善誠身來故不驕信心則自用自專生今反古直至無忌憚正與不驕相反此毫釐之辨也或曰焉知其所謂自信不指理而言曰纔說得得然自足泰然無事處便是道理走作孟子所謂知言亦只在這些上可見○不是質諸鬼神無疑而知天後聖不惑而知人也知天而鬼神在其中知人而百世聖人出其內耳

**辨**按本文不是質鬼神俟百世然後信其知天人乃惟其知天人所以質無疑俟不惑也蓋君子尊德性道問學時便已知天知人矣此節不過推原之辭要看得鬼神後聖只在天知人中質無疑俟不惑只在知天知人中方為融貫○史氏引章清所之說謂無疑不惑是知一邊意不謬不悖不是知意此說非也知天知人原在考建質俟之先若非貫徹此理如何能不謬不悖若謂不謬不悖已有制作之事不屬知則質俟之無疑不惑何嘗不在制作上見此說不可從

**禎**按理只一簡理原無天人之分故註總解之日知其理也存疑發明合一之理甚透然理無定在就天地鬼神上看便是天之理就三王與百世聖人上看便是人之理非知天者深知人者淺為有層級也其引知性則知天為說却與此處不合○朱子謂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實總結上四句之義非但結考建質俟四句而本身微民二句俟下節再結也知天知人則本身句已在裏而民之信從又自顯然可見非如三王百世天地鬼神之猶待推言也明者會之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

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或問**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輯畧**楊曰動凡動容周旋皆是也行則見于行事矣

**同**祭虛齋曰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于號

今議論者也而人皆則之行是三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而人皆法之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寡過矣○林次崖曰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以下是言寡過蓋君子三重之道至於動為道遠有望而近不厭則天下之人得寡過矣○呂晚村曰兩而字粘緊行言讀令行言兩字語輕急乃得

其妙非輕行言正說行言到盡處不必重大致慎凡有行有言即世法世則盛德之至非功夫純熟未易語此也○世字只指本朝言若兼異代其如無徵不信何

**異**大全雲峰胡氏曰上文言質鬼神俟百世要其終也此申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黃際飛曰此節申明本身徵民動言行是本諸身者天下遠近是徵諸民者此皆言其有三重之實而人之寡過在其中時說謂本身二節申明有三重句此節申明其寡過句是不知此章不重人得寡過而重人之所以得寡過者此節雖說天下遠近而其旨要所注仍在君子本身徵民之實也○仇洽柱曰上節知天知人是就三重推到君子之心在本身上說此節世道法則是從三重說到寡過之事在徵民上說

**辨**按歸重君子動言之蓋足以寡民之過方得其寡過矣乎其字矣乎字之意正與章句不驕相顧重縮併不重推開也至以質鬼神俟百世為要其終此節申言徵庶民為原其始又或以知天人為本象此

節為徵民更或以此節動言行為本身天下遠近徵民皆不敢從上節推原到知天人何為要終此節即是徵民亦本身後事何為原始况本身徵民六件都是三重內事徵者君子驗所信從於民有制作之盡善否也與寡過意何涉而混徵民入寡過者若以動言行為本諸身不知本身朱子明解有其德是君子已身上事此節之動言行却是三重之既盡善見之於動言行者蒙引所謂言是號令議論行是施為政事是也不單是君子修身事安可混入本諸身至以此節但應徵民不應寡過則與首節提綱處既不照顧而獨於徵民句復為申說亦無義理况世為天下道三句與則有望則不厭兩則字語氣甚自然與上驗其所信從不敢自驕之意大別

禎按天下之道法則本於君子之動言行有望不厭是君子之自有可望自不可厭此寡過必由於有三重也動不但一時道之而便世為天下道言行不但一時法則之而便世為天下法則只遠便有望只近便不厭此有三重未有不寡民過者也語意兩面看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  
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

六事而言

史氏伯璿曰竊謂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當看未  
有二字正是謂必有本諸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  
譽却不是未能有此六者而先有譽也故曰未有蚤  
即先之意對不字而言故饒氏以為猶遽也陳氏以  
蚤有譽為始為易不知子思之意正是以為無蚤有  
譽之理

大全陳氏曰在彼無惡是應遠之則有望在此無  
射是應近之則不厭庶幾終譽是應世為天下道三

年意蚤有譽又總結以永終譽意○新安陳氏曰永  
終譽要其終而言蚤有譽由其始而言蚤有譽尚易  
永終譽尤難君子之道本不欲干譽也自然有譽者  
乃本諸身之驗所謂徵諸庶民是也○雲峯胡氏曰  
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永終譽徵諸民也庶幾  
夙夜本諸身也○林次崖曰君子之道無往不合即  
無惡無射也動為世道以至遠有望而近不厭有譽  
於天下也必無往不合如此然後動為世道遠有望  
近不厭而有譽於天下未有不如此而先有譽於天  
下者也

按無惡無射即是譽矣乃俗解云終譽必本於無  
惡無射不知無惡無射即世道法則有望不厭之意  
未嘗是本徵考建質俟之意庶幾夙夜一句乃推其  
本而言之也陳氏以在彼無惡應遠之有望在此無  
射應近之不厭似矣又以庶幾終譽二句應世為天  
下道三句則割裂甚矣○未有不如此朱子即指本  
身以下六事而言則徵庶民已在此字之中而陳氏  
胡氏皆以有譽為徵諸庶民此皆悞於以世道法則

有望不厭。即為徵諸庶民。故謬而益謬耳。○末句反  
決之曰。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正見必如此。而後有  
譽矣。此議禮制度考文三者。所以為重。而君子本徵  
考建質俟之所以不容已也。此不驕之意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大全新安倪氏曰。前章於賤者特詳。主為下不倍  
而言也。此章詳於王天下之君子。主居上不驕而言  
也。○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大者。而隱在費之  
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朱氏公遷曰。中庸二章。前  
章為在下位者言之。故重在位。後章為在上位者言  
之。故重在德。有德有位。斯可用損益之權矣。○蔡虛  
齋曰。或問王天下有三重焉。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似乎天道之事。而乃亦為人  
道者何也。曰。此承上尊德性章。居上不驕而言。安得  
不為人道。蓋此章不謬不悖云云。總是上章居上不

驕一句內註脚也。原脉則在尊德性道問學工夫上  
來安得不為人道。原與愚而好自用章言為下不倍  
者類也。

○按此與上章雖在尊德性道問學之後。不言王夫  
然不倍者。不敢倍也。不驕者。不敢驕也。不敢倍。便要  
領會聖王制作之心。不敢驕。便有上下幽明。必欲訂  
合之意。都是人道內事。非第承修養章來。便謂之為  
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  
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  
末而言也。

○或問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  
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



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那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

**語類**

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效乎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

**輯要**

游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

**同**大全北溪陳氏曰。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庸之道。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堯舜人道之極也。效法文武之法。三代之

變至周而備也。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自然之運。水土者東西南北之四方。聖人因其一定之理。朱子謂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其律天時如不時不食。迅烈必變。其襲水土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乃其事也。其律天時如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其襲水土如用舍行藏。隨遇而安。乃其行也。行以內言。本也。事以外言。末也。蓋聖人能盡中庸之道。所以精處如此。祖述亦如此。○勿軒熊氏曰。此言夫子作聖王夫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律下襲。所以盡乎天地之道。○或問方設居方。曰。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雙峰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雲峰胡氏曰。中之一字。堯舜始發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天時水土。亦只是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天時曰上律。於水土曰下襲。便見夫子之時中。遠宗其道。法不在乎道之外。近守其法。道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

是本。襲水土如居魯而縫掖是末。安土敦乎仁是本。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蛟峰方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黃氏洵饒曰：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文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遠宗其道則內兼外本，該末近守其法則外兼內末，該本也。天之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地之一定之理本乎天之自然之運，法其自然之運則亦內兼外本，該末。因其一定之理則亦外兼內末，該本也。皆兼內外該本末。○史氏伯璿曰：或疑經文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四者章句既曰皆兼內外該本末，而或問但言上律下襲二者，不及祖述憲章之意。蓋曰雖有四事不過二，堯舜之道文武之法不過即於上律下襲之中見之。堯舜文武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何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于上律下襲而已。或又疑或問所言夫子遠宗近守亦在于上律下襲而已，或又疑或問所言夫子遠宗近守亦在于上律下襲而已，何者為本為末為外耶。曰：事理本不相離，精粗初二致。若本自本末自末內自內外自外，則理為虛器，事為粗迹，精粗皆不相干矣。姑以

得夏時贊易一端言之，則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與爻畫象數皆其粗者，所謂末與外也。至於正之所以當建寅，爻畫象數之所以生，生不窮則有至理存焉。即其精者，所謂本與內也。推此一端餘可見矣。○蔡虛齋曰：或問以任止久速各當其可為上律天時以用舍行藏隨寓而安為下襲水土似若無別，曰：用舍行藏與任止久速似無不同，若各當其可則附於時，隨寓而安則附於地，亦略有別。○堯舜之道文武之法要亦不外乎上律下襲而已。故或問云：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受放伐之各以其時者，皆上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辨物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虫草木之各遂其性者，皆下襲水土之事也。此即堯舜文武之事也。或以內而本為聖人之大德，教化外而末為聖人之小德，川流按或問云：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教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教化。又或問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云云，則繫是物各付物之事。近譬堂

而所謂純亦不已者乃是就聖人之心言所謂德極其實至誠無息者也似不可以分內外本末○又內本外末自不相襲內心外行與事也若心之所在行事之所施則又自有本末如仁敬孝慈之類在心之本也細行必矜之類在心之末也如君子道者三之類行事之本也籩豆之事之類行事之末也夫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即前章所謂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故朱子如此立言耳○或又曰既以心言非大德而何曰此雖以心言猶只就逐事上說他管攝處如仁敬孝慈信之類逐件內面存主工夫皆以散殊者言非指萬理之一原天下之大本所在也○凡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非可以一端言非可以一事盡也或外或內無不兼該或本或末無少欠缺蓋舉天下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故能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朱子立此兼內外該本末云者正為下文辟如云云而設而或者誤以為預為下文之大德小德而設也○林次崖曰事如是而

心亦如是兼內外也根本如是細末亦如是該本末也觀鄉黨一篇自宗廟朝廷以至飲食寢處之類纖纖瑣瑣無不具備其該本末可見于見齊衰註謂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致則兼內外亦可見矣

韓氏古遺曰仲尼祖述堯舜之道內也本也憲章

文武之法外也末也然文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則內外兼本末該也

時之運內也本也所襲水土一定之理外也末也然

水土一定之理本乎天時自然之運然天時自然之

運見於一定之理則內外兼本末該也

按堯舜道全而法未備故註只以道言其時亦非

盡無法也文武之道莫備於法故註只以法言其實

何往而非道也此所以謂皆兼內外該本末黃氏洵

饒謂遠宗其道則內兼外本該末近守其法則外兼內末該本其論允當至註以律天時為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為因其一定之理最要看自然一定字蓋天地只是一理上律下襲豈有兩箇但就其變動不居者而言便是天時就其一定不易者而言便是水

土聖人之上律下襲。如用行舍藏，即仕止久速，但可仕便仕，可止却又止，可久便久，可速却又速。如此因時變化，即所謂上律也。然用之斷然是行，却無藏底道理。舍之斷然是藏，却無行底道理。確然不可移易。即所謂下襲也。但變動不居，處有內外本末，一定不易處。亦自有內外本末，不得以律天時為內兼外，本該末，襲水上為外兼內，末該本。看或問以得夏時贊周易不時不食等與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為律天時以序禹貢述職方居魯逢掖等與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為襲水土則已各兼本末內外而言之矣。○學會問史氏看得本末內外不相離如何。曰：此進一層言之也。如得夏時贊周易便是這仕止久速之皆當其時者為之，而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便是那得夏時贊周易底根子。再推而言之，則得夏時贊周易與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又皆為外為末而所以然者乃其本也。襲水上句亦然。或問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繫是物各付物之事，而所謂純亦不已者，乃是就聖人之心章，即謂此也。○史氏謂堯舜文武

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何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只在於上律下襲。此說非鑿。下單以天地之道譬夫子之德，則可見矣。  
禎按：上二句不得以仲尼之有功於堯舜文武為祖述，憲章下二句不得以仲尼之有參贊位育為上律下襲。○饒氏特下一學字，太有體會，蓋仲尼純乎天道而不廢人道之功者也。曰：祖述曰憲章曰律襲，俱是用方字眼。其下即以天地之無不持載，覆幬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形容其德者，以其學橫塞天地古今，正其德臻於至極也。故前分天道人道，而自此章以後遂合而一之矣。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曰大全雙峰饒氏曰此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不持  
 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不盡如天之無  
 不覆幬謂包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或遺錯  
 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  
 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  
 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  
 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新安陳氏曰此所取  
 言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  
 道變通之用○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月升  
 則日沉○無不覆載無遺也錯行代明無已也○陸  
 稼書曰在仲尼自視但見其為學自人視仲尼則但  
 見其為德學無不備故德亦無不備  
 呂晚邨曰首節註即云兼內外該本末便為小德  
 大德張本下節註云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  
 之意可見持載二句即並育並行之大德四時二句  
 即不害不悖之小德

按朱子後註云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  
 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是天覆地載正  
 是並育處而不害即於其中見之錯行代明正是並  
 行處而不悖即於其中見之小德之川流原本於  
 大德之敦化而非有二也今時解多分持載二句為  
 大德四時二句為小德顯與註背須要曉得天地之  
 外更無四時日月而錯行代明即無不持載覆幬者  
 之運動也饒氏以持載為博厚之至覆幬為高明之  
 至錯行代明為悠久之至最好悠久原不在博厚高  
 明之外○學曾問錯行代明如何貼悠久曰若徒然  
 一箇廣大事物無變通之用便不能悠久矣此所謂  
 不息則久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

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  
 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  
 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  
 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  
 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  
 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  
 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  
 化可見諸說之得失矣

**語類**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那敦化底出來這  
 箇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  
 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  
 亘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

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作焉聖人做出許  
 多文章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  
 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皆只  
 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箇  
 在事許多頭項都有歸着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着  
 在地上

**同**北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  
 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  
 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相違背也○新安陳  
 氏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  
 之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  
 原於一本者也○雲峰胡氏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  
 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  
 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乎陰陽之  
 全小德川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  
 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而粲然者已包於其中粲  
 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粲  
 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

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謂根本盛大而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即天地。且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所以為大。夫子其即太極矣。乎。○黃氏洵饒曰。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也。小德川流。本乎大德敦化。大德敦化。見於小德之川流。孟子論語言大德。小德皆中庸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皆大德之敦化。小德川流。如夫子之一貫。小德者。萬物各得其所。全體之分。此一體之分。此一體之分。極也。○蔡虛齋曰。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折而觀之。並育並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自物而言。則並育並行。處在此。而不害不悖。亦在此。只有分合之殊。而無彼此之別。自天地而言。則並育並行。大德之統乎。小德也。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分。行乎大德也。但小德者全

體之分。分則自內而之外也。大德者萬殊之本。本則外之所本也。故朱子小註曰。小德是流出那敦化的出來。○鄭云。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如飛潛動植。各一其理。春夏秋冬。各一其氣。日月陰陽。各一其行度。乃一本之散於萬殊者。所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如飛潛動植。雖不同。而本乎一元之氣。以化生。日月四時。雖不同。而本同太極之理。以幹運。乃萬化之原。於一本者。所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蓋萬物日月四時。皆在外者。小德大德。是在內。主張之者。○以聖人之不害不悖。而為小德之川流者。言之。如仁之於父子。固無害乎義之於君臣者。禮之於賓主。固無悖乎智之於賢否者。以聖人之並育並行。而為大德之敦化者。言之。天地渾然而燦然者。畢具於其中。至誠無息。而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已在於其內。立天下之大本。而天下之理。莫不兼收而並蓄。知天地之化育。而天地之道。有以兼總乎條貫者也。○並育並行者。乃大德之敦化。德敦化則不可蓋。所以並育並行者。乃大德之敦化。

也。一元之氣於穆不已。是乃天地之根。四時之機。日月之精。萬物之命。正所謂天地之化育者。而萬物之所以並育。道之所以並行者。此也。並育並行。雖非大德之敦化。而大德之敦化。亦不可外並育並行。而他求也。○不害不悖之所以為小德之川流者。亦然。蓋就並育並行中細分之。日往則月來。日自日。月自月。春往而夏來。夏往而秋來。秋往而冬來。冬往而春來。以至萬物之生。飛自飛。潛自潛。動自動。植自植。大自大。小自小。而其中又彼自彼。此自此。其所以不害不悖者。蓋此理之散殊分布為之也。故曰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也。所謂此理之散殊。即小德之川流者也。○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氣化也。形化也。非德也。故大德小德。須從內面說。而於聖人大德小德。亦須以此意求之。○小德者全體之分全體。即大德也。大德者萬殊之本。萬殊即小德也。○呂晚村曰。德本無大。小大即在於川流敦化處見。非別有二德。而一為川流。一為敦化也。川流即大德之支節。敦化即小德之全體。原只是一件。○不是小德外另分箇大德作對。亦不是小德中各隱箇大德作主。只分看見箇小德。合小德看便見箇大德耳。○敦化不可見。只在川流處見之。天地間燦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所以往者。過來者。續日而出。而不窮者。必有敦化者在耳。○大德不在小德外。敦化即從川流上見。人亦欲作是觀。而說來多不透。蓋意中終謂川流者是分體。而欲於小德上面別尋一件籠統不動者。為大德也。不知川流是小德。而其所以不已者。即大德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不是並指陰陽。乃兩箇一字之妙也。○說天地不必更添仲尼。仲尼即在所以為三字內也。**異**黃氏四如曰。並育指無不覆載言。並行指錯行代明言。小德大德二句。此章綱領。大德者。夫子得是道之體。如無不覆載。並育並行也。小德者。夫子得是道之用。如祖述憲章。上律不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盡中庸之道。所以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蔡虛齋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要大泥。所以字。要看作為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為大之實也。萬物與日月四時俱就迹上觀。大德小德。

藏板

德作對。亦不是小德中各隱箇大德作主。只分看見箇小德。合小德看便見箇大德耳。○敦化不可見。只在川流處見之。天地間燦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所以往者。過來者。續日而出。而不窮者。必有敦化者在耳。○大德不在小德外。敦化即從川流上見。人亦欲作是觀。而說來多不透。蓋意中終謂川流者是分體。而欲於小德上面別尋一件籠統不動者。為大德也。不知川流是小德。而其所以不已者。即大德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不是並指陰陽。乃兩箇一字之妙也。○說天地不必更添仲尼。仲尼即在所以為三字內也。**異**黃氏四如曰。並育指無不覆載言。並行指錯行代明言。小德大德二句。此章綱領。大德者。夫子得是道之體。如無不覆載。並育並行也。小德者。夫子得是道之用。如祖述憲章。上律不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盡中庸之道。所以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蔡虛齋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要大泥。所以字。要看作為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為大之實也。萬物與日月四時俱就迹上觀。大德小德。



則說裏面所以主張之者也。○林次崖曰：小德川流，自此理散在人物上說，大德敦化，自天命流行上說，非二事也。章句分貼本文，當云：所以不悖不害者，小德川流，然即大德之敦化耳。今日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乃分爲二。何耶？看來不害不悖，原不出乎並育並行之外，不是一並育，只一個育。如何說得不害不悖，則並育並行，只一箇行，如何說得不悖言不害，不悖則並育並行，在其內，故章句如此分貼。言並育並行，則不害不悖，在其內，故章句如此分貼。亦欲其文之整爾。其理自可以意會。○聖人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皆小德川流，而本於大德敦化也。天地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皆小德川流，而本於大德敦化也。竊疑章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當時若不分貼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似更好。○呂晚村曰：道指日月四時運行度舍，如黃道白道之道，人多混解。

**辨** 按世儒以不相害即是並育，不相悖即是並行，原不得分開。遂疑朱子分貼之非。存疑因有並育二句。

俱是小德川流，而所以然者，皆由於大德敦化之解。吾以爲分開大德小德，而不自知也。夫並育二句，既都是小德川流，而所以然者，又有一大德敦化，則已將大德看在小德之外，尚謂之不分乎。大德小德，既分兩德，尚謂不害不悖，即是並育並行，而無庸分乎。朱子惟看得天地初無二德，但以其分處言，則爲小。以其合處言，則爲大耳。德惟一德，故川流即敦化之。川流而非有二也。川流即敦化之。川流則不害不悖，即並育並行之。不害不悖，而非有二也。是朱子分註處，正是合註處。豈若後人之妄分兩德哉。註中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當看所以與之字。蓋不害不悖，只算得川流，而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爲也。並育並行，亦只算得敦化，而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爲也。所以二字，正貼在小德大德上。世人只妄謂朱子以不害不悖當了，小德並育並行，當了大德耳。豈不謬哉。○川流處，便是化向非有以敦之，則其出有窮矣。觀註釋川流，日往不息，釋敦化日出無窮，雖出是從出往是散見。

意然惟其出無窮自往不息但所以敦之者以其根本之盛大耳○章句釋小德曰全體之分離了全體更把甚底分為小德釋大德曰萬殊之本離了萬殊更本甚底以為大德虛齋深得此理其疏並育並行不害不悖為形氣之化在外而非德大德小德俱從內面說尤極分明○為大只是並育並行不害不悖所以為大正指小德大德虛齋謂不必泥所以字推本其所以大亦未是

顧按萬物之紛揉錯雜未嘗不有吞噬然終古未嘗少了那一類次崖謂不是物相害只各成箇物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鱗甲意其說甚長蓋飛禽自是飛走獸自是走又羽毛各自羽毛而不相雜鱗甲各自鱗甲而不相混惟其如此所以雖有吞噬亦自並育而不害也○道兼日月四時呂晚邨以為黃道白道亦曰道者恐只是寒暑往來之道也○本節只是贊嘆天地何處更着一語照顧仲尼纔一照顧便不是以天地便當了仲尼之本意矣看下二章承小德

川流大德敦化而言竟接曰至聖至誠絕不另說是何等領會

###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語類**問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是說聖人如天地之大否曰此是巧說聖賢之言不如此此章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兩句兼本末內外精粗而言是言聖人功夫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言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

**圖**大全東陽許氏曰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

見前章則引文正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  
 行起之第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史氏  
 伯馨曰許氏云中庸分四大節前三節皆以孔子結  
 之第一節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大舜顏淵子路三  
 達德為入道之門其後則曰吾弗為之吾弗能已  
 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節言費隱其下歷叙大舜文  
 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繼舉聖之後也第三節言  
 誠反覆於天道人道得時措之安垂萬世之法非孔  
 子不可也後二章至聖至誠亦就此章而言其極爾  
 此說深有助於章句○朱氏公遷曰此章因論聖人  
 而以天地之道明之但前章因至誠無息而言故以  
 流行不息者為體發育之盛大者為用此章因小德  
 大德而言故以發育流行之各有條理者為用發育  
 流行之渾浩無窮者為體也○自大地之道言之則  
 其道為至極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地也自道之全  
 體言之則雖天地亦有不能盡故曰天地之大猶  
 有所憾也○陸稼書曰黃氏洵饒謂二十七章道之  
 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

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也史氏伯馨謂小德大德  
 隱也川流敦化則費矣小德用流是費隱之小者大  
 德教化是費隱之大者二家之說不同當從史氏  
 然者為大德之敦化誤分小德為費大德為隱不  
 德都是裏面事則已謬矣史氏以小德川流為費隱  
 之小大德敦化為費隱之大川流便是天下莫能破  
 意敦化便是天下莫能載意小德雖是分見大德雖  
 是總括其實不是兩箇故皆以為隱或曰子前言隱  
 為體費為用而貫徹乎費隱之中者為誠矣今從史  
 氏以小德大德為隱不幾以誠為隱乎曰不然也下  
 章以寬裕溫柔等之仁義禮智言小德矣而所以實  
 有是仁義禮知者乃誠也又以聰純其仁淵淵其  
 浩浩其天之心體言大德矣而其所以宰是聰純  
 淵浩浩者乃誠也雖誠與小德大德不是兩箇而即  
 以誠當了小德大德亦不得○凡言聰明皆隨在而  
 見而又互根互換朱氏謂至誠無息意以流行不息  
 者為體發育之盛大者為用以流行不息不可見

而發育之盛大可見也。此章因小德大德而言。故以發育流行之各有條理者為用。發育流行之渾浩無窮者為體。以各有條理者其分而渾浩無窮者其合也。再推而極之。則各有條理之小與渾浩無窮之大。皆是用而至誠無妄者。乃其體也。○以首節言之。如堯舜之道。原不缺法。文武之法。原不缺道。此各自為體。用也。而文武之法。即堯舜之道。則祖述者其體。而憲章者其用矣。堯舜文武之道。法固各有體用。而又無非上律下襲。則祖述憲章。處皆可以為用上律下襲。處又可為體矣。即上律下襲。一以變動不居言。一以一定不易言。變動不居。處也。有體用。一定不易。處也。有體用。然變動不居。是渾淪事。一定不易。是各見事。則可以上律為體。下襲為用。然有時以靜為動。為用上律。未嘗不可互換也。只管對待去。更無盡時。○盡人合天。是中庸一部意思。人道言天道。總是。要盡人合天。觀首章天字起。末章天字結。中間言道之大。便充塞乎天。聖人君子。皆這便配合乎天。○

章首二句。言承堯舜文武之統。便已收束。舜文武周等。章其實堯舜文武亦不過上律下襲。故仲尼繼歷聖之統。只是合天地之德。下文單即天地以贊仲尼。無非合天之意也。總之道是極大事。物包羅得天地。聖人盡道莫如天地。故天地極其大。盡道莫如聖人。則聖人亦極其大也。○天地須當做一物看。天地不過陰陽而已。萬物與道。又是運行於天地之中者。如此便是聖人與天地同其大。諸儒看。得天地是兩物。便有能覆不能載。能載不能覆等說。而天地為小。聖人為大矣。此理亦須辨正。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

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問** 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  
**類** 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想是兩樣。禮智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能者。曰。便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充擴得較大。爐中底。便是那禮智。如睿知。則是那照天燭地底。聰明睿知。是以有臨也。某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槩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豈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大故也。要那聰明。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問文理密察。龜山解云。理於義也。曰。便是怕如此說。這一句了。未得。又添一句。

都不可曉。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謹密。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

**同** 大全雙峰饒氏曰。章句以四者為仁義禮知之德。

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又言五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智。又是小德之大德。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一陰一陽。相為配對。新安陳氏曰。唯至聖之德。有此生知仁義禮智之體。故見於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之用也。○東陽許氏曰。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

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又曰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仁義禮智說。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執堅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智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智中。細破分條貫說來。○蔡虛齋曰。聰雖以耳。而所以聰者。心也。明雖以目。而所以明者。心也。睿智則純以心言。智只是其心體之明處。睿則是其思慮之貫徹乎事物之微者。與智略分別也。○禮智之智。雖人之所同。睿智之智。聖人之所獨。睿智視禮智。其所知尤為敏而詳耳。但此言智之德。曰文理密察。則亦非眾人所得而同者也。故朱子又曰。只是一箇智。○呂晚村曰。此言天亶神靈。首出庶物。與下知之德不同。下四德或偏從一德入。或從學得之。皆可。惟至聖有此德。則下四德皆備。亦皆高出一層。故此段包攝下四段。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終條理亦異也。足臨

便是無所不包。故無不仰看其下。○足臨固不待言。而後見。然却不是空空自命。入荒皆在吾闕於心性中。攝取為無憑據之說也。生知流露處。人見之。未有不誠服。此便是足臨。即後世英雄帝王。可見其槩。以思至聖。更自不同。其所謂足。直是實事。非虛尊也。○謂首一段。總冒下四段。則是若謂臨字說。向外邊大處。容執敬別說。入內邊。細處。却是妄論。臨與容執敬別。都在外邊說。其足以則內邊事也。五段總一般。並無內外之分。

**興**蔡虛齋曰。裕深於寬。溫深於裕。柔又深於溫。發謂奮發。強則有立。剛則所立不撓。毅則又有不息之意。是強深於發。剛深於強。毅又深於剛也。齊謂心之齊。一莊亦謂心之端嚴。此皆以心言。有敬方自外言。或謂齊是心。莊是貌。為分內外言。非也。中正則又益細微。其理深於文。密深於理。察又深於密也。○陸稼書曰。這一章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至聖之德。充足有餘。與天地之小德一般。觀之內。而內一小德之川流也。觀之外。而外一小德之川流也。聰明睿知。仁義禮

智博淵泉皆是小德之在內者時出是小德之在  
 外者聰明睿知即包得仁義禮智在內下四段特抽  
 出細言之耳。  
 按合下是箇天下至聖自合下是聰明睿知是以  
 有臨非先有聰明睿知而後可以有臨也故下九字  
 只合在首四字之中。此下二章發明上章小德川  
 流求德教化之說見天地如此至聖至誠亦如此至  
 聖至誠原不是兩箇人故朱子謂只以表裏言至聖  
 是其德之發見於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  
 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以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是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而骨子經綸大  
 經三句便是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而骨子經綸大  
 講說謂至聖是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如必也  
 聖乎之聖字如此則滯在臨上說彼仲尼未為天  
 子豈遂不足以為當至聖而上章正以德合天地言之  
 何耶不知是至聖自是聰明睿知自是足以有臨是  
 聰明睿知又自是備具有仁義禮知之德而足以有  
 容孰敬別之能也又自是充積於中而發見當可也

又自是不但中國之民敬信悅而凡有血氣莫不尊  
 親也豈必有位之聖人纔是當此至聖而仲尼反不  
 是當之乎又聰明自是發見於耳目者睿知朱子謂  
 是照天燭地底都在表處說下寬裕溫柔發強剛  
 毅等亦以在表者言故為小德以其分見故也或悞  
 以為用朱子謂不相似蓋聰明睿知只是表有臨纔  
 是用寬裕溫柔只是表有容纔是則發強剛毅等亦  
 如此表非無與於裏但自大德分出來為小德故謂  
 之表有臨而容孰敬別方說向川流去但此節五足  
 以字亦只言小德自別有川流之理未嘗實說川流下  
 溥博淵泉是說充積於中根據教化未嘗實說川流下  
 正言川流惟川流是脈絡分明而往不息故逐漸說  
 向民之敬信悅又逐漸說向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  
 今人不細玩朱子之說混以有臨與容孰敬別即當  
 川流已不明足以之義至並將聰明睿知等為川流  
 可勝鶻突乎又聰明睿知是以有臨根據為能是至  
 聖實在本事足以聰明睿知是以有臨根據為能是至  
 後見但有其理者自有其事而朱子謂過人處方服  
 近譬堂

得人所以道是宜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乃近日講說。猥以服人為粗。而徒言其理。不幾又落空乎。○學曾問小德大德。皆是在內底。今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等。朱子又以為在表。何也。曰生知之質。與仁義禮知本屬在內。而有時發見在外。本文却是就下一截說。如生知之質。在裏只是氣稟清明而已。今有聰明睿知之可見。便是義理昭著。而在表。仁在裏只是為在表。義在裏只是心之制而已。今有發強剛毅之可見。便是屬事之宜。而為在表。禮在裏只是箇天理之定。則而已。今有齊莊中正之可見。便是人事之儀節。而為在表。知在裏只是箇本體之明覺而已。今有文理密察之可見。便是是非之定。衡而為在表。為要說。川流故小德亦只就下一截說。○顧按因朱子有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之說。於是諸家多分晰字義。亦有未盡當處。要當以許氏為正。虛齋謂齊莊皆以心言。有敬方自外言。不知有敬只係在齊莊中正上。心齊貌莊自相連。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在表說中正亦是表。若謂說不得外。則其餘四句亦皆無着落矣。○滄柱謂文是燦然有章。與昏闇相反。理是井然有條。與混雜相反。密是詳審人細。而無踈略之思。察是研究極精。而無纖悉之疑。四分之。每字各有意義。兩分之。文理為一類。密察為類。聯合之。則理深於文。密深於理。察又深於密。此疏剔字義極周。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伊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以時出之。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也。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蔡虛齋曰。溥博淵泉四字。却有大德敦化意。誠以大德小德亦不容判。



然不相干也。陸稼書曰：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合言之，總是德。故註云：五者之德。陸稼書曰：溥博淵泉，看來似說大德，了其實是小德。猶之第二十七章言道之小而曰優優大哉耳。克積於中，而未能發見於外，則德猶未至也。至聖之小德，既溥博淵泉於中，而自時出於外，時出不但仁也。當寬裕時，則寬裕發見；當溫柔時，則溫柔發見。至纖至悉之處，無不隨感而隨應，真所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中庸形容至聖之小德至此，可謂盡矣。按朱子釋敦化云：根本盛大而出無窮，所謂盛大者，非溥博乎？所謂出無窮者，非淵泉乎？故知溥博淵泉，正是說敦化一敦字總之，不是大德之外，又有小德。合言之，便是大分言之，便是小故。川流不過是敦化之川流，所以說時出必於溥博淵泉。生知之德，可統得下四德，又不可謂僅附在下四德上見而無更有生知之質也。所以朱子鑿然下箇五者之德，○纔說溥博淵泉，便是大德。稼書謂實是形容小德。

便分二德矣。至謂時出，不但仁是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即同一仁也，當寬裕時，則寬裕發見；當溫柔時，則溫柔發見。此不然也。天下豈有寬裕而不溫柔，柔時則仁發強，而不可剛毅之義乎？只一箇仁，一箇義，中間發處，自不同。然未有不相資者也。此亦誤將德當川流之故。○時解謂時出有二義：隨時出之，則咸宜無礙；時時出之，則汎應不窮，闡發最佳。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類**溥博淵泉，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沉，泉便有箇發

達不已底意。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

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悅也。○黃氏洵饒曰。克積極其盛。指天淵發見。指見言行。當其可。指敬信說。

陸稼書曰。蓋曰民則中國蠻貊之民。皆在其中矣。曰莫不敬信。則中國蠻貊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莫不尊親。可知矣。

按註云。克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不是上節未極其盛。此方言其極盛。上節未當其可。此方言其當可。蓋上節已盡其意。而此持極形之耳。下三句。只重在見言行。上即見則無不敬言。則無不信行。則無不悅。以形容發見。當可之意。不重民之敬信。悅至聖上作效驗說也。黃氏謂克積極盛。指天淵發見。指見言行。當可。指敬信說。極其明確。○溥博二句。固是克積極其盛。見而民莫不敬三句。固是發見當其可。然惟克積極其盛。則發見自當其可。是發見當其可。只在克積極盛裏面。然亦惟發見當其可。纔見克積極盛。則克

積極盛。又只在發見當可上看。將去故朱子謂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又曰。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至莫不尊親。是其見於外者如此。外如天。淵泉如淵。至莫不尊親。是其見於中者如此。不可因積中而謂其在內也。蓋至聖惟克積於中。纔能溥博淵泉。然既有周徧廣濶。靜深。有本之可擬。似形容則民雖莫測。其內而未始不服其為。如天如淵。矣。蓋至聖是自內一步。步步流出。來小民。却是自外一步。步步看向內。去始只見其言行。既嘆其如天淵。至此而小民之見止矣。裏面却如何更識得。○此節說見言行至誠。身上事。下便推到聲名。此節只說民下節。便推到凡有血氣。正是一步步推到極大。極盡處。而後以配天。結之所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稼書要包下節說。汗漫極矣。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如天也。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

蔡虛齋曰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不可謂極言敬信悅也若曰敬信悅則自聲名洋溢乎中國處便是極言了此謂極言天下去處也○呂晚村曰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禽獸草木都在內方是體信達順之效

大全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豫書曰配天者配天之小德川流也註云廣大如天者亦優優大哉之意自溥博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非又深一層民之敬信說聲名之洋溢皆是見其發見之當可非侈言其功效也

辨按若可混指德說則本節不聲名二字矣正為凡有是推到溥海內外極至盡頭有至聖之見言行所不能沾被者然而聲名之洋溢則斷無不及也若將聲名仍混上見言行凡有血氣仍混上民字莫不

尊親仍混上敬信悅則已失却本節六箇所字極言之意何為贅及此節乎時解多未得其旨○凡有血氣句當廣及異類說禽獸亦血氣之物草木無血而有氣其汁漿亦血類也似俱該一凡字中如麟遊郊

異類都在天之庭之類都有這尊親意思只知此等如此看與下配天更有體會且盡人性便盡物性亦是實理如此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  
 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  
 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  
 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  
 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  
 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或曰至誠  
 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  
 表裏心問至聖章言如天淵至誠章其天其淵不  
 同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誠一章說發見處  
 至誠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淵誠所以為德也  
 德而言則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  
 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  
 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  
 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

也。○問上章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下章只言其淵  
 其天章句中云不但如之而已如何曰此亦不是兩  
 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  
 自如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淵其天實  
 理自是如此  
**問**大全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為小也蓋以此  
 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比下章之渾淪言之  
 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  
 之教化章章明矣  
**問**按朱子於此兩章特下表裏二字妙甚正為小德  
 大德只是一箇纔分為小便是形見於表處故生知  
 之質與仁義禮知皆根於內也而言其聰明睿知寬  
 裕溫柔等則已形見於表矣由是而有臨而容執敬  
 別發見當可也以至聲名洋溢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只  
 管川流了去也只是這箇纔合為大便是根據在裏  
 面故天下之大經天下之大本天地之化育亦皆散  
 於外也而經綸之立之知之者只一其仁其淵其天  
 者為之則無非根據在裏矣由是而肫肫而淵淵而

浩浩其敦厚處至不可窺也。只是這箇此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也。若把兩章書作兩箇人說。失之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私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

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或問**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爲致和立本之爲致中。知化之爲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爲不得其綱領耳。**語類**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爲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僞。有以默契也。此三句

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以下曰從上文來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然。○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所謂為人由已而由人乎哉之意他這道更無些空闕經綸大經他那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必倚着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不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之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夫焉有所倚聖人自是無所倚若是學者須是靠定一箇物事做骨子方得聖人自然如此它纔發出來便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問焉有所倚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倚靠。

北溪陳氏曰經是分疏條理綸是牽連相合大經

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即是中者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親和兄弟之相友睦朋友之相切瑋琢磨率此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為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皆取法之。○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昭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雙峰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雲峰胡氏曰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曰道由體之隱達於用之費也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為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曰命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前曰贊化育此曰知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知云者至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也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

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教化。是未發之  
 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夫  
 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  
 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也。立字。不是  
 用力字。○蔡虛齋曰。經綸只自聖人一身而言。天下  
 大經。不是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經之。以為天下法  
 也。此與天下之大本同例。只是謂聖人一身所處之  
 五倫。皆是天下之大經。聖人處之。能各盡其道。而無  
 毫髮之過不及。則為能經綸之矣。聖人自盡其道。如  
 此。所謂人倫之至。故是為天下後世法也。註謂各盡  
 其當然之實者。聖人之德。極誠無妄。以其心言。本也  
 當然之實。以其理言。用也。同一實理也。○或問經綸  
 天下之大經。是以存主處言。故為大德教化。而章句  
 乃云。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既以存主言。如何  
 為功用。曰。是功用也。經綸天下之大經。是吾身於人  
 道各盡其當然之實。而使天下後世皆於我乎取則。  
 人事盡於我矣。其為功用。何如。至於立天下之大本。  
 雖不出乎吾之一心。然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

出。大而三綱五常之所以各盡其道者。出乎此。小而  
 百行萬善之所以各當乎理者。亦出乎此。其功用又  
 何如。蓋大本之立。非但立在心而已。謂萬化之本所  
 自立也。○今言二人相知之至者。必曰肺肝相照。以  
 此箇人有此心。彼箇人亦有此心。兩心相契。而無間  
 故曰相知。是為真知。非但聞見之知也。今聖人之於  
 天地。天地有至此至誠之道。聖人亦有此至誠之道。一  
 道相契。兩情無間。豈非至誠知天地之化育。非但聞  
 見之知而已哉。○知天地之化育。所謂至命也。知字  
 似不必深泥。然人於此。但說得知字。分曉。而欠廣大  
 之意。蓋天地之化育。至廣大也。能知之。則已之道。亦  
 至廣大也。故曰浩浩其天。浩浩廣大貌。○經綸天下  
 之大經。是以發於用者言。如何一槩為大德教化。曰  
 此章須味章句數箇極誠無妄字。蓋極誠無妄云者。  
 即上章所謂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教化也。純亦不已  
 以統體言。物各付物。以散殊言。此章句一則曰。惟聖  
 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云云。極誠無妄者。統體  
 所在也。純亦不已也。又曰。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

人欲之偽以雜之是其以統體言尤為明白矣而又  
 曰其於天地之化育亦極誠無妄有默契焉極誠無  
 妄非統體之純亦不已者乎以此求之則句句皆是大  
 德敦化之事。但日至誠便是以心言。雖曰至誠為  
 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然大經即以至誠經綸之所重  
 不在至誠乎。故章句每每提起至誠字。其為言大德  
 敦化也何疑。○林次崖曰。蒙引說大德敦化似費詞  
 力。愚謂上章臨容執敬別是以五德分說非小德川  
 流乎。此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德敦  
 化乎。○陸稼書曰。這一章承大德敦化而言。至誠徹  
 內徹外。無非大德之敦化。經綸句是大德之在外者  
 立本知化。是大德之在內者。天下之大經若就其中  
 細看則千條萬緒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  
 一段真實無妄之意。流貫於其間。主恩則盡其恩之  
 實。而無一毫虛文。主義則盡其義之實。而無一毫虛  
 節。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各分秩然之謂經  
 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情意藹然之謂綸。這便是  
 大德。天下之大本。若就其中細看則萬象森然具備

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段真實無妄之  
 意。渾然包舉不偏則真實不偏。無一毫偏者夾雜不  
 倚則真實不倚。無一毫倚者夾雜。氣稟不得而奪。人  
 欲不得而搖。這便是大德。天地之化育若就其中細  
 看則萬物榮然具列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  
 是一段真實無妄之意。默然契合自有而之無謂之  
 化。則實知其所以化。自無而之有謂之育。則實知其  
 所以育。太極不離乎陰陽者。確知其不離。大極不離  
 乎陰陽者。確知其不離。這便是大德。在至誠原不是  
 一箇空腔子。有大德而無小德。在子思此處則只是  
 言其大德耳。這三句至誠敦化之意盡矣。  
 蔡虛齋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畢竟是大德中之小  
 德。如小德川流。章之有溥博淵泉也。不必強以經綸  
 為朏朏其仁亦為大德也。恐以太槩而言。如為下不  
 倍章有曰。雖有其位者云。○呂晚村曰。錢吉士云。朱  
 子既云三者皆至誠之功用。又云經綸是用立本。是  
 體。李九我曰。體用二字只說用中之體。用自立本而  
 出之。則為經綸。自經綸而入之。則為立本。此說得之



曰此二章總極言聖人天道之盡致朱子曰至聖一  
 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又曰此不是兩人  
 事上章言聖人德業著於世其盛大如此下章是就  
 實理上說然則此章初無貼用上說之義九我矣得  
 造為用中之體用而吉士從而附和之乎用中有體  
 用體中又有體用支離甚矣總因誤看此皆至誠無  
 妄自然之功用一語見有箇用字便要與體字支對  
 耳不知功用二字為為能二字下注脚非體用之用  
 也依九我言自立本出之為經綸即是大用矣白經  
 綸入之為立本即是全體矣又何用中體用之分乎  
 抑所為全體大用者更何等乎凡講說多自己迷謬  
 到解不通處必杜撰穿鑿至於破碎經傳而不顧皆  
 此類也

**辨**按此節朱子明下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一  
 句人因本章言大德教化必欲扯入心體上去豈知  
 上章是從內發出外此章是從外想入內故朱子以  
 上節為功用下節雖即在此章是從外想入內故朱子以  
 經立本知化而想見其心體也蓋上章是言小德則

流故從小德說向川流此章言大德教化故從敦化  
 說歸大德蓋化者即川流之化惟大德有以敦之所  
 以首節說一箇天下大經天下大本天地化育便見  
 功用無窮似乎難以敦之矣而惟至誠能經綸之立  
 之知之其敦厚為何如故此節正說一箇敦化然其  
 所以經綸立知者皆其仁其淵其大德夫大德之也豈非大  
 德敦之乎故下節正推原其大德夫大德之也豈非大  
 箇事物原無其仁其淵其大德夫大德之也豈非大  
 此為肫肫其仁此為淵淵其天可別何從而指之曰  
 為肫肫其仁此為淵淵其天可別何從而指之曰  
 化想見之則以為浩浩其天耳此由外想入內故註  
 謂此以經綸而言云云也惟上章從內推出外是從  
 敦化中發出川流此章從外想入內復自敦化歸本  
 大德可見大德小德總只一德而已兩章書只如一  
 章兩句書只如一句雖從來講家未嘗如此說然細  
 體朱子之意似不謬也○學曾問章句一曰惟聖人  
 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又曰其  
 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私欲之偽以雜之又曰其於

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俱拈定  
 極誠無妄似已兼大德而言之不至下節方言心體  
 是如何曰經綸三句原根唯天下至誠為能七箇字  
 說來朱子為此七箇字下註脚耳蓋功用與心體原  
 不能離而為二而由功用而想見其心體則至下節  
 而始見耳陸稼書謂天下之大經若就其中細看則  
 千條萬緒便是小德若以大綱言只是一段真實無  
 妄之意流貫其間便是大德一段議論便是連下  
 節釋了如主恩則盡其恩之實無一毫虛文又曰名  
 分秩然情意藹然這分明是說肫肫其仁了若本  
 且大槩說箇經綸至下節方想他肫肫其仁處若一  
 併將大德說了下節反為支綴矣吾取陸說為他能  
 把小德川流納在大德教化之內融會為一以經  
 綸言之天下之大經各有當然之實這便是川流之  
 化也而父子之仁君臣之義皆人性所自具這便是  
 從教化中川流出去也至誠之能經綸便是至誠之  
 能敦處究其所以能敦者則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  
 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也以立本言之天下之

道千變萬化這便是川流之化也而其千變萬化皆  
 由此出這便是從敦化中川流出去也至誠之能立  
 便是至誠之能敦處究其所以能立者不過性之本  
 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已以知化育言之自  
 有而無自無而有無非川流之化也而皆天地之有  
 以化育之而生不生不息這便是從敦化中川流去  
 也至誠之能知便是至誠之能敦處究其所以能知  
 者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而已此總歸於一  
 誠為大德之源頭也  
 禎按經綸三句本平列上根至誠為能來下捍焉有  
 所倚去諸儒看得經綸是在外立本知化是在內於  
 是或以經綸句為功用下二句為心體或以經綸句  
 為小德下二句為大德或皆以為心體而註中功用  
 用字非體用之用種種舛謬只不知從敦化說歸大  
 德耳既曰天下之大經天下之大本天地之化育便  
 是天地間功用所不可少之事至誠能經綸之立之  
 知之非其極誠無妄自自然然之功至誠何豈必曰  
 至命無與於功用哉○修道盡性至命豈是截然三

久。子。其。日。修。劫。藏板  
件。事。亦。是。從。淺。說。至。深。處。從。顯。說。至。微。處。那。經。綸。時。  
立。本。者。自。為。之。根。那。立。本。時。知。化。者。自。通。其。原。故。朱。  
子。謂。從。上。文。來。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正。為。體。用。  
無。盡。只。管。推。去。隨。在。而。見。乃。晚。村。以。用。中。有。體。用。體。  
中。又。有。體。用。為。支。離。是。未。曾。熟。玩。朱。子。之。說。耳。○經。  
綸。天。下。之。大。經。只。是。至。誠。自。家。於。人。倫。各。盡。其。當。然。  
之。實。而。可。為。天。下。後。世。法。立。天。下。之。大。本。則。天。下。後。世。  
道。千。變。萬。化。皆。從。此。出。而。所。以。措。施。之。於。天。下。後。世。  
者。在。是。矣。知。天。地。之。化。育。則。於。萬。物。之。自。無。而。有。必。  
將。有。以。遂。其。生。萬。物。之。自。有。而。無。必。將。無。滅。於。其。死。  
而。盡。人。性。盡。物。性。一。因。天。地。自。然。之。道。而。輔。相。之。方。  
謂。之。默。契。矣。三。句。即。推。開。了。看。亦。無。不。可。如。此。方。見。  
得。至。誠。之。功。用。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

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  
如之而已

**語類**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  
兄弟皆不相管涉矣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肫肫其仁如何以配經綸大經  
蓋仁者人也大經只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足以為  
人○北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  
言此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  
功故以知化言○潛室陳氏曰如淵如天猶是二物  
其天其淵即聖人便是天淵

**異**雙峰饒氏曰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  
浩浩其天是說命問性命如何分天淵曰性是成之  
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  
行而賦於物者言也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  
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  
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

○東陽許氏曰前言如天如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為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真是天真淵非但如之而已○仇滄柱曰常解以上節屬功用此節屬心體不知經綸句可說功用立本知化單說在功用一邊不得惟集說謂此三句只申贊上文不是推本之辭最

有體認○呂無黨曰說到夫焉有所倚道理已踞絕頂三句但推說無倚之意耳

按此三句人多拈定無倚說不知至誠之能自是無倚原不在經綸三句之外不過是一句以贊之何消又推說蓋至誠胸中渾然大德難於形容故以經綸而言之則肫肫其仁以立本而言之則淵淵其淵以知化而言之則浩浩其天耳此節固即是上節道理但三其字却在至誠心裏說安得以一無倚了之意○上說經綸尚未見肫肫其意如何徒作贊辭而謂非推原其心體也○學會問其仁其淵其天可即是誠否曰誠只是一箇真實無妄今有仁淵天之分各則

只是形容其心體仁就心之懇至處說淵就心之靜深處說天就心之廣大處說而其所以能懇至靜深廣大者則只是一箇誠也故朱子謂聖以德言誠是所以為德處○仁淵天總是形容其心體因淵而謂其屬靜因天而謂其屬動並因淵淵句承上盡性而遂以靜定為性因浩浩句承上至命而遂以應用為命饒氏之說支離極矣○其字只就至誠心中形容惟聖人能知聖人尚是下節語於此節硬下聖人見得聖人之心如此便死句下况下節孰能知亦只是極贊至誠之妙不重知說也○其字不是比較字眼淵天却是借用字眼惟即把至誠心體當做天淵說故曰其淵其天○今必以在下位之聖人無禮樂刑政之可發見無臣民中外之可瞻仰只索藏之於身心纔肫肫淵淵浩浩將不許堯舜之心體肫肫淵淵浩浩乎然則孔子必缺小德川流而堯舜必缺大德敦化矣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循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問鄭註云：唯聖人乃能知聖人，恐上面聖人是人，下面聖人只是聖人之道耳。曰：亦是人也。惟有其人，而後至誠之道，乃始實見耳。

大至玉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

呂晚村曰：末節只是極言至誠之妙，不到得此地，不能真知。便懸空揣合也。只是影響不見裏面許多滋味。以下總都信不及矣。知字緊貼固達二字，其肯只在平實處，不在高玄處。

新安陳氏曰：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

按聰明睿知，即上章生知之質也。達天德，即上章仁義禮知之德也。於上旨一固字，固猶實也。實即誠也。分明以至誠之心貫上至聖之德矣。豈復有兩項

人乎。知得至聖至誠，不是兩人，則知川流教化並無二化，而小德大德並無二德矣。故曰：則亦非二物也。苟不知極贊至誠之妙，非人所知，而必求一至聖之人，來知至誠，亦固矣。其讀書矣。

###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同大至葉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非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史氏伯璿曰：饒氏云：此章言大德，即是隱，愚謂雖言隱而未始離

乎費也。經綸大經。不可不謂之費。至於立大本知化育。則費之未嘗不本於隱。可知蓋言費則不假言隱。而隱在其中。上章是也。言隱則不可有離乎費。此章是也。離乎費而言隱。則將淪於空寂。而非所以為隱矣。其實此章亦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大德敦化。亦是專就聖人分上言。○右以上十二章是第四大節。皆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旨。包前第二達德。第三費隱。二大節之意於其中。亦自三達德說入費。上去也。通三節之意推之。則前後皆是自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但前二節十九章。主於用工而言。所謂知大舜仁顏淵。勇子路。是達德。所謂費隱。是達道。其相承之次。是以達德而行達道。學者事也。此一節十二章。主於成功而言。所謂仁盡性。知前知勇無息。是至德。所謂費隱。是至道。其相承之次。是以至德而凝至道。聖人事也。合而言之。則達德衆人之所同具。至德聖人之所獨全。達道舉其通行者言。至道要其極致者言。其此達德。則皆能行此達道。行達道而有得。而後有以至此至德。而凝此道矣。誰謂聖本生知非學可。

至乎。○黃氏洵饒曰。中庸極功。只到三十二章。其下一。章。又是小中庸。○蔡虛齋曰。一說章句云。上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是若以為兩人言。及下文云。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則是以一人言。故朱子小註。謂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自知也。誠以仲尼祖述之。小德大德。本至一人言耳。蓋其發用於外者。皆其存主於內者之所為。其存主於內者。亦惟其至聖乃能自知也。故曰。則亦非二物也。未知然否。但按上說。則所謂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與本文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詞意迥不同也。雖有朱子小註。還當斷從前說。做兩箇人。  
**異**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主積於內者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於外者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資。仁義禮智之德。雖見於外。實溥博淵泉積之於中者。之所發也。知化育立大本。雖主於中。而經綸大經。其仁其天。其淵者。亦自外面見之也。前章言德。推其本而

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亦互相發也此於語  
錄表裏之言章句道德之說甚有折衷○林次崖曰  
語錄表裏之說愚深不然以知至誠之道而時出之  
凡有血氣有不尊親乎而至聖之德溥博如天淵泉  
如淵非達天德亦孰能知之且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故曰配天而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也非夫子不能  
知之當時之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謂人之尊  
親為自其表觀之則曷可乎  
○按前章言至聖之德以其有是德便有是業正至  
發用言也此章言至誠之道以其真實之心體乎真  
實之理正以存主言也史氏悞以德為積於內道為  
行於外失之遠矣究竟發用不離存主存主不離發  
用章句緊轉到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不聖之德  
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上惟恐人分開看也  
蒙引謂仲尼祖述章小德大德本至一人言數語極  
明通而又曰當從前說作兩箇人亦至章不定故耳  
○第一支引舜之知回之仁子路之勇且大槩說一  
箇三達德為入德之門如此而後可望斯道之行如

此而後可望斯道之明如此而後可以義精仁熟擇  
而守之只是舉來做榜樣未正說如何用功史氏謂  
學者事豈舜之大知亦學者事乎至此一支分明一  
章天道一章人道對言而概以為聖人事尤謬今取  
喻不掩學者當自得之○自仲尼曰君子中庸一章  
提仲尼開端第一支則以惟聖者能之作一小束見  
非仲尼不能此中庸也第二支則以仲尼對哀公問  
政作一小束見費隱之道非仲尼不能全也第三支  
則以仲尼祖述堯舜作一小束見盡人乃能全天而  
此二章即以天道之聖不廢人道之功故能與天為一而  
章又是小中庸正與首一章相應蓋首一章為總括  
而末一章為總結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  
 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  
 之丰皆作衣錦褻衣褻綱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  
 者為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綱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  
 之實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  
 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  
 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  
 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

為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

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語類**

問禪家禪字甚義曰他們禪家訓定尚綱注謂

禪衣是甚衣曰此禪字訓單古人朝服必加綱雖未  
 能曉其制思想只如今上馬着白衫一般表以皮為之  
 袍如今夾襖○問衣錦尚綱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  
 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闇然而日章曰中庸後  
 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  
 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  
 矣○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存養省察兩節工  
 夫而巳篇末尚綱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  
 心之初真箇有為已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  
 之自微之顯方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  
 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  
 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  
 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來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



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温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着布衣裏面着布襖便是內外黑宰宰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雖曰合為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又曰天下只是這道理走不得如佛老雖滅人倫然他却拜其師為父以其弟子為子長者謂之師兄少者謂之師弟只是護得箇假底○問知風之自曰凡事自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所對着只如今日做一件事是也是你心下正一事不是也是你心下元不正推此類以往可見○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戎之得失如行有不得反求諸已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

張子曰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大全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騖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陳氏曰衣錦而加綢衣以蔽之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綢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已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曰闇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掩猶衣錦尚綢而錦之文彩自然著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為已為人不同耳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與實終不可揜小人無為有虛為盈有與盈豈能有常日亡必矣常情淡薄無味則易厭簡略則無文采温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雖淡而人不厭雖簡而自有文雖温而自有條理淡簡温皆尚綢闇然意不厭文理皆錦之美實在中意也○雲峰胡氏曰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為君子小

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為君子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既舉其立心之始。而又提起三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微之顯。而下文遂以慎獨戒懼之事繼之。即章句所謂知其在我者。則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陳紫峰曰。德字包上二章貫本章說。即至誠至聖之域。及後面不顯惟德無聲無臭之極處也。人字是初入門意。至德淵微莫測。全不可以一毫馳騫之心入之。今由為已而知幾。却是個沉潛收斂切已用功底人。豈不可與入德。○黃氏洵饒曰。有諸內者。內有得失。必形於外事。之是非本乎身之得失。身之得失。本乎心之邪正。中庸首尾言戒懼慎獨。而中言知行。是知行在存養省察。中大學誠意正心。在格物致知之後。脩身之前。是存養省察。察在知行中也。夫微之顯。即理言。由體以達用。此就心言。莫顯乎微。亦就心上言。○何氏潛齋曰。微即潛伏顯。即孔昭。風即敬信之效。自即不動不言底。○蔡虛齋曰。但曰淡中却不厭簡。中却有文溫之中。自有理則可。若曰外淡而內不厭。外簡而內文。外溫而內

理則不可淡簡溫者。有若無實若虛也。不厭而文且淡也。然其實則有且實也。○君子之道。不尚高遠玄妙之道。平易直簡也。然其實心所存。自有其度。固文也。君子之道。渾然不露圭角。外若無區別也。然一段為已之心。而詳言其理。之必有者。如此。但實心一。段為已之心。而詳言其理。之必有者。如此。但實心所有。便自不厭。而文且理。此理甚妙。蓋實理元自帶來。有莫之為。而為之妙。○後來為已之功。即所以充乎此心也。故曰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自立心之始。推而言之。以至其極。或問曰。其曰不顯。亦充尚綱之心。以至其極。耳。故詳此一章之言。大槩皆是此意。如曰淡曰簡曰溫曰近。曰自曰微曰內。皆曰人所不見。曰不動不言曰不賞。不怒曰不顯曰不大聲色。曰不德。藉如毛云者。大槩都是朴實隱約。足於已。而無待於外之意。此孔子家法。于聖心法也。○下文謹獨存養之功。是即於此所謂近。所謂自所謂微者。而謹之也。下文不賞不怒。天下

平之效是即此所謂遠所謂風所謂顯者也夫豈有  
 異旨哉○文勢只帶遠之近三句然立心為已其本  
 也故大全有為已之心下註云本起語意說來看下  
 文知所謹而可入德句則知是帶三知語而謹字與  
 下文謹獨字同然戒謹恐懼存養之功亦是謹也知  
 所謹謹字兼戒懼謹獨謹獨之謹只是知所謹之謹  
 之一半心兼動靜謹獨動時工夫戒懼靜時工夫故  
 曰知所謹之謹全謹獨之謹只是一半○呂晚村曰  
 為已為人針鋒只爭向裏向外之別然相去千里矣  
 謝上蔡所謂蔬食菜羹便向房裏喫如此意思可鄙  
 可賤今彼清夜自覺豈有不頽頽汗下者惡字真如  
 棄茶堇如避穢惡方是自已實心若云恐人測我中  
 藏則仍是小人掩著之意○淡簡溫緝之襲於外也  
 不厭而文且理錦之美在中也可見君子自已所求  
 實在中之美錦非求外之襲緝所以尚緝不過言其  
 不表裸其美耳若謂君子所求在淡故能不厭則是  
 君子用力於緝而得錦也例且謬矣况淡簡溫與不  
 厭文理皆形容君子之詞非君子以此為功自居也

總之此是形容君子不求人知而自彰著其大段如  
 是耳簡與溫貼開然文與理貼日章兩邊合勘而字  
 之義方得或謂重上截三字非也其意不過欲重闡  
 然重闡然者所以貼為已意不知闡章總為已而  
 日章尤是為已之實淡簡溫是緝之襲於外貼開然  
 不厭文理是錦之美在中貼日章然則論為已正當  
 重下截與日章耳此皆萬曆間講章之誤○衣錦尚  
 綱美原在錦不在綱也惡其文著惡只在著非惡文  
 也簡溫緝也文理錦也開然緝也日章錦也由是言  
 之重上截乎重下截乎但尚緝正所以為錦開然正  
 所以為章不可分作兩層此而字合看之理也○淡  
 簡溫外之綱也人之所見也○不厭文理內之錦也人  
 之所不見也因人不見其錦而但見其綱故以為淡  
 簡溫耳君子立心為已只向裏用功越向裏則外而  
 越闡然惟其不厭文理所以淡簡溫原只是一線事  
 若謂君子裏邊做不厭文理外邊又做淡簡溫即成  
 兩截其淡簡溫即是權術作用與掩著的亡者同為  
 小人之歸矣要之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并不自

知有不厭文理。理皆是外人看得如此。但淡簡溫易看。而不厭文理。難看耳。○上而說立心為已。是得大頭。勝知遠之近三句。却又就其中曉得了下手樞機。所在。故曰。又知此三者混在。上文甲裏不得。混在入德工夫。不得。○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箇為已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耳。故云。可與入德矣。而下文乃言慎獨戒懼工夫也。○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解錯認作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遠近句。復架矣。○陸稼書曰。淡而不厭。三句。不過是形容闊然日章之實。子思深有味乎。此一段光景。故再詳言之。不是推進一層。言皆庸言。行皆庸行。無新奇詭怪可喜可驚之處者。淡也。然言雖庸而皆根至理。行雖庸而皆屬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焉。沉靜朴素。無浮詞蔓說。無盛容繁飾者。簡也。然言寡而中貌質而恭。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不峭厲其峻角者。溫也。然事之孰是孰非。人之孰賢孰否。胸中涇渭昭然。妍媸不混。雖溫而自有理焉。這三句。都是外人看得如此。在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且不知

自知有不厭文理。又都是下學立心之始。勿看太高。妙然有這為已之心了。又須知遠而在物之是非。且近而在身之得失。知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其所以之在心者有邪正。知邪正之存於心者。雖甚微而見之於身與物。則甚顯。知此三者。則見得個為已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故云。可與入德矣。這三個知字。即大學知先后之知。非知至之知也。亦勿看太深微。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為已。又能知道理之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之。著見於風化者。由身始。故自身而謹之。有諸內者。甚微而見於外者。甚顯。故自微而謹之。知此三者。而致其謹。則可與之入德矣。○蔡虛齋曰。可與入德矣。據本文及章句。此句皆只帶知遠之近三句。不通帶淡而不厭云云。蓋入德全以知所謹言。自知知識上論也。為已之心。且說伊資質如此。○仇滄柱曰。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如此樸實。用功而中。有日章之妙。豈有不知幾者。註中有為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不可就君子身上說。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四句。提起君子說。此下當補出學者

方有蕭落言學苟能如君子之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與入德必如此說來方於理不碍觀下文提出君子以引進學者皆是此例陳介眉謂此只是一層意不分兩層淡簡溫之中包得近自微之意下三句特申言之言學者于君子淡簡溫之處而即知其為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則可與入德此說亦最簡淨

**辨**按朱子云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又曰自衣錦尚綱以下皆只暗暗底做工夫去此理自掩蔽不得觀此則君子並不指成德者言因與下入德不合又添出學君子之道者來都是自取葛藤余意首節朱子只言下學立心之始雖未是離却工夫只是空空底立心然亦未便是細密工夫只大段立心當如此收斂近裏耳故淡而不厭三句只言其收斂近裏處君子未嘗自謂以淡簡溫示人亦未嘗自謂以不厭文理秘之於內只朴朴实實如此立心而自人見之但覺淡簡溫之中自有不厭而文且理之妙耳道字當活看輕看如云君子之為道若認

煞君子之道理是如此則小人亦有道理乎而上文何以云小人之道耶○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其幾只在近自微上而所謂近自微者亦只是要收斂近裏做工夫也是幾亦即為已之幾但上文只言立心未有知幾之意故註加而又二字陳介眉謂君子之淡簡溫惟知收斂而不敢外騫正以其知幾之所在而不敢不謹如此則倒知幾於為已之前不是本文語氣矣○淡而不厭三句雖亦是存日用言行應事接物上說却只是立心大段如此若離却事為立心為已却從何處見此稼書說所以至平實可據若因此而即認煞為工夫成效則謬矣蓋此非言工夫成效只言立心境趣耳惟立心一味收斂近裏切實所以該得終身即到存省功至德臻不顯田地亦不出這為已之心也○朱子謂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方肯去存養則此知字正與知所先後之知同不可便當了格物致知是知行在存養省察中大學戒懼慎獨而中言知行是知行在存養省察中大學誠意正心在格物致知之後脩身之前是存養省察

在知行中。此說最細。蓋知行離不得。存養省察而存。養省察亦不能離。知行而自為也。知此則知幾之知。在存養省察之前。亦即在知行之前。而當淺看明矣。顧按虛齋看淡而不厭三句。緊貼君子立心說。精切至矣。但謂可與入德。只帶知遠之近三句來。不通帶淡而不厭三句。則非。彼蓋謂入德全以知所謹言。殊不知離了為已之心。即知所謹。豈肯着實用功。而所謂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者。亦徒以為必然相因之勢。而戒懼慎獨者。皆偽矣。惟既有為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功方循循有序耳。入德仍重為已。不得單承知幾。○朱子云。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存養。則知所謹之謹字。自兼戒謹與謹獨。時解謂知所謹。先在於謹獨者。是不知謹獨與戒懼亦非。截然有先後之分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其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語類** 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亦孔之昭。是慎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

**同** 大全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疾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慎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戒謹恐懼意。○呂晚村曰。此章從下學逆說。到盡頭。故先慎獨而次戒懼者。以慎獨是零碎工夫。戒懼是統體工夫。其實戒懼包得慎獨。慎獨只在界頭。更加謹。

耳。非謂先做慎獨後做戒懼也。陸稼書曰：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疾病。方無愧於心。此正言慎獨工夫。蒙引謂內省不疚，以已能者言，不可看做慎獨工夫。此不可從。不可及句，亦不是贊詞。言不可及，惟在此處。若過此關頭，便潛滋暗長，無用功處矣。

**異** 蔡虛齋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正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君子能於此致其謹，故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也。不可以內省不疚做慎獨工夫。此以已能如此者言，故下贊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三由陳氏之說，非也。本文不曰內省不疚，故無惡於志。

**辨** 按蒙引將內省不疚無惡於志都作已能如此者言，不看做慎獨工夫。固不是。時解又有以內省不疚一句作用功無惡於志作現成說，亦覺語氣隔斷。當云：必內省無有疾病而始無惡於心也。纔動念便內省，纔內省便惟恐有疚而存惡於志。故必內省不疚而始無惡於志。君子慎獨，敢道那一時是已曾不疚而無惡於志時，遂可不慎獨之功也。○若將君子

所不可及句，只作贊詞，不着實地，則人之所不見，五字只當得一獨字耳。君子不見是圖工夫，如何透得出。惟將人審於私欲之既著而不能忽於私欲之方萌實見，出君子之精明果決來，方是不可及之真境實地。而其惟之神，乃盡矣。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輯** 伊川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又曰：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

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為己之學。首章言慎獨。此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為己之學。首章言慎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即是獨。內省不疚。即是慎獨。內省而少有一髮之疾。則是胸中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疾。然後無惡。此為己之功也。首章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即是恐懼。乎其所以不聞。諸家以敬信為民敬。信章句以為己之敬。信與下文篤恭相應。此又為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

慎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敬。其為己之功。可謂密矣。○北溪陳氏曰。抑詩。即是首章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意屋漏人迹所不到之地。此處蓋己之所不睹。聞須是真實。無妄常加戒謹。恐懼方能無愧怍。君子為己之功。至此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敬。蓋於未應接之前。無人處。已無非敬矣。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呂晚村曰。相在爾室。節與首章戒慎。恐懼節對。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舉盡頭處。言也。專指靜邊。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做工夫。此是向來講說之誤。

**異**史氏伯春曰。許氏云。尚庶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此隅上為圓竅。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已分曉。自視其身。尚不分曉。以譬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而慎之。於已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慎。○林次崖曰。看來此兩節。亦不宜分動靜。只是說工夫。已密而益加密。若以上節為動。則



人。不見。亦未純。是動。蓋動之端也。動之端而謹。此工  
 夫之密也。下節雖是靜。然亦承動之端說去。言不惟  
 動之端謹。雖未動之時。亦謹也。是工夫已密。而益密  
 也。觀其語意。都是就靜邊說。動邊頗畧。與首章戒懼  
 謹獨微不同。蓋首章是始學事故。動靜之功俱詳。此  
 章是成德事故。詳於靜而略於動。觀首章說戒懼恐  
 懼。則先之以道。不可須臾離。此章說戒謹恐懼。則先  
 之曰風之自微。之顯。亦可見所主多在靜而不同矣。  
 觀或問一則曰。謹獨誠身。一則曰。反身以謹獨。而無  
 一言及所睹所聞處。亦可見其畧於動。與首章不同  
 矣。  
 按首章既可先說存養。後說謹獨。此章又可先說  
 謹獨。後說存養。則知工夫原係並進而不得勞分先  
 後矣。不然。豈中庸有兩戒懼。慎獨乎。蓋首章是自裏  
 面說出來。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置。萬物育處。故既  
 說戒慎恐懼。全體工夫。必至不睹不聞。纔為敬。畏常  
 存矣。又於常存敬。畏中。抽出獨之尤吃緊處。言之。以  
 獨為由靜而動之初也。此章自外面一節收斂。人一

節。直到無聲無臭。而後已。故先說慎獨。致謹於人所  
 不見之地。已密矣。而尤必約之。益約密之。益密至已  
 所不見之中。雖不言不動。而亦敬信。及為為已之功。  
 益加密也。此中庸之書。在憑伸縮說。無不為人妙。而不  
 得以先後互異為疑也。○北溪陳氏解。不動而敬。二  
 句。補動言之。敬信在內。於理極細。但以屋漏為人跡  
 所不到之地。猶粗。蓋止人跡不到。依然人所不見。而  
 已。玩不。愧。二字。原在。心裏。說屋漏。只言至靜。無事之  
 地。一。念。不。起。此。心。自。無。愧。作。正。是。存。養。工夫。  
 禎。按。許。氏。謂。屋。漏。之。地。自。視。其。身。尚。不。分。曉。以。譬。君  
 子。不。但。於。人。所。不。知。之。地。而。慎。之。於。已。所。不。知。之。地。  
 亦。所。當。慎。夫。屋。漏。之。地。亦。未。是。已。所。不。知。之。地。惟。屋。漏。之  
 不。愧。是。一。念。未。起。故。為。已。所。不。知。之。地。也。此。正。君。子  
 至。靜。之。真。境。如。何。反。說。譬。且。至。靜。亦。是。一。室。之。中。無  
 思。無。為。即。屋。漏。可。即。不。屋。漏。可。而。必。言。屋。漏。者。以。古  
 人。靜。處。之。常。多。在。屋。漏。也。若。以。地。暗。白。視。其。身。不。分  
 曉。為。已。所。不。知。則。設。居。至。明。之。地。無。思。無。為。遂。可。謂  
 之。不。至。靜。而。不。加。存。養。之。功。乎。亦。謬。甚。矣。存。疑。畧。於

動之說尤不可通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

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

之也威畏也鈇莖斫刀也鉞斧也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其所以感人動物不待賞而民

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脩有謹獨戒懼之

本也○蔡虛齋曰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并言其效

者言德而因及其效也此處德雖成矣然未至於至

德淵微之地無聲無臭之域下文愈說深去其不賞

不怒雖都不言德然彼既以德致效則其德之進亦

不容至於此而自畫也亦有德在其不賞而勸非以

德而致其自勸乎○此以極其誠敬釋無言者猶易

觀卦盟而不薦有孚顒若意蓋有言說則奪吾心之

敬而不純一矣其云人自化之指預祭之人也不賞

而勸不怒而威是脫此意說出來○陸稼書曰奏假

二節依新安陳氏及蒙引總承謹獨戒懼來但奏假

節效尚淺不顯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耳不必如雙

峰饒氏前節效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

夫蓋謹獨戒懼總是入德之功工夫進一層則德進

非有中和之德者不能但猶未到中和之極處只是

國治事篤恭而天下平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

物育也

**辨**按註云承上文而遂及其效可見效驗不在上節

之外大全陳氏雙承謹獨戒懼二節來亦大概言耳

其實此四節書一步引進一步潛伏節言謹獨不是

此時尚不戒懼但做謹獨工夫只此時存養未至不

能到不動不言而亦敬信田地到得不動不言而亦

朱子其同條梓

中庸

卷三

三

近譬堂

敬信則自動而靜無非天理流行慎獨工夫已包在內所以註下益加密三字原非靜存動察兩節板板對言而奏格以下可分承兩節也蓋工夫必到不動不言而亦敬信方有不賞不怒而民勸威之效若但謹獨中之幾而未到全體敬信時候如何得有此效若篤恭而天下平又不可與此節混看蓋為已工夫原無盡境德到不動言而亦敬信則已是成處然恭而益恭篤之不已則工夫到極處效驗亦到極處故註又以為至德淵微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若混謂效驗一齊都到不分淺深又汗漫矣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

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闕畧** 楊曰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

而天下平之意

**圖大** 全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節說學須為已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說致敬於已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五節說不顯篤恭其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新安陳氏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綱聞然與慎獨戒懼深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此四節皆以承上交言之則以饒氏前節效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之說疑於兩兩隔越不見章章各自相承之意而通說似乎可取但章句

於相在爾室節云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則是不顯篤。伏孔昭之詩為已之功。猶未如此之密也。於不顯篤。恭節云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則以奏假無言之詩。德猶未如此之深。效猶未如此之遠也。其意若曰。有前二節工夫。則有後二節效驗。工夫已密。慎獨而加密。戒懼。故效驗已遠。奏假靡爭。而愈遠。篤恭天下平。惟通以為已之功。加密。與德愈深。而效愈遠。二句以為此章對首章而發。故以此二節效驗。皆承不動不言之意。而分殊。不思。奏假靡爭。與篤恭天下平之效。分明一淺一深。不動不言。同為戒懼之事。若如此分。則不言之效。淺。不動之效。深。恐無此理。况經文先不動。後不言。通乃倒置其序。以為此二節相承之次。可乎。天下固無能慎獨而不能戒懼。有靡爭之效。而不能致天下平之理。但此章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說工夫。自當自疎而密。說效驗。自當自淺而深。雖有漸次。正不害其為有則俱有也。然則雙峰之說。似乎得章句之旨。通說分二節效驗。承不言不動之意。固支離而

不可曉。若以此章對首章為工夫疎密。效驗遠近之說。如所謂首章是致中。而後致和。篤恭是已。致和而益致中。之云。則是天下真有一等戒懼。慎獨工夫。首章末章互有先後。果是二時。做工夫先後如此不同。耶。殊不思戒懼只是一樣。戒懼慎獨。只是一樣。慎獨。特君子無時不戒懼。亦無時不慎獨。謂先戒懼而後慎獨。則戒懼之前。又未嘗不慎獨。慎獨之後。亦未嘗不戒懼也。蓋動即慎。靜即戒。懼動靜無端。故立言之序。互有先後。無所不可耳。○蔡虛齋曰。篤恭而天下平。即是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但此章意重在顯上。然恭敬之心。但到至極處。便自然。是幽深玄遠。而不顯矣。故詩人以穆穆文王為言。蓋盛德之形容也。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則不至顯矣。篤恭即是上文。謹獨存養之極。致處敬貫動靜。故曰篤恭。即致中和。○呂晚村曰。潛雖伏矣。二節是天德工夫。不言而信。不動而敬。是工夫到極處。奏假無言。二節是王道功效。篤恭而天下平。是功效到極處。○篤恭工夫。都在上面。到此只是火候。是一分效驗。又濶

一。分。耳。不。顯。其。敬。功。夫。火。候。已。到。極。處。故。天。下。平。效。驗。亦。到。極。處。別。有。篤。恭。玄。妙。者。固。非。謂。與。上。文。全。無。分。次。者。亦。粗。也。門。人。管。天。錫。涂。之。淵。問。篤。恭。是。兼。承。謹。獨。戒。懼。否。曰。朱。子。謂。自。尚。綱。至。此。五。節。言。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看。第。三。節。註。云。為。已。之。功。益。加。密。矣。則。潛。雖。節。尚。是。始。學。界。上。事。而。自。相。在。以。下。三。節。則。皆。成。德。事。也。奏。假。兩。節。雖。說。效。而。德。在。其。中。故。曰。德。愈。深。而。效。愈。遠。要。之。慎。獨。與。戒。懼。恐。懼。功。夫。存。疎。密。淺。深。原。不。是。截。然。兩。節。事。慎。獨。在。零。星。入。手。說。或。慎。獨。在。其。中。矣。入。德。以。慎。獨。為。主。一。慎。獨。足。以。直。達。篤。恭。成。德。却。以。無。時。不。敬。為。至。故。戒。慎。恐。懼。足。以。括。慎。獨。○。陸。稼。書。曰。詩。言。不。顯。其。敬。也。只。是。不。思。不。勉。無。一。毫。章。句。云。篤。恭。言。不。顯。其。敬。也。只。是。不。思。不。勉。無。一。毫。形。迹。自。然。而。恭。不。自。知。其。恭。之。謂。雲。峰。胡。氏。謂。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是。不。顯。其。敬。却。說。偏。了。不。知。不。顯。篤。恭。皆。貫。動。靜。也。篤。恭。而。天。下。平。亦。不。是。全。無。政。教。有。關。鼎。鑪。趾。之。精。意。少。

不得周官法度只是行其所無事

**東陽許氏曰**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

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雲峰胡氏曰此兩引詩

承上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極其效也惟其不言

亦信所以無言而人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惟

其不動亦敬故篤恭不顯其敬也而天下自平篤恭

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

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之謂篤恭者已致其和

而益致其中也為已之恭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

如此夫德顯而百辟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平其

妙殆有不可測者要之中者性之德不顯之德即未

發之中戒慎恐懼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

此時而敬是不顯其敬此所以為至德之淵微而有

自然之應也

**辨**按注既云德愈深而效愈遠則篤恭雖只在潛伏

相在兩條之內然恭却無已時愈篤則愈深謂不必

分淺深者謬也篤字固不必纏定闇字然到篤恭地

位也只是為已之一念充之自始至終不是截然兩

事總之一念向於為人便入小人一路去不足論矣  
 一念向於為己纔是君子一路去由是而知幾以審  
 之慎獨以防之戒慎恐懼以涵養之恭而益恭篤之  
 不已其至德淵微乃至無聲無臭之妙蓋論德之用  
 則措諸事業顯而可見論德之體則默契於穆不顯  
 而難名惟其立心為己是向內裏用功故約之愈約  
 極於不顯而後已焉若謂尚綱只是下學立心到篤  
 恭遂不足言此便說得脫離了朱子何以云自下學  
 之始推之以至其極也  
 禎按若謂不顯其敬即未發之中則初間致和後來  
 便不致和耶惟無動無靜無非此恭纔算得篤恭此  
 不知其恭而恭之妙所以為不顯所以為淵微也稼  
 書說極透徹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  
 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  
 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  
 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  
 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  
 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  
 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  
 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  
 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

至也。

謂類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  
 恭了便不用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  
 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  
 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極至。結局處所謂不顯  
 惟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不大聲以色。德  
 輔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至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  
 尋。然後已。他人孰不恭敬。却不能平天下。聖人篤恭  
 天下便平。都不可測了。○自言謹獨以脩德。至詩曰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  
 節贊歎其德如此。故至子懷明德。以至德輔如毛。毛  
 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之至而  
 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遠  
 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公晦問  
 中庸末章說及本體微妙處。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  
 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同。不知老莊是否。先生不  
 荅。良久曰。此自分明。可且自看。某從前趨口答。將去

諸公便更不思量。臨歸又請教曰。開濶中又着細密  
 寬緩中又着謹嚴。這是人自去做。夜來所說無聲無  
 臭。亦不離這個。自不顯。惟德引至這上。豈特老莊說  
 得恁地。佛家也說得相似。只是它箇虛大。凡看文字  
 要急迫。亦不得有疑慮。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  
 會得。如何會見得意思。出

輯要

伊川曰。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

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  
 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為乍見。如中庸言道。只消道  
 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非黃非白。非甘非  
 苦。言語。○又曰。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  
 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  
 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  
 儘教說無形迹。無聲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  
 甚見處。大抵語論。問不難見。如人論金曰。黃色。此人  
 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特別。自有  
 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  
 當。

**東陽許氏曰**以無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  
道幾於虛無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  
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  
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  
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為一耳則不顯之  
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史氏伯瞻曰**  
載之訓事事猶道也不過言天道之妙無聲臭之可  
聽聞耳事豈有所作為之謂哉○**陸稼書曰**這無聲  
無臭一語最要體認不可涉杳冥昏默虛無寂滅話  
頭無聲無臭即在有物有則上見周子所謂無極而  
太極也又不可依雙峰饒氏專以此為未發之中天  
命之性蓋論無聲臭則已發之和率性之道皆是無  
聲臭的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若專  
指此為天命之性者蓋是言此句中天命之性率性  
之道合而為一非謂此句專言天命之性而不兼率  
性之道也

**雙峰饒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  
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東陽許氏曰**

詩中言天道之無聲無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無臭  
也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也然上天之  
事無聲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即天也則此一句  
亦不是虛引

**按**須知不顯只是說德之幽深玄遠篤恭又只是  
說不顯之德諸儒錯做說工夫故誤以為說靜而不  
說動耳於是而併誤以無聲無臭只指寂然不動說  
又誤以為天命之性而非率性之道豈知只是形容  
一箇不顯之德之妙耶○**觀朱子說**不大聲以色只  
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子便不用刑政禮  
樂豈有此理可見雖用刑政禮樂亦不害其至德無  
聲色之妙也又曰直至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  
後已他人孰不恭敬不能天下平聖人篤恭天下便  
平都不可測了可見無聲無臭只是形容至德無迹  
可測有何性道動靜之可分乎

**按**朱子謂自子懷明德至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  
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則上天之載二  
句即言天德之至矣乃時解謂借上天之載之無聲



臭以形容德之無聲臭。豈在天者一德而在人者又一德耶。正為下學之功。至於篤恭則在人之淵微無異於天道之妙。故贊其為至也。豈可做兩箇說乎。至矣。是贊不顯非贊形容不顯者之到極處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或問** 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元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

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以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克尚綱之心。以至其極耳。其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綱。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疏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侯氏說多疎濶。惟以此章為再敘入德成德之序。獨為得之也。

**語類** 問末章自衣錦尚綱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

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  
 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功  
 也○中庸末章恐是說只要收斂近裏如此則工夫  
 細密而今人只是不收向裏做時心便麗了然而細  
 密中却自有光明發出來中庸一篇始只是中間  
 却事事有未後却復歸結於一  
 入德成德之序也  
 大全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  
 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  
 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  
 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  
 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  
 上達處雖多亦豈渙然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  
 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下學而  
 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  
 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

皆實事而為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  
 學者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紛如之歎  
 豈易言哉○黃氏洵篋曰此章凡八引詩自為一  
 支首章之略散為二十二章之詳括盡於末章之略  
 ○韓先生謂末章當自為一支章句於本章之下註  
 作大字書意亦可見○雲峰胡氏曰首章曰道此章  
 曰德道字說得廣濶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  
 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道之在我  
 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  
 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至也此則  
 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耳是  
 無聲無臭之天即存不顯之德而不顯之德即吾渾  
 然未發之中者也子思子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  
 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太極也末又約而歸之於此  
 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  
 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故  
 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  
 以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

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右須  
看極致馴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馴致者下學  
而上達天理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實學也  
朱子教人之深意備見於篇首所採子程子之語及  
此篇末之語。學者當合始終而參玩之。以求無負於  
朱子之教云。○蔡虛齋曰。此一章更敘入德成德之  
事。所謂一部小中庸者。蓋中庸一書。不是言入德之  
事。則是言成德之事。俱備悉而無遺。所謂三達德也。  
德成德之事。俱備悉而無遺。所謂三達德也。五達道  
也。九經也。三重也。天道也。人道也。其理一一不能外  
也。亦是自人道推到天道也。○大學始終一敬。中庸  
始終一誠。然篤恭亦敬也。止至善亦誠也。始終一  
按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起。言人木得乎天也。此章  
說至無聲無臭。言人之性。終合乎天也。人惟本得乎天。  
故由性而措之。有天地之位。萬物育之事業。人惟終合  
乎天。故由為己而斂之。有無聲無臭之微妙。首章戒  
懼慎獨。未嘗非為己之功。然却自裏說向外。主發用

上說此章戒懼慎獨。未始非致中和之事。然却自外  
說向裏。主歸宿處。說主發用上說。所以始言一理而  
中散為萬事。主歸宿處。說所以中散為萬事而末復  
合為一理。此一書之大旨也。○學曾問朱子總註云。  
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  
而天下平之盛。單提謹獨說下。或問又曰。所以入乎  
此者。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亦單歸重謹  
獨。似與本文存養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為為己之  
功。益加密者不同。何也。曰。此朱子示人以吃緊下手  
處也。蓋論戒懼是統體工夫。則不睹不聞。時雖嘗戒懼  
而却難於用力。及已嗜已聞。則不見顯而難為。惟一  
念初萌。則既可用力。而又未至於見顯於此。致謹則  
人反而天。一不致謹。則天即於人矣。况誠能謹獨。則  
又不至於獨之謹而已也。由人所不見而謹之。所以至  
於已所不見而亦謹。則為己之工夫。不見而謹之。所以  
見而謹之。以至於人。所共見而亦謹。則為己之工夫。不  
皆常矣。此朱子以謹獨誠身。並言而程子所謂王道



